

山东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近代济南休闲娱乐场所与市民生活

姓名：李振芳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近现代史

指导教师：徐畅

20110420

中文摘要

本文力图在充分利用近代济南的书籍、报刊、文人游记、文史资料、竹枝词等资料的基础上,以近代济南地区的休闲娱乐场所为中心,阐述传统娱乐场所到新式娱乐场所的变迁,主要是再现近代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市民的休闲娱乐生活,展现济南市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以呈现这一时期城市生活的历史画卷,给予读者极其鲜明的城市社会生活形象。本文同时考察了为建立西方式的文明生活方式,对于新式的休闲娱乐场所政府是如何加以改良和控制的,以期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本质特征。

清末民初,济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传统的庙会、岁时节日活动组成了城市居民休闲娱乐的主要内容。游山水、览名胜、观寺庙、逛庙会市民乐此不疲的娱乐活动,街头巷尾更是普通民众最常用的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济南自开埠以后,伴随着都市经济的近代化,出现了一些近代化的休闲娱乐场所,与此同时,城市人的闲暇生活也发生近代式变迁。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济南逐步兴建起一批新兴旅游项目,建立起与中国传统休闲娱乐场所完全不同的独立新颖且功能单一的场所,新兴旅游场所主要包括公园、游艺园、戏院、电影院、博物馆等。它们既是精英人士附庸风雅的场所,又是平民大众获得身心娱乐的场所。这些新式娱乐场所的出现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娱乐业的发展,并为人们提供旅游娱乐的活动空间,反映出政府已经开始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关注市民生活。休闲娱乐场所的变化是多层面的,从物质层面上看,清末以来济南娱乐场所的建设完成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从精神层面上看,市民在这些场所里享受着现代化的娱乐项目,身心得到放松,精神得到愉悦,只是这种娱乐并不是毫无顾忌、任意为之的,因为政府为建立西方式现代文明的城市,加强了对这些场所的控制,主要反映在国家正日益加强日常生活中对人们精神的潜在控制。随着近代西方文明的输入,与之相随的一系列规则像现代社会制度一样开始规限人们的行动与精神空间。

关键词:近代济南;休闲娱乐场所;市民生活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make full use of Jinan's materials in modern time, such as books, Newspapers, scholars' notes, literature materials and Zhuzhici as foundation, focusing on entertainment Places in Jinan, explains the changes from traditional entertainment to new entertainment. The substance is mainly to reappear different social stratus, different resident's rest and recreation life in community in modern time, to show colorful scenes of Jinan citizens' life, to present the history of this period picture of urban life, to give the readers a very clear image of social life in the city.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in order to establishmen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lifestyle,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the government how to improve and control the area, from a new perspective, to reveal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lif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Jinan's uniqu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temple fairs and traditional festivals formed the main recreational contents. visiting the Landscape , the mountains and temples were the delights of amusements which the residents always enjoyed, the streets and lanes were the most commonly usefull places for ordinary people and the best places for entertainment. Since the inception of Jinan, some of the modernization leisure entertainment appeared, meanwhile, citizens' leisure life also changed in modern type. With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colonists, Jinan gradually built up a number of new tourist projects, and established independent and functional new places which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in tradition, including parks, fun parks, cinemas, theatres, museums, etc. They were not only the places which the outstanding person of public figure posed as a cultured person, but also the common place which people obtained the body and mind entertainment. These new style recreation areas' appear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promoted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s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provided the entertainment's activity space for the people, reflected that the government already started to comply with the in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paid attention to the residents living. The rest and recreation place's changes had the multi-stratification planes, from the material stratification plane, since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entertain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Jinan completed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from the energetic stratification plane, citizens in these halls enjoyed modern entertainment project to relax, spirit was cheerful, but this kind of amusement was not free, because the government was to establish the western modern civilized city, strengthening the control of these places, the main reflection in the country was to strengthen spirit latent control of the people's daily life day by day. Along with the modern West civilization's input, a series of rules, such as modern social system, began to limit the action of the spirit .

Keywords: Jinan in moderntimes ;Entertainment places ;Citizen life

第一章 导论

一、选题意义与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 选题意义

济南地处齐鲁故地，泰岱南耸，黄河北绕，号称“泉城”。它独享“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美誉，坐拥“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湖山之胜。刘鹗在《老残游记》中记载的 19 世纪末期的济南，俨然一幅北国江南的美景，它既有北方王府之城的庄严雍容，又有南方古镇的妩媚灵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济南的山魂水韵，根据史志记载，济南有“锦屏春晓、趵突腾空、鹊华烟雨、明湖泛舟、佛山赏菊、白云雪霁、会波晚照和历下秋风”八景。^①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传统的庙会、岁时节日活动组成了城市居民休闲娱乐的主要内容。游山水、览名胜、逛庙会一直是市民乐此不疲的娱乐活动，山水风光与古迹名胜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无一不令人心旷神怡；寺庙、庙会在传统社会除了具有宗教性、商业性及社交功能外，休闲娱乐始终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街头巷尾更是普通民众最常用的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

济南自开埠以后，伴随着都市经济的近代化，出现了一些近代化的休闲娱乐场所，与此同时，城市人的闲暇生活也发生近代式变迁。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济南逐步兴建起一批新兴的休闲娱乐项目，这些新兴旅游场所主要包括公园、游艺园、戏院、电影院、博物馆等，这些与中国传统休闲娱乐场所不同，属于独立新颖且专门化的场所。它们既是精英人士附庸风雅的场所，又是平民大众获得身心娱乐的场所。这些新式娱乐场所的出现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娱乐业的发展，并为人们提供了旅游娱乐的活动空间，反映出政府已经开始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关注市民生活。

上述休闲娱乐场所的变化是多层面的，从物质层面上看，清末以来济南娱乐场所的建设完成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呈现新旧杂糅之势；从精神层面上看，市民在这些场里享受着为他们提供的娱乐项目，身心得到放松，精神得到愉悦，只是这种娱乐并不是毫无顾忌、任意为之的，因为政府为建立西方式现代文明的城市，加强了对这些场所的控制，主要反映在国家正日益加强日常生活中对人们精神的潜在控制。随着近代西方文明的输入，与之相随的一系列规则开始规限人们的行动与精神空间。一般能够去游艺园、电影院等新兴娱乐场所的市民必须具备基本的经济能力，政府为了提倡文明，如对戏院演剧的内容、演出场所的时间等都有所规定。相比较而言，传统的娱乐生活似乎更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和自由性，庙会的许多风俗与政府倡导建立的现代文明城市相悖，政府却奈何不得。而近代的公园、游艺园等从一开始兴建就显现出政府投资、政府管理的

^①严薇青、严民：《济南琐话》，济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4 页。

性质,这决定了政府或者士绅阶层对这些新兴场所具有绝对的控制力,进而昭示出现代国家对人的控制逐步加强、个人与社会及国家的关系日趋密切的必然趋势。

(二) 概念的界定

【休闲娱乐场所】

“休闲”一词开始在我国流行始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如此,休闲活动古已有之,《辞海》中,休闲被解释为:“农田在一定时间内不种作物,借以休养地力的措施。”这种解释,显然是来源于原始农业社会,代表东方文明的传统观念。与西方受现代工业文明影响的休闲文化相比,东方的休闲观念积淀于深厚的农业文明之中,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英语中,单词“recreation”经常被译成休闲,其含义为:①业余消遣或娱乐;②身心的放松,休憩。此含义与人们的一般认识较为贴近。①杰弗瑞·戈比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②尽管对休闲的定义有多种复杂的解释,这里所说的是休闲的一般定义,即消除体力的疲劳和获得精神上的慰藉。

娱乐是与休闲关系密切的词语,我国学者认为在两者间不必要划分明确的界限,娱乐被社会学视为日常生存和工作之间必不可少的过渡,是市民恢复体力和完善人格所必需的时间和活动。20世纪以来,城市的管理体系较之过去较为健全,调控手段也相对有效。马路、公园、游乐园、图书馆、运动场、公共澡堂的兴修,使市民的生活出现了新变化。拿钱买票、掏钱看戏,大众娱乐使传统的等级身分制逐渐消失。而具有近代意义的城市公园、公共体育场、图书馆等公用设施的开辟,更为市民提供了新的休闲方式,促进了市民素质的提高。③

休闲娱乐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的名言,更是把追求休闲娱乐视为人的天性。当历史学家研究晚清以来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之时,发现休闲娱乐生活在市民生活方式近代化的过程中悄然发生变化。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将具有休闲娱乐性质,有利于提高市民素质,市民能从事休闲娱乐活动的地方统称为休闲娱乐场所。烟馆、妓院在当时的社会中拥有庞大的消费群体和广阔的市场,但是都属于“非正当的娱乐生活”,④故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市民】

近年来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研究如火如荼,成为中外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市民社会中的市民深受西方理论的影响,特指中国近代城市社会结构分化中出现的一个新

①柳伯力主编:《休闲视角中的体育旅游》,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②卢峰主编:《休闲体育学》,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③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4—595页。

④冯尔康等编著:《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兴的社会群体,是伴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在城市中产生和发展而兴起的,它是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主要由资本家阶层(包括绅商)、新知识分子阶层、城市中小资产者阶层等组成,如工业和金融业资本家、绅商、自由职业者、学生、小业主等,不包括城市中的下层无产者阶层。^①

本文研究的范围界定于济南市区,文中的市民仍然是通常意义上的理解,是基于中国城市社会历史本身,是各类城市的常住人口,在比较大的城市中以非农业工作为生者,近代以后,中国城市中的市民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包括城市管理者、工商业者阶层、自由职业者,产业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阶层和其他社会下层群体。

二、研究现状

济南自明清以来,一直作为山东省省会,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无论是在通史类的大部头著作,还是专门性的著作中,都有大量的记载。早在开埠之初,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就出现了专门介绍济南的著作,如1914年叶春墀的《济南指南》,1925年《山东省一瞥》,1927年《济南大观》等,但这些都是平铺直叙式的笼统介绍,具有旅游指南的性质,提供了情境性的场景,却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史研究朝着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是向内的取向,对城市内部区域、人口、功能、结构的深入剖析,另一方面是向外的取向,编写城市通史。作为中国的“双城记”,通史编撰工作首先从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开始。^②关于山东通史性的著作主要是王守中、郭大松著的《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把历史的镜头拉向更贴近我们的近代社会,对近代山东典型城市的各个方面的变迁做了宏观性的勾勒,济南则作为其中的一个章节性内容。党明德、林吉玲主编的《济南百年城市发展史——开埠以来的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以探究的目光重新审视1904年开埠迄今的这段历史,试图勾勒出一条济南开埠以来百年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轨迹;聂家华博士论文《对外开放与城市社会变迁——以济南为例的研究:1904-1937》(齐鲁书社2007年版),围绕近代以来山东济南的早期现代化启动与推进这一条主线,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综合考察。这两部著作是直接以开埠以来的济南为对象,以模块的形式分别论述,具体到每个章节却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没有充分挖掘城市的内涵。关于济南城市社会生活的描述研究更可谓寥若星辰。

当研究者的目光聚焦沿海城市或者是国际性的一流城市时(上海、北京是研究成果最多的城市),对内陆城市,特别是对内陆城市社会生活的研究显得相形见绌。近二十年,学者对内陆城市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如罗威廉对汉口、王笛对成都等一系列研究。即便如此,具体到济南的休闲娱乐的研究似乎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最先注意到济南的

^①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②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30年 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页。

是美国学者鲍德威,《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在1978年出版,直至去年才有中文版译文,之所以选择济南,并不是在寻找一个中国城市的最佳代表,而是试图寻找一个具备最佳潜能,以实现西方工业城市发展的城市。从他选择济南作为研究对象的意图看出,在宏大叙事和政治史研究框架下写成的,是以济南的政治方向作为研究的主线。文章展现了济南独特的城市化进程,但对社会生活的描述笔墨不多。城市具有自己的灵魂,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人作为一个流动着的生命集合体,有其特有的品格,特有的精神。^①济南的独特之处在大量文史资料、游人笔记中得到了展示,如1934年出版的《山左十日记》,作为外省人,芮麟对济南的描写可谓详尽,尤其是对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山东省图书馆的描写。老舍、季羨林、陶钝等一批文人学者的回忆录也提供了许多昔日济南生活的真实画面,尤其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本身体现了当时济南市民最寻常的休闲娱乐生活。《济南掌故》、《那个年代:回忆旧济南》、《济南旧习俗》、《济南老街老巷》等都为老济南人自己所写,表达了对济南的深情厚爱,突出了济南的特色之处,但毕竟不是学术性质的,更多的掺杂了个人的情感。关于济南的资料可以说是卷帙浩繁,《济南文史资料选辑》、《济南市志资料》、《济南文史精华》、《山东省文化市志资料汇编》、《山东文史集萃 文化卷》等提供了研究济南的资料,资料虽多,具体到市民生活方面却少见笔墨,多属言景状物。

关于济南社会生活方面的专著虽然不多,相关的期刊论文却为数可观,《近代济南市民文化研究(1904——1937)》(谷学峰,山东大学,2005年),从长时段历史研究的角度,运用市民文化研究理论,对近代济南市民文化进行了一种连续性与整体性的研究;《济南商埠研究》(桂晓林,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论述了商埠商会的出现,商埠商会成立后,以启发商智,发展实业为己任,商埠商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成为商民实际的领导者,具备了与各种社会力量对话的能力;《清末民初济南公共领域的近代转型(1904——1919)》(朱云峰,山东大学,2006年),以公共领域为中介,通过对1904——1919年济南公共领域的结构分析,阐述济南在向现代化转型时期,公共领域所发挥的作用;《论近代济南的城市化及其特点》(聂家华,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探讨了1904年之后,与工业化一起启动的城市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济南开始缓缓向现代都市演变;此外还有期刊文章:《济南城市史研究概述》(程汉杰,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济南开埠与清末济南社会变迁》(张玲,安徽大学,2007年),《济南开埠与城市民俗的变迁》(李浩,《理论学刊》,2006年9月)等。上述文章围绕济南,选取不同的视角,透视了济南城市不同领域的发展变化,有助于从侧面了解当时济南的社会面貌,其中涉及到了济南生活的为数不少,但具体到休闲娱乐生活的并不是很多,对开埠之后,公园、电影院等新兴娱乐场所的研究只能说是凤毛麟爪。

^①姜义华:《历史变迁与历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三、基本思路

本文力图在充分利用民国时期济南的书籍、报刊、文人游记、文史资料、竹枝词等资料的基础上,以民国时期济南地区的休闲娱乐场所为中心,简要阐述传统娱乐场所到新式娱乐场所的变迁,主要是再现民国时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市民的休闲娱乐生活,展现晚清民国时期济南市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以呈现这一时期城市生活的历史画卷,给予读者极其鲜明的城市社会生活形象。本文同时考察了为建立西方式的文明生活方式,对于新式的休闲娱乐场所政府是如何加以改良和控制的,以期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本质特征。

首先,与中国传统的城市一样,除各种节日庆典中有着丰富的娱乐活动外,在普通日常生活中也是不乏娱乐的,济南市民或在秋高气爽,或是在白雪皑皑的时节到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一游,或在街头巷尾中寻找悠闲的乐趣。

其次,1904年开埠是济南近代史上里程碑意义的大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急剧变革,以及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出现了大批新型的休闲娱乐场所,市民休闲娱乐活动也呈现出新的气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革,面对新鲜刺激的场所,市民在这里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娱乐场中接踵而至的人群促使娱乐项目的丰富多样化,新旧娱乐场所的并存和发展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值得深思的是这些场所如何实现与观众的互动?政府介入这些场所是否别有意图?

最后,从休闲娱乐场所的变迁和市民娱乐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不仅看到了济南这座古老而有韵味的城市如何从传统到近代,而且目睹了市民丰富的休闲娱乐活动以及现代化的政府通过控制这些娱乐场所加强对市民精神上的控制。

第二章 传统的休闲娱乐场所

一、风景名胜

自古以来山水名胜作为旅游的场所，是凭借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古迹招徕游人、陶冶人心的，它是文人游览岩壑、观赏审美、寄情山水的休闲旅游之地，也是市民在闲暇之余享受清静，游览观赏的公共休闲场所，于是游山水览名胜自然成为游人乐此不疲的旅游休闲活动。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的审美观和旅游观，到明代中后期休闲旅游开始兴盛，夏看荷花秋赏菊，冬看白雪春踏青，湖上泛舟、登高远眺不失为文人雅士旅游的的闲情雅致，直至近代这项典雅而富有东方神韵的传统旅游项目仍然备受青睐。

济南秀丽宜人的山水，屡屡出现在文人笔下，于是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的游记文献、笔记小说，其中记载了许多关于大众娱乐的场景。虽然文人是凭借“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审美得到理性的愉悦，平民以感官的愉悦和享受为主，游山览水却是中国古代都市生活中娱乐性较强的活动，是休闲化生活风尚的一种反映。或许是因为生活节奏缓慢，游乐项目稀缺的缘故，登高望远、游园赏泉、听歌赏曲一直是济南城郊文人雅士和普通民众娱乐休闲的主要方式。

（一）文人墨客笔下的山水名胜

1、大明湖：四季游湖、登舟赏荷

四季游湖：风光各异

历下有谚云：“湖光山色与水清”。“湖”“山”“泉”三点构成了济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湖光”是指大明湖，“山色”是指千佛山，“水清”是指趵突泉。这三样法宝，造成了济南风景美的主要骨干。^①

在北方的自然环境中，济南这个特异的都市不仅有秀丽的山，而且有明媚的水。大明湖无疑是这个华北城市全貌中最重要的特征，清朝乾隆皇帝巡游济南时认为当时“历城周郭十二里，大明湖乃居其半”，清人刘凤诰又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佳句。

大明湖位于城内西北隅，面积约九顷八亩，占全城地面三分之一，烟波草树，远隔城市。中有荷池，更多芦苇。湖水极浅，其色碧青，望之可以见底，足与杭州西湖相比拟。^②一位旅游者在上个世纪末记述了大明湖的可爱和宁静：“当我来到城墙北面的时候，在我脚下看到了人们经常赞许的大明湖，满湖的水是那样的洁净，不过长满了芦苇。夕

^①《旅行杂志》，1941年第2期。

^②黄洋苍：《山东》，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85页。

阳沐浴着岸边的庙宇、宝塔和茶馆，其倒影映现在平静的湖面上。”又济南地处南北毂毂之要衢，东西水陆之枢纽，“况乎山名水秀，人杰地灵，襟带七十二泉源”，“骚人墨客，冠盖往来。无不口履游山，画船荡水，风尘逆旅”。^①

游湖的活动一年四季，一日四时都有，据明末《齐音》记载：“凡官济南者。每耽山水宴游，或致废政”，无论是黎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都把大明湖作为游玩观赏的首选，“汇泉寺北极庙历下亭，四季游人群集”。^②季节在这里显现出超乎寻常的作用，春色杨烟、夏挹荷浪、秋容芦雪、冬泛冰天，“自四月至于八月，游人不绝，而最盛于七月间，盖香风袭人，纳凉为妙，夕阳西下，过客尤多”，^③农历五、六、七月份是民众收入颇丰之时，此时便是游人最多的时候，当地人编了条顺口溜：“过了三月三，大米干饭也嫌酸。”

夏日里，市声喧处杂蝉声，六月荷香散满城。高树交阴缘曲水，夏行竟不异秋行。游湖纳凉，是老济南人夏日的一大乐事。“每当暮色四合、华灯初上之时，游人们纷纷乘舟纳凉，只见一条条船上挂起了玻璃汽灯。人影、灯影、月影、水影将司家码头搅得十分热闹”，^④大概是湖边停有玻璃画舫，专供游人乘载之用，所以“以夏天为最多”。

大明湖是消暑的好地方并不是空口白话。《申报》中记载了大明湖“尤其是夏天，仅是济南城内商埠，热到一百多度，而一到了大明湖中，立刻是暑气全消，不忍离开，又加省湖水泡的龙井，味甘而冽，真是一抓在手，两肋生风，决计想不到在黄沙遍地的济南府中，有这么一个消夏胜地”。^⑤秋末冬初的时候，除了芦花飘飘，飞扬似雪，尚稍足引人游兴外，其余则祠宇荒凉，景物凄瑟。到雨雪之时，乘兴游湖者，亦所在多是，具有城内公园之性质，船价大船一日约二元，半日曰一元五角，小船减半，冬日较廉。^⑥1932年的隆冬时节，在漫天大雪中，倪锡英偕同友人雇定了一只大游艇，开始了一次大明湖雪中游。

白天游大明湖自是烟波浩淼、水木明瑟、宛如胜境，兴致浓甚，往往日落忘归，至夏日都人士觞咏其间，“日间有挟青楼女子者，夕阳初下，清风徐来”。月夜之游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清代诗人吴友松曾三游大明湖：一以朝，一以雨，一以夕。他观察到“夏秋之交，游者特盛”，同时代的王培荀赏美景，思古人：昔有人维舟湖中，夜半忽小舟出苇间，一伟丈夫携丽人，四顾太息曰：“丁酉与渔洋会此，今岁酉矣！”。清风徐来，香气袭人衣袖，且多士女游观，“湖中游人无数，微波不起，明月倒影入湖心”，

^①罗腾霄：《济南大观》，济南大观社1934年版，第1页。

^②同上，第14页。

^③孙点：《历下志游》，清光绪间（1875—1908），上海申报馆。

^④张稚庐：《老济南的那些事儿》，济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6页。

^⑤《申报》，1934年8月21日。

^⑥叶春暉：《济南指南》，大东日报社1914年。

①“每当济南箫鼓，月色满船，柳荫古刹间，游人如织”。②1920年那个阴冷的冬天，瞿秋白赴苏俄考察前夕，与父在湖畔话别却是百感交集，“三人都已走过来，沿着湖边，随意散步，秋夜深时，未免有些寒意。对着这种凄凉的境界，又是远别在即，叫人何以为情呢？”

并不是所有的文人对大明湖都是赞美之词，国学大师胡适将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他只看见无数小湖田、无数芦堤/把一片好湖光划分得七零八落/这里缺少一座百丈的高楼使游人把眼界放宽。

登舟赏荷：赏心悦目

无论官府还是普通人家，招待外地客人，最佳的选择就是逛大明湖。孙中山、黄兴二人在1912年到济南时，先视察了辛庄北洋陆军第五镇兵营，下午游湖。郁达夫到济南南城后，在李守章氏的带领下照例去游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金线泉、黑虎泉等名胜，在大明湖见到了千佛山的倒影，坐船访历下亭、张公祠、北极阁、铁公祠等处。就连北洋政府官员对大明湖也是情有独钟，在济南厅长王璟芳以灯笼前导，隶役后呼，官轿相迎的盛情款待之后，“翌晨游大明湖。过铁公祠，祠前蒹葭十里，鸥鹭纷飞，饶有野趣”，“自鹊华桥侧租赁画舫以游，风平水澄，紫烟笼罩着湖畔的杨柳，水波荡漾着湖心的芙蓉”。③

大明湖的景色如此得天独厚，济南人也同样没有辜负那方山水，到大明湖泛舟、赏荷早已成为市民一件赏心乐事。古人谓荷花有四德：品洁、色纯、韵远、香清。提起大明湖不能不说湖中荷花，如果说湖是济南的灵，荷与舟则是湖中的魂，济南城中的仕女，大都把这儿当做游玩的乐园，他们或在湖边垂钓，或荡舟于湖心，一壁摇桨，一壁谈笑，人世间一切忧愁，都让湖水洗涤无余了！南京六朝古都，杭州人间天堂，西湖、秦淮河的画舫精美绝伦，却只是达官贵人放浪形骸的寓所，一般平民难以企及。不论是谁，到了济南，总得坐着游舫，在大明湖内荡漾一回，即使如此，鳞次栉比的棚户区 and 贫民窟无论如何不能与花团锦簇的朱门豪宅相比的，农夫苦力，每因买舟费用，不肯一游。④

欲游览大明湖，虽随处可以登舟，但这鹊华桥和司家码头是湖上游船的汇聚处。鹊华桥位于大明湖的南岸，在百花洲通向大明湖的水道上，由此上船可以感受“鹊华烟雨”的诗情画意。司家码头与秋柳园相接，北邻大明湖。大明湖水盛船多，游船分两种，一为篷船，一则轩窗四启，几椅罗陈，其价倍昂于布篷船者。小船没有船舱，可坐三四人，中间置有茶棹，可以围坐品茗，大船是所谓“画舫”，船身很大，上有玻璃舱，这种船因为价钱太昂，大半为家资富有之人所用，一般游人很少问津。

③陈德征：《济南游记》，1875—1908年。

④《北洋画报》，1936年第1432期。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 总67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⑥《济南日报》，1932年9月12日。

夏日太阳将要落山之时，游人走近停船的码头时，玩船的就围上来，双方进行了一次讨价还价，“最终以八角钱讲好了生意”，^①蹇先艾雇了一只船资是六毛钱的画舫逛了大明湖的四大名景，即历下亭、张公祠、汇泉寺、北极阁，并得知从前少了一块钱，就没有人肯去。臧克家追忆六十年前常在晚饭之后，与四位知心好友去大明湖上荡舟。荷叶田田，红花朵朵。小舟冲开去，到铁公祠下停泊。时间越久，游人越少。最后，天上明月与人间孤舟共徘徊了。

文人寓情山水，情有独钟，普通市民也不甘示弱，青少年对游湖的活动似乎是兴趣最大，“济南城里有一个湖，即使较前已经不如，总是很好的事：这实在可以代一个大公园，而且比公园更为有趣，于青年也很有益。我遇见好多船的学生在湖中往来”^②。寻踪老残的足迹，芮麟在初秋畅游大明湖，湖边“柳荫下散步的青年男女很多，都是中等学校的学生”，“柳荫下常有停泊了画舫，低低地密谈的情侣，在水天如画的大明湖里，度着那种人生最甜蜜最愉快的生活”。^③1937年5月24日《济南日报》登载：乐陵县立中学毕业生参观团，一行四十人，于昨日乘脚踏车来济，于昨（二十三日）上午赴建设厅及图书馆大明湖等处参观游览。

济南的孩童用稚嫩的手笔描绘了早晨的湖畔：“在前天早晨，我进了城门在小桥走着，因为那里空气很好，所以站在桥上看那远景。看见那苍翠的树叶，已经都变颜色了。湖里的小鱼成群结队的游着。一会儿来了两三个船户，各人上了他们的船，把布篷挂在船上。”^④济南市第三实验小学的王芸芝下了第二班以后，忽然想起去年夏天到大明湖去玩的那一次，“有许多少女在湖边上游逛”，便雇了一只小船，到历下亭去玩。^⑤季羨林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最大的兴趣是在大楼后的大明湖岸边上。每到夏天，万顷苇绿，十里荷香，湖里芦苇苇丛中到处是蛤蟆和虾，他就到湖边垂钓，上下午课间的几个小时，就是在垂钓中打发的。虽然初秋时节荷花凋谢，陶钝仍邀三位少年从一中出来同到鹊华码头，雇了一支小船，在小船上喝茶、吃藕、谈心，遍游了大明湖的寺院亭台。

大概由于大明湖“非常经济，入门不用买票”的缘故，老年人对游湖也兴趣盎然，1937年《济南日报》记载了王姓老姬，“游大明湖归来时，至贡院墙根街，所带之手巾包内有洋三元遗失”，女士走出家门，游湖也不再是一件新奇之事，当时济南各名胜大抵标有白底小签，如“休息日女士游览”等语，触目皆是。

大明湖对于济南的风土人情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地方上的许多民俗活动都是在湖中、湖畔展开的。济南人自古就有在荷花节游大明湖的习俗，这样盛大的集会每年有两次，一次是在迎荷花神节，一次是送荷花神节，这日在湖周围的祠宇寺院中大都举行祭

^①《申报》，1937年4月15日。

^②周作人著，彭军编：《周作人作品精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③芮麟：《山左十日记》，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68、75页。

^④《济南日报》，1929年9月12日。

^⑤《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5月22日。

祀和超度等典礼，湖中各处则大放河灯和焰火，济南市的男女老幼便万人空巷地集中到湖的周围来了。此次会期持续到三十日，游人如鲫，价曰倍增，余可照常。^①这一迎一送的区别在于游湖的人群，前一次多属年轻的新婚夫妇和领孩子的中年夫妇，他们盛装打扮，或雇小舟在荷花丛中穿梭游耍。后一次则更为热闹，大多是老太太和儿童参加，连郊区农村的老太太和孩子也赶来送荷花神。这时人们点亮蜡烛，置于自然或人做的睡莲花中放漂。虽是佛教节日，北极阁的道士们也来凑热闹，他们穿上花花绿绿的锦绣架绶和道袍，吹奏笙笛，欢迎到寺庙内烧香上贡的“施主”。并用彩纸扎成大型“法船”，放在湖水里，招徕游人。善男信女们(多为老太太)要烧香念经“超度亡魂”，孩子们则成群结队的沿河追看花灯。

清人任宏远，曾有诗记载：

荷叶田田千点碧，藕花冉冉满城香。

贪看明湖忘归路，敲碎钟声月色黄。

夏秋时节荷花方盛，万点荷花灿若红霞，清香扑鼻。微风拂过湖面，荷花弥漫着清香，令人心旷神怡，船穿梭于藕花丛中，悠悠然，其乐无穷，夜幕降临之时，城外远山如黛，湖上游人放荷灯浮水面，若星光萤影随波荡漾，湖中画舫尾相接，此时求售莲蓬荷花的人也不亦乐乎，“到此金鸟已将西坠，乃急上船，欲沿小港而归。然见湖中游艇正逐渐加多，无数童子，划小盆，执莲花莲实求售，皆新采自湖中”。^②

2、趵突泉：人群熙攘、俨然闹市

刘铁云在《老残游记》上所写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两句话着实让济南声名远播，那时的整个济南城都被包围在泉水的潜流之中，泉水浸润着济南全城的大街小巷，使济南蒙上了一重水色的轻纱，显得更加潇洒而美丽。泉是济南的魂，是济南的象征，泉与济南的悠久文化和雅韵融为一体。趵突泉之所以盛名，自有奇异之处，天下之泉出于山，惟山东七十二泉皆出乎平地，而平地之汨汨乎来者又以趵突泉为第一名胜。况且“泉的当中有桥，往来行人很多”。^③

据 1914 年出版的《济南指南》记载：趵突泉，泉在南关吕祖庙内，为省城最繁盛之地。每逢二七集期，则士女杂沓，更为拥挤。泉在吕祖庙殿前。三泉涌出，高可盈尺。北流，绕西门，入小清河。南有广厅，迤西有亭，中设茶座，至夏秋间，就此品茶者甚多。东有白雪亭，为济南古迹之一。大门以内，两旁市肆栉比，多卖零星物。市肆以东以西，有说鼓书者，有列摊卖卜者，熙熙攘攘，列处无隙地。而泉水之清品茗者以此为最。趵突泉这有名的地方，住在济南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要是你想到那里游玩，实在容易极了，比方你住在旅店里，只要花一二角钱，便可叫一个洋车把你送到那里去。

^①罗腾霄：《济南大观》，济南大观社 1934 年版。

^②王化东辑：《济南名胜古迹辑略》，山东省公署 1941 年版，第 100 页。

^③《申报》，1939 年 2 月 2 日。

那是一个不很大的水池，周围有着什货摊，小食馆，还有唱大鼓书品茗的地方，各色各样，热闹异常。^①

古人云：“不饮趵突水，空负济南游”，泉之著名，在甘与冽，趵突甘而淳，清而冽，有了这等好水，泉水之清，品茗者以此为最。泉边品茗饮茶成为习尚，其中唱大鼓书者甚多，于是盖皆藉之以招徕顾客，品茗的同时聆曲为趵突泉边一大赏心乐事，然而雅趣大概是文人墨客、家资稍丰之人独享的专利，普通人家只能提个紫砂泥壶，坐在垂柳树荫下休闲的啜饮，外来游客芮麟来到趵突泉时惊奇的发现，池有三四亩宽阔，七八个泉源。同时在继续不断的向上冒，有斗样大小。两个喷的最高，翻出水面约有二尺多，其余一尺多，不满一尺的也有，池的四围都是茶社，一面喝茶，一面看喷泉，确是人生难得的清福。^②

北方不甚有茶癖，茶馆数目当然不能与成都相比拟，在济南除曲水亭外，惟趵突泉有茶可饮，三馆招鼓姬以媚客，茶资外别纳听鼓之犒，犒不定率少至一二角，多至四五元，则随客之便，与鼓姬谄不能不多犒以捧场。其状可发，一噓曲终。^③老舍到趵突泉游玩时，到了池边，发现北岸上一座神殿，南西东三面全是唱鼓书的茶棚，唱的多半是梨花大鼓。茶棚说的文雅一些可称书场，在这里清光绪年间已建“趵突泉书场”，到民国时期日渐繁盛，这里泉水甘冽，风景秀美，观客听众甚多，当时主要演出大鼓书，山东犁铧大鼓艺人“白菜心”以及“四大玉”等均在此演出，到30年代来听书的还达200多人。济南的市民也不会“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一般市民到茶馆去，都是为赏景品茗。至于初到济南的人都把游玩和好奇的热情先放在一些名泉上面。到了名泉，望见“池边的茶馆，悬着唱犁铧大鼓的招牌，揭开软的厚布帘看，内中放置舒适的藤椅和白布照面的小茶桌，座客不多，大都是一些中年以上的人，是时大鼓尚未开场，客人除呆坐者外，便仰着脖子，捧着一本旧小说之类的书，躺在椅上静静地观看，使人觉得东方人的长闲逸豫之气，不愉快地扑入眉宇”。^④

未到趵突泉之前，大抵认为它是一个清静幽雅之所，实则不然，一入门，即见货摊并集。但售者多为日本洋货。往来乡人居多，接踵摩肩，途欲为塞，一如上海城隍庙。更有长方水池，上横石桥，分池为二，桥上护以铁栏。游人发现四年前到数千年前文物的鲁邦，所见的趵突泉，恐怕不同与现在的趵突泉，弯弯曲曲的两旁，都是卖杂耍，好像南京的夫子庙，苏州的玄妙观一样。^⑤人群的拥挤不堪，对一般嗜好清幽之人来说不甚欢喜，普通民众则趁机行乐，蜂拥而至。且因趵突泉是济南七十二名泉中的第一泉，加之四周已成了一个市集，如无锡的崇安寺，苏州的玄妙观，上海的城隍庙，南京的夫

^① 《大地》，1937年第7期。

^② 芮麟：《山左十日记》，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71页。

^③ 《紫罗兰》，1927年第14期。

^④ 《申报》，1934年12月31日。

^⑤ 《山东民国日报》，1929年11月8日。

子庙一样，到处是商场，到处是游人，五光十色，目不暇接，肩擦踵击，挤得动都不能动。但秩序还好，地方也极整洁。在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到趵突泉游览时，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只是城市居民，乡下人一群跟着一群的来，把路塞住。他们没有例外的全买一件东西还三次价，走开又回来摸索四五次。小脚妇女更了不得，你往左躲，她往左扭；你往右躲，她往右扭，反正不许你痛快的过去。这种情景令他好生厌恶，他说：“泉的所在地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一个美景。这又是个中国人的征服自然的办法，那就是说，凡是自然的恩赐交到中国人手里就会把它弄得丑陋不堪。”

不收门票的优惠，对于没有能力和兴会到娱乐场里去寻消遣的普通市民来说是一大幸事，当西方现代休息日制度之风吹起了休闲娱乐的精神风帆时，许多市民“因为放了假，都成队的登山去了，也有的到有声有色的娱乐场里去寻取消遣，而我呢，偏是没有那种能力和兴会，……趵突泉也就大可一逛了”。^①此时的金线泉边，秋天来了，“诗人”的季节来到了，有的往杭州观潮，有的在欣赏红叶，有的更在受苦，有的更偷闲。在院子的西南角的草亭上，两个五六十岁的老人，正在下棋。^②黑虎泉四周有游人的足迹：或张着嘴巴，笑欣欣地望那吐水的虎头，或背剪着手，哼哼地念着壁上碑文。海外游子濡沫曾回忆起四十年前和伙伴到护城河或黑虎泉去游泳的场景，夏季护城河、趵突泉成为济南人的天然游泳池，孩童从护城河自练后就去黑虎泉大显身手，以表明进了一个级别，观看的游人对其游泳的评说刺激着他们作出各式各样的跳水姿式，奇形怪样，得意不已。珍珠泉在省府内，昔日庶民本可入内游览，池旁有棚，四面更有古树小亭，风景很清幽，加以平静如镜的池水，轻步而来的珠泉，要是你有着一种幽闲的心情，就是在那里留连一整天，相信也不会觉得厌倦。

东临李沧溟先生白雪楼、御书亭，南临药王庙，西临杜康泉，东北临金线泉。趵突泉中之绝胜，古今之壮观也。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当地政府，都不允许存在破坏此自然佳趣的现象，他们把恢复趵突泉的环境风貌作为自己的责任，1929年的《山东民国日报》就曾因趵突泉的铁管子问题刊发了数篇争论，为了迎接趵突泉的曙光，有人提议“举行打倒趵突泉的铁管子宣传周，唤醒他们的耻心，唤醒群众”，“联合趵突泉的摊贩，茶房，鼓姬往各机关请愿，以解除民众的苦痛”。虽然建设厅为了民众的娱乐而改建趵突泉，最终也是“为了民众的不满，而更始他废去”。社会当局也非常重视趵突泉的整顿工作，“令趵突泉所有商号浮摊，一律移至该市场，使趵突泉故有风景，得以重视，并拟加以整理，以作市民休息之所”。

3、千佛山：烧香拜佛、登高望远

齐鲁多名山大川，天气灵秀之气，咸钟毓于此，故圣贤文人学士来游者甚众，只有

^① 《山东民国日报》，1929年11月1日。

^② 《申报》，1935年10月31日。

历险登高,才能领略到光辉顶点的无限风光,正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游览名山不仅可以陶冶性情,而且开阔心胸增长见识,正如孔子所说的仁者乐山,又曰仁者静盖山静也,一座风景优美的名山,往往是一个优质的生态环境,自古至今游览名山活动蔚然成风,而名山寺庙的建立则为宗教旅游和文人墨客游览活动创造了物质条件。

1927年《中大月刊》第四期上有一首描绘千佛山的诗:“欲把豪情放,来登绝顶山。只身游福地,千佛出尘寰,不亚仙人掌。差同玉女鬟。神龛苍翠里,香火白云间,径曲城三里,湖明水一湾。”如果说湖是艺术的,海是革命的,山是宗教的。大凡名山,都遍布佛寺古刹,千佛山又名历山,一名舜耕山,相传舜耕于历山,古有舜祠,祠下有一大穴,谓之舜井,四季不竭,隋开皇时建寺于上,曰千佛寺,此外,又有龙泉洞、观音堂、关帝庙、文昌阁、鲁班庙及舜祠等,每逢清明重阳佳节,游人络绎不绝。

登临极顶景无穷是游览名山的传统内容。在济南能游的山甚少,其近而高幻而深足以供游人临眺者,只有城南之千佛山,七月七日,薄暮黄沁兰先生邀叶春墀游之,出南门而东,缓步徐行五里许,至山麓拾级而登,路旁翠柏浓阴,清风淡口,凉气逼人,石壁上佛像不可指数。^①虽然千佛山不及金色世界峨眉山、琉璃世界普陀山上那望不尽的自然风光,读不尽的佛教文化,然而偶一登临,济南全市,可以一览无余,等你慢慢爬上来,越过庙宇,攀上岩石嶙峋的峰头,然后掉回头来看,陡然望见盆一样的大明湖,躺在万家烟火的济南城里,带似的黄河,绕在苍茫无际的天野时,这才一下子觉出千佛山之所以爱为游人登临,而且成为北国名胜的原因。^②老残在游记中声称在大明湖看到了佛山倒影的奇观,听一声渔唱,低头看去,谁知那明湖业已澄净得如同镜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显得明明白白。那楼台树木,格外光彩,觉得比上头的一个千佛山还要好看,还要清楚。关于这件事,胡适曾臆断否定老残对千佛山倒影的描写为失实。民国时期,郁达夫在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中称看到了大明湖的倒影千佛山。南北的报纸上也曾为此打过许多笔墨官司,有的人说绝对看不见,有的人说是可以看见的,还有人说是非得演好了时辰还可以见到,众说纷纭。……首先肯定是:佛山倒影确实有,并且确实看得见,……这里所谓的看得见,也不过是指千佛山顶浅浅的一线而已,如老残游记中所述的僧庙茶寮,现在已经被湖畔的高楼遮住了。^③

近代以来旅游交通更加便利,且具有现代性。千佛山上新筑土路可以通车,登历山的盘路始修于清道光年间,原由山的西麓开始。又有轿夫专抬游人,便利的交通加之千佛山在济南的名望甚高,前往的游人名流络绎不绝。国内闻人章太炎,于1932年5月27日上午9时乘平浦二零次车由北平来济,韩复榘代表闻鸿烈,省府参议周秀文等到站欢

^①陈德征:《济南游记》,1875—1908年。

^②《申报》,1935年1月7日。

^③《济南日报》,1936年12月6日。

迎。章氏下车后，即赴胶清饭店下榻休息，他此次来济南专为游览千佛明湖等名胜。^①蹇先艾初到千佛山，本打算策杖登山，无奈对山势不熟，轿子价格又便宜，便乘山轿上山，这种山轿和泰山的完全一样，是由一张笨重的圆背旧式椅子，加上两侧捆着的两条木构成，椅上铺了一点垫的东西。陈调元在星期日邀同各委员游览千佛山。……至饮茶室内，略事休息，将山上庙宇，关帝庙，观音菩萨庙，文殊院，均参阅一遍。^②

千佛山俨然是集风景与信仰为一体，正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山无寺不名”，有僧有寺的地方自然香火不断，况乎千佛山有众佛，就连位于本市城北与千佛山遥遥相对的凤凰山，夙称济南重要名胜，山上还建有佛殿，庙貌焕然，风景尤为可观，每届齐醮之期，则信徒络绎于途，洵属佛家胜地。^③民间一直有“上山不上山，先拜王灵官”的说法，王灵官处在上千佛山的必由之路上，庙宇虽小，“香火”却很盛。1936年蹇先艾在千佛山上发现供奉弥陀佛的殿门是关着的，向导告诉他，殿门要到三九月间由和尚打开，因为那是庙上最热闹的时候，来烧香的人很多。随后他们到了游千佛山的人必要逛的兴国禅寺，院落里摆有茶座，和尚满面春风地走来招呼，当然，像这样的千佛之地，岂会没有和尚，除庙会期间，大概和尚也是自享清静，招徕游客罢了，要是与山上的和尚熟识，会游览的更加惬意，虽然山上有卖茶的地方可以休息，但要是来得太迟，所有座位，早已被人占去了，幸亏那友人，素和山上的和尚熟知，由他指导之下，随到了和尚的住处，和尚笑容可掬的给泡了一壶龙井茶，我们便一杯一杯的自酌自饮着，和尚在旁相陪，谈起闲话来，有趣得很，到使我乐而忘返。^④

济南的市民自然是游览千佛山的主力人群，每年自旧历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二十八日，及九月九日前后有会，商贾贩卖，游人旅客，云集于其间。^⑤庙会期间，游人云集，香烟云绕，颇极一时之盛。来来往往的游人，稠密得像蝗灾中的那些蝗虫：有抱在手里的小娃娃；有发白龙钟的老婆婆；有衣服褴褛讨钱的乞儿；又有衣冠华丽乘坐山车的贵人；短促的一刹那，所见的亦是社会中人物的一隅写真呢！走进寺院的石门，见东西两面房中供了两位不知名的佛像，许多虔诚的老妇人，眼中含着泪，左拜右拜的磕了无数的头。烧了无数的香。^⑥沈从文在济南时听说山佛山有山会，便想一睹风采，熙熙攘攘的清静和赶街子一样，有万千人在登高！山路两旁，是各种各样的地摊，还有个马戏团在平坡地进行表演，喇叭嘶嘶懒懒的吹着。^⑦

1924年齐鲁大学社会系的调查更加证实了这一热闹场面：

^①《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5月28日。

^②《济南日报》，1929年9月9日。

^③《济南市政公报》，1942年第2卷第6期。

^④《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10月11日。

^⑤叶春燁：《济南指南》，大东日报社1914年。

^⑥《津汇月刊》，1934年第8期。

^⑦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在济南失事，当时沈从文赶到济南吊唁。

千佛山距济南南城郊围子墙半英里多。这天约60,000人到山上来,大多数人步行,能负担得起的那些人则骑驴或坐轿子。去山脚下的路上和通向庙宇的台阶上排列有200—300名乞丐,他们为每个人提供了获得荣誉的极好机会。从山脚下一直到山上庙里,沿途各个可以利用的地方,都摆有桌子,那些能掏起钱的人,在桌边坐着,一边喝茶或小杯烈酒一边嗑瓜子,观看拥挤的过路人群,上山的人群是由中等和较上等阶层组成的,因为工人没有假日。有数名职员的小商店,有些店员可能有机会去。在上山的人群中,最虔诚的是蹒跚而行的小脚女人在千佛山庙里烧香,在祭坛前的箱子里扔几枚铜元,在各式各样的佛前叩9个头,主要都是这些小脚女人。^①

(二) 从竹枝词看市民的休闲生活

文人作竹枝词,创自唐朝诗人刘禹锡,自宋元以后,仿作甚多,至明清时期得到空前发展。竹枝词源于民间,以再现民间为其特色,经过历代文人推陈出新,逐渐演变成以描写风土人情、市井百态、风俗时尚为主,往往文辞平易,内容朴质,常常可以生动的表现出民众的真实心态,比较真切地反映较为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社会基层的生活。

竹枝词作者“专咏古迹名胜,风俗万物,或年中行事,亦或有歌咏岁时之一段落如新年,社会之一方面如市肆或乐户情事者,但总而言之可合称之为风土诗,其以诗为乘,以史地民俗的资料为载,则固无不同”。^②竹枝词志土风而详习尚,以吟咏风土为其主要特色,故与地域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1、竹枝词中的游湖盛情

自明初以来,济南一直是山东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南北交通枢纽,商业发达,商贾云集,同时济南风景秀丽,有湖山之胜迹,东南数省亦复不远,凡宦游于此者每多侨寓不归,久遂入籍,俗谚有惯发客籍之说,亦非无人因杂居风气,遂南北间比户横宇相望,月夕风晨一游,街市富庶,景象实有可观。山川之美,古来共谈,文人墨客对此流连忘返。文人走进这片山水名胜,挥洒才情,留下了大量以平民俗众为对象,以日常琐屑为内容的竹枝词。

济南竹枝词中常出现以大明湖的荷花和画舫为意象,把采摘荷花和泛舟湖上的闲情逸致传达出来的情形。大明湖四季景色各异,最迷人之时,当属春日,湖岸上,到处都有垂柳婆娑;夏日,荷浪迷人,碧叶青翠,莲花艳艳,正如一首竹枝词所称:“五月荷花半压塘,北风直送满城香。当垆瓶酒兼鲙菜,南客游来不忆乡。”到湖中采莲多为士女的幽情,此时,女子并没有太多的人身限制,她们荡舟湖中,悠然自得,一首竹枝词中这样唱道:“芦蒲一

^①A·G·帕克指导,齐鲁大学社会学系调查编著:《济南社会一瞥(1924年)(上)》,《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

^②周作人著;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

色绿如烟，门草湖边泊画舫。嘱咐东临诸女伴，采花莫采并头莲。”^①

又：

明湖秋水碧于油，女伴相邀共冶游。

芦荻丛中喧笑语，前亭放下采莲舟。

城南一带野人家，龙洞弯环曲径斜。

红粉青蛾山下路，更无人看海棠花。^②

再有：

湖中同唱采莲歌，采得莲花依最多。

一语问郎郎应笑，仙郎风貌可如他。^③

清人王培荀也有一首女子结伴而行，荡舟湖中的竹枝词：“女伴同来问水滨，荷花如笑柳含颦。画船摇入湖心去，缥缈歌声不见人。”大量的诗词表明，这一时期的女子并不是被牢牢的禁锢在深宅大院，她们同去游湖，笑语盈盈，歌声缭绕，连绵不断。画舫所过之处，皆可听到独具风情的采莲歌，“斜风定水无波，荇藻平分画舫过。逸韵遥情谁管领，采菱声续采莲歌”。即便如此，游湖的士女也不乏临湖抒发幽思、感慨之情，这也是在所难免的，“金井梧桐冷素秋，临湖游女顿生愁；昨宵梦得檀郎去……”，大概秋天时节，落叶萧瑟，激发了这些游湖女子淡淡的忧伤。

舟不只是女子游玩的工具，她们荡舟的技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齐音》中称“北地妇人见舟不知名，呼为‘漂屋’”，虽出方言，颇有奇致。济南大明湖在城中，居民环列湖上，莲径芦渚，烟波相望，人家门前树上多系小艇，以便入，虽妇人亦有操舟之能，盖不减吴娘、越女。清·董芸在《广齐音》中云：

湖上女儿能刺舟，湖光如镜水如油。

鲤鱼风起荷花老，家在绿杨湾尽头。

靠湖边的人家，生活得悠然恬静，或为游客撑篙划船，或在湖边水田种藕，湖里打鱼，作为湖民的女儿，驾驭小舟自然不在话下。至大明湖畔，沿堤行，芦苇森森，而湖中之景、湖中之情，只有泛小艇其中，才会发觉别有幽趣，济南人对船的喜爱可以说到了“城内人家爱乘船，城外人家爱住山”的地步。这种爱乘船的兴致直到冬季也丝毫不减，且看一首竹枝词：“二月西湖雪尽消，湾头新柳碧遥遥。乌篷小棹归来晚，回首烟波暗七桥。”^④到“藕花多处泛轻舟，士女如云快此游。大好湖山添景色，美人名士各风流”，船上游人亦自娱自乐，或悠闲的品茶饮酒，或映着湖景，就着月色高歌一曲，倘若到湖心历下亭，亭外回廊曲槛花木幽深，清风徐来，香气袭人衣袖，且多士女游玩，

^①《明湖竹枝词》，《山东民国日报》，1929年11月8日。

^②潘超、丘良任、孙忠铨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 五》，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411页。

^③徐北文主编：《济南竹枝词 合集》，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54页。

^④徐北文主编：《济南竹枝词 合集》，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74页。

笙歌沸起，雅调清声闻之，令人心醉。湖光微漾月明中时，会有游人“更上画船竞箫鼓”。此时人语喧哗，此情此景激起竹枝词作者的无限诗意：

明湖风景任徘徊，闲倚篷窗面面开。
听得喧哗人语近，张公祠畔画船来。
招凉齐向绿阴中，夹岸荷花映水红。
为看邻舟灯暂息，一钩斜月半帆风。^①

至明湖居中，要一壶好茶，静坐品茗听曲为外籍游客津津乐道，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数树全杨一水横，明湖居里好茶棚。相逢尽是江南客，乡语听来分外清。”^②这明湖居所在之处，绿水垂杨，在当时已小有盛名，江浙人多于此品茶。

每年盂兰盆会都会在大明湖举行，此时恰值荷花开满全池，“红绿间明，乍疑濯锦”。站在北极台上亦可俯瞰全湖美景，尤其等到黄昏月夜，热闹之景不必言说，清人于昌遂写道：

鹊华桥头秋月圆，北极台上人喧阗。
吹箫打鼓声不断，铁公祠外过河灯。

注：每至中元节，士人放河灯皆在祠外，城中好事者结彩为船，携乐器随之，观者齐集北极台，台最高可俯视全湖。人生喧闹，声势浩大，游人云集。

此时的游人并不都是善男信女，大部分是为看热闹而来，湖中的河灯是他们的目光所在，此情此景让诗人无限的感慨溢于言表：“会设盂兰亦夙因，秋宵风景艳于春。游人尽看河灯去，是否河灯解看人”，不知河灯是否能实现游人的夙愿。^③虽然盂兰盆会是佛教的活动，可是大明湖北极阁的道士也不甘示弱，招徕四方香客，“高僧大会盂兰盆，殿下亲临广智门。施食连年增几万，阴风灯灭哭饥魂”。此时，各家各户无不重视，士女乘舟纷至沓来，有竹枝词有云：

家家朔望赛神来，士女同舟萍叶开。
默祝瓣香深下拜，望山更上最高台。

注：极庙行香。庙台高级，下见南山尽处。尝见名胜之地，僧游最多，女游最多；僧身闲，女心闲也。故得纵目穷览，借其意中抱有绝妙好词，不能写出。嗤夫男子士民多为无谓之愁，穷昏极晓，老死不休，转从妇女口边问景概，羞矣！^④

2、竹枝词中游人的季节性活动

一方文人必钟一方灵秘，或秀在水，或秀在山，文人喜欢山水，选择山明水秀的地方作为流觞曲水的场所，在济南，他们选定曲水亭作为此雅会的场所，每年农历三月初

^①潘超、丘良任、孙忠铨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 五》，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55 页。

^②徐北文主编：《济南竹枝词 合集》，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1999 年版，第 155 页。

^③潘超、丘良任、孙忠铨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517 页。

^④徐北文主编：《济南竹枝词 合集》，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1999 年版，第 43 页。^⑤

三，春风吹到大明湖畔，曲水亭旁，各地文人墨客相邀于此聚会，举行一种风高趣雅的诗酒盛会，这也是春暖花开季节的游乐活动，不过据说这种“曲水流觞”盛会只流行到清代。睹曲水亭中之物，清代书法家郑板桥撰写了一副楹联：

三椽茅屋，两道小桥；

几株垂杨，一湾流水。

茅屋、小桥、垂杨、流水，似乎更有南方城市的韵致，在这座北方城市出现这样一幅场景，不得不说是大自然的赏赐，美景之下，对市民的生活也是大有裨益，曲水亭的河水给附近居民带来了很大方便，洗涤衣物是此街上的一大景观。同一时代的诗人王初桐在《济南竹枝词》中描写了这一带的小桥、流水、亭谢和浣衣妇女融为一体的清丽雅致景象：“曲水亭南录事家，朱门紧靠短桥斜；有人桥上湔裙坐，手际漂过片片花。”^①曲水亭内设有茶座围棋，供人消遣，每当夏日，垂柳依依，曲水缓流，一首竹枝词是这样描写的：

乱泉十里此洞淳，港汊纷纷聚一汀。

曲水亭前茶社散，流觞合唤小兰亭。

注：曲水亭在湖南岸抚院西北隅。古玩玉器者破晓集此，若京都所称晓市者，然四面流泉清可见底，若饮极佳。

棋手们常在这里聚会，交流研究棋艺，并与远道而来的棋手对奕。在清朝光绪初年，当时的围棋高手周小松应邀来济南，教授围棋，民国时期，明湖船家的后人赵嘉麟开始主管曲水亭，主人态度和蔼，服务周到，茶馆虽小，人们却是喜临乐聚。这曲水亭的棋客，大体可分为雅、俗二流。雅流是些穿长衫的小职员、小官吏、教书先生、中医大夫和一些富贵闲人——古董商、书场老板、某某字号的东家，此等人，不少是坐洋车来坐洋车去，且以下围棋者居多。俗流，是些市井小民：皮匠、裁缝、小商贩。这班人大都没有占地盘的欲望，也耐不住那慢腾腾的着法，而是痛痛快快地厮杀。再说，这象棋，自有其建构上的两大特点，尤为市民所好。^②

鹊华桥、百花洲、曲水亭三点一线，风光独特，游览的人比较多。当年老残就是步行至鹊华桥边，雇了一只小船，荡起双桨，周游大明湖，这鹊华桥是一座东西走向的旧式拱形石桥，民国时期王兰馨竹枝词云：

鹊华桥下水流急，千佛山头枫叶稀。

红藕香残人不见，竹枝唱彻鹧鸪啼。

百花洲广十余亩，居人于中多种白莲，傍岸栽杨柳，四面庐舍参差相望，不减画图。据《历城县志》记载，以前游人从百花洲上船，穿过鹊华桥，进入大明湖，在湖

^①徐北文主编：《济南竹枝词 合集》，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75页。

^②济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济南市作家协会编：《济南市五十年文学作品选 散文》，济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页。

中纡折行进一程水路，从汇波楼下出水北门，进入小清河，就可以直达华山脚下。沿途稻畦、莲塘、水村、渔舍，使人有如在画中畅游。^①一首描绘百花池畔弦歌赋词的景象是这样写的，“宫泉先注百花池，池畔弦歌漾酒旗。秋老内国红叶落，沟中日日有题词”。在白华桥下的百花池比湖更有韵致，面对此情此景，稍有文采的游人不禁动容，为赋新词。

旧书中载：“历山山顶上，有许多石佛，济南当地人便把它呼作千佛山，一般的旅客们在第一天游过了大明湖的胜景以后，第二天一定接着要去观光千佛山的名迹。……沿道经过几个小村落，千佛山一个平阔的全形便可以看见了。那峰峦相连处，好似一座横卧的屏风，在那屏面上，淡淡地点染着青苍和丹红。半山里一抹红白相间的寺庙，隐藏在苍翠的林间，景色十分清穆可爱。”^②以佛名山，即山是佛，入山求佛，见佛见山，士人对佛之信仰可见一斑，竹枝词中这样称道：“千佛山连大佛山，大千世界此中看。酒游花事年年好，谁向空岩息野干。”极目望远大千世界，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或者说对人精神上的支持作用是极其重要的。登高远眺的游人除了信佛仰佛者，踏青游玩也是此行之旨，阳春三月，烟雨蒙蒙，游人士女，外出踏青，清人孙兆淮竹枝词说：

青天开出玉芙蓉，楼阁参差压远峰。

知道游人爱华丽，佛山也是晓妆浓。

注：千佛山，出南门三里许，秀甲诸山，春时游人甚众。况乎登高远眺，心旷神怡，满城景象，尽收眼底。

“远眺好登千佛颠，市容整洁似棋盘。万幢大厦凌霄汉，漫说齐州九点烟”。待到九月九日重阳节，游人如织，从南城外到山下，路旁茶棚林立，称为游历山最热闹的时期。古俗相传，鬼魅于重九日干扰人家，故须迁出避之，以拔除不祥，此时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以辟恶。千佛游人络绎不绝，山路旁的小贩也乘兴而起，“重九枣红柿子黄，肩儿携妇陟山冈。齐烟坊下争留影，佛慧试茶看海棠”。^③不管是为营利而来的商贩，还是烧香拜佛的香客，抑或是乘兴游玩的旅客，都想在此占据一席之地。

阳春三月，百花争艳，济南城山南花放最盛。年景色无如三月，朱明则烂漫近败，早春又羞涩畏寒，重阳有霜露之悲，赏雪有寒士之恻，惟三月四美具矣，此时穿着一新的红男绿女竞出城南下院踏青，一首竹枝词云：

三月踏青下院来，春衫阔袖应时裁。

折花都隔山前雨，直到黄昏未得回。^④

^①严薇青、严民：《济南琐话》，济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②赵晓林：《故纸中的老济南》，济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

^③徐北文：《海岱小品》，济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页。

^④潘超、丘良任、孙忠铨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 五》，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济南妇女喜作踏青之会，良辰佳节，士女兴致未尽，直到黄昏仍乐而忘归，不只青年男女，孩童也列席其中，“踏青时节恰春三，相约邻娃斗草酣。额发初齐年十四，避人也要采宜男”。“王母庙前春雨晴，马鞍山下草初生。年年三月蟠桃会，曾见神仙逐队行”，在城西南四里的马鞍山上有王母庙，三月三日为蟠桃会，士女会集，如此热闹的局面，大概神仙也加入到此行列。

春节是重大的节日，春节来临之际，秦氏所开西关外大二三花店，平时为车骡行，每至腊月廿四后，即卖剪绒结线各色彩花，倾城妇女往来如织，谓之花会。有秦叔宝所遗双剑陈设店内，游人得纵观焉，竹枝词对此这样描述的：“残冬收拾过新年，花店看花耀眼鲜。儿女情怀豪侠气，不妨吊古玩龙泉。”^①腊月二十四之后，花商都来经销，济卖剪绒结线各色彩花，花会上倾城妇女往来如织。节日性的活动通常会与信仰相联系，春节期间，街道上布满了彩灯，尤其是元宵佳节，各大街牌楼灯最盛，清人孙兆淮在《济南竹枝词·咏元宵节》中称：“明朝正看上元灯，火判鳌山异彩腾。翠袖凭栏怕人见，月光偏照最高层。”此时到处灯火阑珊，放灯的场面恢弘，游人赏灯之趣跃然而上。又：“喜看稚子放河灯，狮石围栏士女凭。阔髻高裙京样尽，此宵又着白松绦，”灯会吸引了很多观众，无论童子、士女，还是鹤发童颜的老人，全城出动，他们或放河灯，或观灯赏月，都能在此找到乐趣。

二、庙会、药市会

（一）庙会上的休闲与狂欢

庙会，乡间称为“赶庙会”、“逛庙会”、“赶山”或“赶会”，原为祭奠寺庙神佛而举行的集会，地址一般设在庙会所在地和附近地方。会间往往还要唱大戏，后来渐有商贩加入，形成了祭神、游乐、贸易的“三合一”。^②由于庙会期间看热闹、烧香许愿、参与游神的人很多，遂由最初以敬神为目的演变为一般性的群众娱乐，庙会期间又有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这让上至高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都置身于庙会上热烈而欢乐的氛围，达到竟乎狂欢的地步。

庙会通常一年四季都有，山东各地的庙会多集中于三、四、九月份，或在春意盎然、鸟语花香的春天，或在秋风送爽、天高云淡的金秋，这种特定的时间和特殊的场合主要与岁时年节、诸神生日有关。清末济南寺庙有“五里一庵，十里一寺”，^③“有村就有庙，有庙就有香火”之说，吕祖庙、城隍庙、东岳庙、文庙、将军庙、关帝庙、火神庙等布满大街小巷，每个寺庙都有自己的庆典，它不仅是宗教仪式，而且是公共集会，庙会期间，人山人海，此时是参加人数最多的民间狂欢场合。

^①潘超、丘良任、孙忠铨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 五》，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3 页。

^②钟敬文主编，萧放副主编，万建中、李少兵等著：《中国民俗史 民国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03 页。

^③聂家华：《对外开放与城市社会变迁 以济南为例的研究 1904-1937》，齐鲁书社 2007 年版，第 80 页。

1、祈神与游乐

庙会并不是一般的民间集会，它是以庙宇为依托的，吕祖庙在趵突泉上，庙与名泉相呼应，自然是人声鼎沸，香火极盛。并且每逢二七日为集期，游者益众，孙点在《历下志游》中记载：“西关外趵突泉会正期为三月二十八日，自三月下旬即已举行。满城群展尤极喧闹，团扇轻衫引人入胜，更有不远数百里而来者，为省垣一大市会。”吕祖庙周围尽是茶棚，为游人、香客提供了休息之地。吕祖庙原名吕仙洞，供奉道家八仙之一的吕洞宾。^①传说他善于为人治病、解难、驱妖，由于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民间有广泛的信仰，普通百姓家遇有病人或者是麻烦之事通常会到吕祖庙烧香求签以保佑平安的，庙里整日春声阵阵、烟火缭绕，上香许愿、求签占卜的人来往不断。清人王初桐有一首描述趵突泉庙会期间热闹至极的竹枝词：“广额全螺碧玉年，花花朵朵函钗钿。满街游女多于蚁，齐上城南趵突泉。”

民国时期裴甦（山东济南人）写了一篇《不常记的日记》，记载了在趵突泉吕祖庙会的所见所闻：

前几天就传说吕祖显圣。去了几次，都没赶大开殿门，今天真巧，八扇殿门都开了，善男信女，拥挤拥挤，我就去参瞻这位关圣的吕祖老爷，当我走到那个所谓辕门的时候，眼睛已被香烟所迷，一时眼睁不开；耳朵也被钟声和鼓声震晕了。我竭力微微睁开眼睛看时，两旁的相纸铺，就遮住了我的视线。这些相纸铺里，有堆的像小山似的香，和挂满墙上的纸元宝。柜口外的雇主，人头乱动，假设不是那几个掌柜的动，……，早就不知碎成多少块了！

我拼劲我所有的力气，从人堆里挤到大殿。我用很恭敬的眼光看到玻璃笼里新吕祖老爷——说到新吕祖老爷，非解释不可。原来从去年济南自来水动工，工程地就是趵突泉，因为办公上的便利，不得不把办公处设在吕祖殿。因之我们的吕祖就被抬走了。和野鬼做伴。不料今年前月，吕祖显了圣，还照了一个像。照相的是皇后照相馆。那张像跟炭口人像仿佛。后来有一位民国日报读者在报纸上写了长信问皇后照相馆：吕祖那张像听说贵馆对天空照了一点多钟。不知用显微镜照的呢，还是用X光？因为吕祖是站在云端啊！

供桌上不难了供菜口呀，鱼呀，……荤的素的都有；我有相信了他绝对吃不了，就是加上他两旁那个青脸小鬼，也够吃三天的。

两个口磬的道士面上乐的出了汗。四只眼盯着那只“万口同归”的钱箱，当每一个善人往钱箱里扔铜子的时候，他们的嘴唇就动一动，同时，一个笑而未灭的表情马上浮露出来。

人是越来越多了。道士手中的……

^①严薇青、严民：《泉城百年·老照片》，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我被人从第一登台阶上挤到第二登——直到被挤退了缺，被挤到殿外的石栏杆上。接着我，一个又一个的被挤退了缺。^①

吕祖的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吕祖的魅力可谓丝毫不减，“趵突泉前大殿之吕祖神像，因设立讲演所，故该庙泥像均被拆除，本市各佛教会以吕祖神像，供奉多年。一般善男信女仍不断到庙烧香，今有佛教闻人，特在东傍院后殿，重塑一像，于昨日（四日）举行复立典礼，异常隆重”。^②此时人们对于吕祖的信仰似乎没有那么虔诚，其中掺杂了商人的利益、游人的兴致，“趵突泉旧有一吕祖庙。香火极盛，前几因设立讲演会，将该神座废除，该庙主持令在后殿设一神位，该殿讲演会迁移后，自来水工程处，即迁入办公。本市各善士，以趵突泉之胜地，吕祖庙深有关系，若该庙香火盛，该处之商家亦可随之发展，故日前将吕祖像重塑，并举行复位之盛典，昨日又行开光礼，颇行热闹”。男女信徒络绎不绝，颇为当局所厌恶，“本市男女信士，对于迷信最深，素又崇拜吕祖像，今因复位，又行开光，昨日天甫黎明，均往进香，迄至晚间，尚络绎不绝”。^③

千佛山会盛行于三、九月，设市开场与岳庙趵突泉无异，山上有龙泉洞观音堂，千佛寺，关帝庙，文昌阁，鲁班庙和舜祠等。“每逢清明节，重九节，游人络绎不绝，从南城外到山下，路旁茶棚林立，称为游历山最热闹的时期”，^④在1927年3月的庙会竟长达一个月之久，到1934年以后，三月间的庙会渐受冷落，只保留了重阳节庙会。欲知重阳庙会怎样热闹，有诗为证：

满城灰土是重阳。/似一群笑脸的泥鬼，/挤出城门，到山前/向千佛献媚。/拉车的喊得口干，/坐车的急得心碎，/大路当中，总在大路当中/扭着小脚怪疼的三抹。……山坡上满了香客，/山腰里满了香烟，/声声佛磬，/引起大家的诚虔。/顾不得潭身上的土，/顾不得数袋里的钱，/一声佛爷一声天。^⑤

九月是登高秋游的最佳时节，最初人们来此是专为登高、赏菊、插茱萸，后香客、商人、游人、艺人纷至沓来，逐渐发展成为集佛事、娱乐、物资交流、餐饮与浏览观光为一体的习俗活动，山会期间，有为祈福烧香的，香客众多，香火极盛，香烟缭绕。这是妇女参加公众活动的极好机会，许多年轻妇女由家人陪伴到“送子观音”面前祈求早生贵子，名曰“栓娃娃”，也有不少的眼疾患者，跪到“眼王奶奶”面前求医治病，以解除病痛。由于庙会期间看热闹、烧香许愿、参与游神的人很多，这就吸引了大量商人在这里摆摊设点，俗话说“七月的核桃八月的梨，九月的柿子来赶集”，城南山区的农民将柿子、核桃、山楂、红枣等贩至千佛山山会，会上有各种各样的柿子任人挑选，此时，卖山核的人也不甘示弱，他们投合赶会人要吃更要玩的心情，用尽脑汁，想出用细

^①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 第11编 山东·河南》，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12—13页。

^②《济南日报》，1936年4月5日。

^③《济南日报》，1937年6月4日。

^④陈博文：《山东省一瞥》，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1—12页。

^⑤李耀曦、周长风编著：《老舍与济南》，济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7页。

麻绳把山核穿成长长的一串，连成圈的办法招徕游客，儿童、青年买得一串挂在胸前，特别开心。千佛山会如此热闹，市民企愿取缔，统治当局意识到九月九日千佛山香火会，向来称极一时，于是在1929年废历九月九日，公安局对此种香火会，厉行取缔。然而习俗难移，“市民前往登高，及进香火者，仍络绎不绝。昨日为重阳节之第二日，南圩门外，仍是红男绿女，车水马龙，甚为热闹；因之千佛山香火，仍未少减”。^①

烧香拜佛以祈求神灵的保护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有时它与人们的生命财产相联系，每逢黄河出现险情，继而顺利化险为夷后，人们都要到大王庙去献祭，表示对神的答谢；有时它又是人们特定的精神依托，在大明湖北岸的北极庙内供奉着真武大帝，它披发，身穿黑袍，手里拿剑，两旁随从的塑像也都手执黑旗，在庙中央供桌上的西侧，有一具铁制的龟蛇合一的铸像，民间有传说，妇女用手摸了此铸像，就可以生男育女，特别是大明湖荷花节时，妇人们来此都要一试；^②有时它又是人们枯燥生活的调味剂，济南府学内祭祀孔子，是为文庙，诸神诞日的庙会活动成为民众的盛大节日，信仰便成为民众休闲娱乐的合理合法的借口。旧时每年二月和八月的上丁日（入月后所逢第一个丁日）即为孔子的祭日，每到此时，文庙内张灯结彩、鼓乐喧天，举行盛大的祭孔仪式。文庙紧靠贡院、各类学堂、芙蓉街，平日里许多学子及赶集的人都要到此祭拜。关羽以忠君、讲义气、守信用、行侠仗义而受尊敬，清代为加强精神统治特别敬重关帝，于是一般人也信仰关帝，济南各街巷多建有关帝庙。人们普遍崇敬关公，传说关公多次率阴兵保护城池，使人们免遭杀戮，故奉其为城邑保护神。于是年节便祭拜，属农历五月十三祭拜最盛，民间在这天焚香燃烛，供献三牲，举办庙会，演关公戏，观瞻之人充街盈巷，热闹异常。传说此日是关公磨刀的日子，如下雨，称作“磨刀雨”，如天旱久不雨，人们则向关帝神祈雨。平时人们有病灾，常去关帝庙祭拜，祈求关帝降魔驱妖。拜把子的人要在关帝神像前结拜，请关帝作盟证。^③

城隍是一个城市的守护神，是能够给城市带来平安和福祉的神，自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颁布诏书，令全国所有县以上城池都要建城隍庙，至清代，城隍崇拜仍沿用明制。明清两代府州县官员莅任，必先祭拜城隍神。^④城隍的祭祀被列入国家祀典，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由此地方官支持城隍神，市民视城隍为其保护神，城隍庙会遂成为济南城中规模最大的庙会之一，庙内有城隍老爷、判官和鬼卒的塑像，还有一尊城隍像、一顶蓝呢轿，是为专供城隍出巡的。

济南，山东省会，首郡也，庙建自洪武初，凡省臬贵臣、郡县长贰诸执事始至，一如令甲矢神曰：“所不恪共，神其殃之！”春秋有事山川社稷，载其主合食於坛；水旱

^①《山东民国日报》，1929年10月13日。

^②严薇青：《济南掌故》，济南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

^③济南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济南市志第7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0页。

^④杨巧灵、张斌宏、白红芳：《感受城隍庙》，《文物世界》2003年第4期。

疫厉寇青，则省臬大夫或巡抚命使辄督所部叩祷惟谨，盖视他府礼式崇异矣。^①济南城内，几乎是街街都有土地庙，社社都有关帝庙，城隍庙有督城隍、府城隍、县城隍三级，其中督城隍庙位于城东东华街，规模最大。府城隍庙内供济南府下属的十六县城隍及十司、牛头马面等，每年的春节、端午节、中秋都有众多市民来进香火，山东巡抚每年也为该庙拨香火钱。县城隍庙规模虽不及前两者大，但活动却是最为频繁的，范垌诗云：城南独肖县城隍，庙貌虽存祀典亡。赖有里人勤报赛，春秋时享效烝尝。（城东南玉皇宫东底配殿两楹，祀县城障神，祀典不载，志乘不书，惟附近居民按时醮奠而已）。^②不仅民众渴望参与，上层人士此时也加入到民众的娱乐之中，在重建府城隍庙时，当时的济南知府丁宝楨等大小官员都纷纷前来祝贺。

祈雨通常是在久旱不雨之时，遇大旱之年，当地官长率僚属和市民去城隍庙祈雨，仪式主要是“晒城隍”，就是把城隍请出来，放在院子里和百姓一起求雨，此时的城隍真是受苦不堪，它会一直呆在太阳底下，直到有一天“显灵”降雨才能复归神位。时逢干旱，当地官员及庶民要到龙王庙祈雨，各家在门口供龙王牌位，祭奉时在香炉旁设一插柳枝的净水瓶。家中有水井者，有的在井旁设龙王神龛，并写有“井泉龙王之神位”的牌位，过年第一次取井水要烧香焚纸祭祀后再汲水。因为水与人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民间无不信奉，而济南又为泉城，诸多泉水旁，多建有龙王庙，为坐北朝南的小石庙。泉城中以挑水卖水为业的人，尤其敬奉龙王，年节或旱年必拜祭之。^③求雨的行为发生在多种庙宇，求雨的形式无统一的规定，也无需对某一特定的宗教信仰表示忠诚，求雨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重要的是它能吸引大量的观客，成为一种大众性质的娱乐方式。祈雨并不是特定阶层的活动，干旱之时，全城上下，都将它作为拯救水火的寄托，不只是普通市民，统治阶层也醉心于此，“入夏以来，天久不雨，干旱异常，昨日（三号）警察总局特出布告祈雨，自三号起至六号止，共祈雨三日”。^④此时的求雨带有很强的封建迷信色彩，不仅无济于事，很大程度上渲染了恐惧的氛围。

寻常时节，举行的是城隍出巡仪式，每年的“三真节”（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和十月一），把城隍神像抬出来，进行阴司巡察，谓之视察民间疾苦。轿前列旗、锣、伞、扇等仪仗，并有多人扮成鬼卒、无常，列队绕行城关各主要街道，聚观者甚众。《济南采风记》中记载了城隍出巡时的盛况，“清明日、中元节、十月朔，为三冥节。城隍出巡，仪仗甚丰。妓等白衣白裙，手捧链索，扮作女囚，若戏中所演之苏三者，乘敞轿随行，谓藉以诚除罪恶，殊属可笑。”^⑤一首竹枝词也描述了这一活动，“三节城隍亲出巡，拜香烧臂意偏真。不知愚子缘何事，铁索银铛仿罪人”。当然，市民中也不乏虔诚的信

^①张华松、赵钟云等校：《历城县志正续合编 第一册》，济南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2 页。

^②张华松、赵钟云等校：《历城县志正续合编 第一册》，济南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71 页。

^③济南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济南市志 第 7 册》，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10 页。

^④《济南日报》，1928 年 6 月 4 日。

^⑤胡朴安编著：《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09 页。

徒，仪式是他们精神的寄托，出巡时，“城隍老爷”坐在架子上，脚下踩着一个绿色的小石狮子。大人小孩常常俯下身给这个小石狮对对眼，据说这样一年内不害眼病。待到中元节时，城隍出巡之景况，极为热闹，神坐花轿，众护之巡行街市，锣鼓开道，旗伞前驱，所过炮声隆隆，神威凛凛，观者填街塞巷，肩摩踵接。神驾至北门外，晚间转回，灯火齐明，照耀满街，俨如白昼。其可笑者，城隍面上，晚间因灯火照耀，反射红光，迷信者遂诣神酒醉而回。据说城隍享有“半副签驾”待遇，因此出巡时轿前有金瓜、钺斧、“肃静”、“回避”牌，鸣锣开道。神像前有两骑高头大马、身背黄包袱、戴长尾锥的“报马”，各种旗、幢、宝盖拥簇着神像，后面紧跟着黑、红两个泥塑小鬼。手捧香盘的男女居士、身披袈裟的僧人、手捧冠袍靴履的善男信女，浩浩荡荡列队而行，人们争相观看，万人空巷。^①

2、酬神唱戏

庙会的内容丰富多彩，除神像出巡是一项吸引人的娱乐活动外，酬神唱戏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庙会期间，城乡民众不远数十里群集蜂拥，前来观看。这观看的是扎彩棚唱大戏的、说书的、打把式卖艺的。艺人们也趁此良机登上庙会的舞台——戏台，他们在都市生活交响乐中开始了一天的表演，戏台是城隍庙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和乡村中并不具备面积较大的中心广场，其庙会及娱神活动的集聚中心，就是各地的寺庙所在。为了便于举行庙会活动，在中国传统的寺庙之前，往往有较大的空场，在庙门或正殿对面，又往往建有戏台。^②过去济南旧城共有八座著名的戏台，其中督、府、县城隍庙就各占了一座。督城隍庙的戏台是最精美的一座，民国时期，还有很热闹的演出。酬神唱戏是庙会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以酬神还愿为名，雇请戏班，达到既娱人又娱神的目的。

最初演戏是敬神的内容和手段，人们认为神爱看戏，爱热闹，便以娱神为目的为众神演戏，更为娱人，演出的戏目可免费观看，过去城隍庙戏台主要是为求雨还愿，在春秋时节以及庙会期间，一般都要唱上一至三天。最热闹的是阴历五月十一，据说这一天是城隍爷的生日，所以要开戏三天以示庆贺，周围群众竞相涌来看戏，十分热闹。^③庙会上的娱乐活动还有很多，诸如高跷、秧歌、旱船、杂耍等。每年，进入夏历九月不久，就有从全省一些地方，甚至全国一些地方来的艺人会聚集在南坪子门外大片空地上，有马戏团、杂技团、地方剧团、变戏法的、练武术的、说山东快书的、玩猴的、耍狗熊的等等，应有尽有。他们各圈地搭席棚围起来，留一出入口，卖门票收钱。规模大小不同，席棚也就有大有小，总数至少有几十座。在夜里有没有“夜深千帐灯”

^①张继平：《泉城忆旧》，济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②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7页。

^③张继平：《泉城忆旧》，济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的气派，我没有看到过，不敢瞎说，反正白天看上去，方圆几十里，颇有点动人的气势。^①

庙会期间，利用庙前空地搭台唱戏更能吸引路人驻足围观，“元旦至初一的南关岳庙，多隙地，陈各口具若都门之庙期，更有戏台三四处，金鼓啁嘈游人杂沓，伎等邀口姊妹结伴偕行，绕遍回廊，莲钩懒步往过剧场小憩，薄暮方归”。^②其中最为诱人的是因势地利扎戏台演戏，北极庙在大明湖北岸，三月三庙会唱二天大戏，戏台搭在水边。有些画舫，小艇。男男女女就在船上，听戏看戏。千佛山山会期间唱戏的不乏名人，“丙子（编者注：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上元后五日，邑之千佛山开市会，大妮就其中设雅座，遍招所与欢者来，度曲永日，极尽所长。立而观者几天无余地，识与不识，鲜不欣欣然称大快。未一月，则已嫁去，两妹亦相率脱籍，一曲轻歌”。^③传说东岳大帝掌管人的生死，平时老百姓经常会烧香磕头，到了春节，甚至一些中、上层人士也来庙烧香。清人王德容《历下竹枝词》中就有“已过腊除消百忧，衣冠岳庙且闲游”的诗句。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东岳庙会，一些达官贵人争相到庙里祈福、朝拜；普通百姓也趁此专赶庙会。吕祖庙的戏台是吕祖庙会期间戏班演唱大戏助阵庆贺的地方，演戏时，在街面以北的空场子里，摆有八仙方桌一溜，后面是靠椅，这是道士们相邀的头面人物坐席，并有茶水瓜子招待，其后及四周，则是众多拥挤挨站的人群了。有时街面上也拥站着不少人看戏，但多是小孩们。^④

（二）药市会上的休闲与娱乐

1927年的《济南快览》中记载：“济南人民多信中药，故中国药室尤为发达，几无街无之；夏历三四月之交，趵突泉且有极大之药市，南北各省药商，多皆趋之。”最初在趵突泉前街西头有药王庙，庙里供奉着药王，每逢农历正月初一和药王生日，市民纷纷前来上香烧纸，以求消灾祛病。虽然药王庙是活动的中心，但这类活动又决不局限于庙宇当地，它在空间上是开放的，从药王庙一直延伸到附近的主要街道。随着赶会的人数逐年增多，赶会人众有碍交通，遂到民初，药市会会址便开始由趵突泉前街向东转移到山水沟街、三和街和南券门巷几条街巷，逐渐成为以药材交换为主的集市，药王庙会由于在药王庙附近而得名，而庙会的规模超出了集会，两者相得益彰，形成“庙市合一”、“前市后庙”，市肆繁盛，人头攒动。

关于药王的传说有几种，一说神农尝百草创医药为药王，一说扁鹊为药王，一说孙思邈，传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为药王孙思邈的生日，也有说是扁鹊被害之日，虽然对药王说法不一致，但是人们对把它作为精神的寄托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相信会得到神灵庇

^①季羨林：《季羨林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②孙点：《历下志游》，清光绪间（1875—1908），上海申报馆。

^③同上。《老残游记》中将王小玉（白妞）的说唱艺术作了细致的刻画，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犁铧大鼓这种说书形势也因此声名鹊起，殊不知郭大妮才是这犁铧大鼓的创始人。

^④秦一心、宿霞、孙竹兮主编：《济南老街史话第3册》，黄河出版社2007年版，第830页。

佑。庙会的日期是确定的，一般以神诞日或神忌日为标准，会期一般 10—15 天。在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每年都会赶药市会，在 1932 年《华年》上记述了这个药集：“今年的药集是从四月廿五日起，一共开半个月——有人说今年只开三天，中国事向来是没准儿的。地点在南券门街与三和街。这两条街是在南关里，北口在正觉寺街，南头顶着南坪子墙。”药商药农、购买者和游客构成会期人群的的主体。三四月间正值春暖花开之时，是踏青游春的好时节，在药市会上看戏、游玩是多数市民娱乐休闲的首选，当时还流传着“逛了药市会，一年不生病”的谚语，因此赶会的人山人海非常热闹。不仅药王庙煞是热闹，三月间春风和暖，花草纷菲，蟠桃圣会，阴历三月三日，城西北的药山，照例举行山会，今岁仍按旧历办理，并演戏以助兴，昨日虽大云阴雾，附近各村，男女老幼，前往者颇多，一般善男信女，纷向庙中进香，故香烟缭绕，纸灰纷飞。^①

庙宇本身是宗教活动的场所，来者首先是香客、信徒，他们主要是进香许愿、求医治病、烧香还愿的，每到这一天，照例要在药王庙举行庙会，香火十分旺盛。来自全国各地的药商、市郊的药农和众多香客都携带香烛、纸箔到药王庙来烧香祭祀，祈求这位行业神保佑他们生意兴隆。而药商、药农们也不忘生意经，就借祭祀的机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中草药在此出售交易，逛药市会的远近游客，供应饮食的商贩，挤得各街水泄不通，此时赶会的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达万人之多。《济南日报》一则新闻报道了这种盛况，昨（十七）日，即旧历四月二十八日，为药王圣诞日，昨日天甫黎明，本市各药栈药铺，均派人赴趵突泉前门，药王庙中拈香，自朝至夕，络绎不绝，庙中香烟缭绕。纸灰纷飞，极一时之盛，本市各药店，一为纪念药王，一为号召营业，均半价出售一日或三日云云。^②草纸是会场上的抢手货，据说药会上买来的草纸不仅不会染病，而且还有止血消毒等疗效。此外，因病前来许愿的、还愿的络绎不绝，他们在药王面前虔诚祷告。

药王庙会作为专门性的庙会，当以药材为主要买卖商品，明末清初，济南商业发达，中药行业兴盛，有“五大药栈”和“八大药局”，清代中叶以来，济南又是中药材的一大集散地，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药材资源，使得各地药商云集，除省内药农、药商外，还有冀、豫、皖、东北各地的药农药商，赶会者上万人。前来买卖药材的药农、药商可达上千人，成交中药材六、七十万斤。^③药会附近一带租赁民房住宿存货，附近居民在药会期间，多设法腾挪房屋，供给药商临时租用，以三和街为中心的十多条街道上的空闲房、棚子、院子都被买卖药材为主的客商租赁。在药市上成交的主要药品，以山东各县所产药材为主。其次为河南怀庆货占多数，主要有生地、熟地、牛夕、天冬等。河北

^① 《济南日报》，1937 年 4 月 14 日。

^② 《济南日报》，1937 年 6 月 18 日。

^③ 中共济南市委统战部，济南市档案馆编：《济南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文献资料选编》，济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01 页。

祁州药商来推销的药材有甘草、黄花、黄芪等，还有各种膏丹丸散，各种腊皮充广丸药也占很大数量。济南出产的一些成药，如千芝堂的保坤丹、至善堂的朱砂膏、风生堂的坎离砂、回生堂的狗皮膏等，销量也不少。以上药材大部分销售给东北药商，像全蝎、柏子仁、金银花、生熟地、怀牛夕等；一部分为上海、宁波及本省胶东各县药商所购去。

①

商人纷纷云集的药材大会是他们做生意的大本营，一般人心目的药市会却是这样的：儿童们喜爱看唱戏和耍货的，少女、少妇们购置点装饰品、小杂货，心灵上能够得到愉悦和安慰。唱戏是酬药王神的主要内容和手段，庙内的主持也趁此雇戏班演戏，以助声势。每年药会期间，药王庙前有戏台，药王庙外偏东 10 余米处路南，分上下两层，块石基座，顶为青瓦飞檐翘脊，下层高约 3 米，西侧筑有石阶，拾级而上可达上层，庙会期间请来戏班，在这里唱大戏数日。^②在戏台周围看戏的更是人山人海，早期由官府派各戏班轮流演出，以后由庙内香火费中拨出一元钱来交付戏价。参加酬神活动的主体仍然是平民百姓，他们对庙会上各种曲艺和游乐节目更为动心，戏台前面一般都有空场子，在唱戏之余，民间的一些木偶戏、驴皮影等也粉墨登场，吸引着大人、孩子的好奇游玩之心。药市会上游玩的场面至今让许多老人记忆犹新，记得童年时，每逢暮春三月，最让我高兴的便是跟祖母坐洋车夫逛药市会了。洋车一穿过南门城洞便停下来，祖母领着我向南步行，离三和街还远就听到市声喧闹了。吸引我的是那些玩具摊。有几种玩具，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有趣。在药市会上，我几乎每次都能见到后街的孙拐子在卖泥人。我常去后街看他捏泥人。^③

药王会期交易市场以三和街为主，并辐射到十数条街区，山水沟大集也成为药市活动的范围。不同的是当年济南的山水沟素常有大集（又称趵突泉集），最初的山水沟集被称为“破烂市”，是由济南周边四乡的穷苦流民驻扎，靠经营小本买卖起家，后来才逐渐形成店铺，发展到中药材交易。当年老舍对山水沟集印象深刻，“山水沟的‘集’是每六天一次。山水沟就在广智院的东边，相隔只有几十丈远，所以有集的日子，广智院人特别多。山水沟集上卖的东西，除了破铜和烂铁，就是日本瓷、日本布、日本脚皮鞋。买了东洋货，炎黄帝子孙乃相率入西洋鬼子办的社会教育机关——广智院。^④每逢农历每月的初二、初七日为集日，而四月二十前后则是“药庙(市)大会”。此时，集市和庙会合二为一，每至庙会，山水沟及其附近的三合街、南券门巷，便是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卖各种吃食的叫卖声不断，说书、唱小戏、变戏法的也赶来凑热闹，可谓商贾

①山曼主编：《济南城市民俗》，济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6 页。

②乔润生：《漫话济南的药王庙会》，《民俗研究》2000 年第 4 期。

③张稚庐：《老济南的那些事儿》，济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8 页。

④秦一心、宿霞、孙竹兮主编：《济南老街史话第 1 册》，黄河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6 页。

云集、游人毕至、盛况空前。^①

“每值二七山水沟有集，沿街布摊售旧物，价更廉，惟须在晨间方得妙品”。^②每逢集期的黎明时分，背驮肩挑大包大篓的人流，即蜂拥而来，当地妇女、老人，找一个角落或偏僻街巷，解开包袱摆个小摊(大都是卖自家的旧衣服及自做的针线活)，人们习惯上称此为“自卖头”，多是小本的买卖，以补贴家用之不足。中心地区三和街“当央”多是“换洋火”的担子和卖旧货的，他们以此为生。作为城市中的集市，不仅有生活日用品，还有许多精神产品和消闲用品，杂货摊鳞次栉比，土产洋货、旧书古董比比皆是；还有打拳卖艺的，占卜算卦等三教九流混杂其中。天放大亮，南来北往的行商、市民、文人、收藏家等，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时京津沪的文物商和古董贩子也在这里徘徊，这些外来的商贩，济南人称他们是“古董客”、“古董鬼子”，他们经营有方，眼力过人，鉴赏力强，对破烂摊上出现的善本古籍、字画、古玩、文房四宝、湘绣、韶皮、古墨、印泥等“奇货珍品”，多会欣赏，尽由挑选，相中再还价购买。^③就连洋人也在站在地摊上拣古寻旧，搜罗珍奇，什么估衣戏衣、旧画古玩、坛坛罐罐之类的，无所不好。逛山水沟集市的人不仅要眼力好，而且要有充足的时间和闲情逸致，在山水沟赶集的是时间上自由的人，他们似乎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在这里悠哉，山水沟的书摊深得知识人士的赏识，“山水沟集和芙蓉街的龙神庙，是常有破书出卖的不过在时间上不自由的人，是没法观光了”。^④旧货集市上不乏珍品，出现过珍本旧书、古字画、古瓷器、湘绣、苏绣、破了盖的古印泥之类，价格十分低廉，老舍就经常到这个地摊儿上转转，买些便宜而有用的旧书，

三、街头巷尾

街巷是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是城市文化的汇集地，它不仅承载着城市的精神依托，而且诉说着城市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两千年前的蚂蚁窝和今天的蚂蚁窝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两千年前的城市和今天的城市不可同日而语。若要了解真正的济南社会生活，就要走进街巷空间，因为济南大部分的居民就居住在这大街小巷之中，广大街巷居民的生生息息形成了城市生活的基本节奏。这里的街巷不像现在的高楼大厦显得那么不近人情，纯正的民风，淳朴的人情可在小巷中得到验证：街巷承载着居民的喜怒哀乐，是他们在岁时节令等特殊日子举行庆典仪式的场地，到时总会吸引大量观众；街巷也是他们在周而复始的辛苦劳作之后，获得休息放松的清幽之处。

^①李耀曦：《品读济南》，济南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70 页。

^②《紫罗兰》，1927 年第 14 期。

^③秦若轼著，高凤胜主编，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旧济南遗事》，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9 年版，第 83 页。

^④《大风》，济南大风社 1941 年第 5 期。

（一）岁时节令的庆祝场所

1、春节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进行娱乐和社会交际的重要日子，是约定俗成的以祭祀、娱乐为主的特别时日，人们对农历新年是极为重视，节日期间极其隆重的庆祝活动加强了春节浓厚的娱乐性。顾颉刚在自己还是小孩的时候，每逢节令，吃到许多特别的食物，看到许多新奇的东西，尤其是大家穿了新衣裳，红红绿绿的走着玩着，满觉得自己是被一种神秘的快乐的空气包裹了，这种快乐仿佛是天上的仙女散下来的，充满了高贵而又温和的一位；又仿佛这些花样是天上规定的了，有不能改变的意义。^①春节期间人们喜欢在街巷活动，喜气祥和充斥街巷。清人王家相有一首《济南迎春词》道出了热闹的场所：辛盘未荐气先和，箫鼓声中百戏多。童子双丫牛两角，夕阳短笛唱秧歌。

春节临近之时临街店铺遍布大街小巷，西门外开始形成一年一度的年货市场，货物齐全。西门桥向西，直到城顶都成了闹市，商家们忙着一年中生意最兴隆的时候。腊月二十一过，人们便开始忙碌，从这些店铺中购买节令时物来准备过年，虽正值隆冬，节日的欢愉却远胜过凛冽的寒气，一位来济南的游客刚巧赶上济南的新年，顺便就在商埠一带瞧瞧热闹，在那棋盘似的“经 X 路”“纬 X 路”上兜了几个圈子。大街上和大商店里都堆满了人，大家都是赶元旦日来乘兴游耍的。我们在人堆里混了一阵，那场面是够热烈够闹忙。^②腊月二十三是“辞灶”的日子，节前几天街上就有了“请灶王”的，就是卖灶王水印画像的，今则多以二十三为送皇日，关于祭龙王是夜焚香燃竹，祀以口糖全字叩拜，后即扎一纸马，以便龙王乘座。^③节日总是夹杂着宗教崇拜仪式，济南市民对祭祀祖先十分看重，而且这种信奉生生不息，传承性和延续性极强，自 1840 年的《济南府志》记载：元旦，味爽设香烛牲醴祀神祇祖先，家人称寿食水饺，及旦戚里相贺三日遍谒神祠，宴亲友。到 1934 年“市民多重废历孟春元旦味爽，设香烛纸宝牲醴祀天追祭祖先，家人呼称增寿，翌晨戚里相贺，三日后互宴亲朋友谓之年酒”。^④

放鞭炮是节日里重要的娱乐，除夕爆竹之声，达旦不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正月初一作为一年之始非常隆重，年节拜贺，亦同他省，虽雨雪亦不稍止。这天天刚亮家人们便开始互相祝福，晚辈给长辈、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互相走访拜年，众多商家店铺的经理掌柜，也做些应酬式的走访拜年。具体的行动是：正月初一日，五更时，各家起，悬天灯，点爆竹，设香楮，备牲，衣盛服，祀天地，祀祖先，遂乃拜父母、尊长、其他族家。街居亦互相拜

^①顾颉刚：《论中国的旧历新年》，东方文化供应社 1970 年版，第 1 页。

^②《旅行杂志》，1941 年第 2 期。

^③《济南日报》，1937 年 2 月 4 日。

^④罗腾霄：《济南大观》，济南大观社 1934 年版，第 32 页。

贺，初二、初三日，再往亲家拜贺。^①初一早晨，天蒙蒙亮，即有人高声唱喝，挨家挨户送一束柴、一担水，称之为送“财水”，各户人家闻声则欣喜纳之，并回赠一些钱财，谓之“迎财水”。因为平日忙于生计，只有这时才有闲暇纯为游玩的走街串巷，通过这种相互间的拜访，加深了市民之间的感情，拜访之时举觞欢宴笑语盈堂，游玩街市竟日不绝。济南的春节最热闹的地方要算商埠的纬四路，城内的院西大街同西门外的估衣市街，纬四路是商业的中心区……院西大街是灯笼大本营。^②山东邮务管理局全体职员，为庆祝新年元旦节，特定于二十四年一月一日，假座纬三路北洋大戏院，开垦观游艺大会一日，除演唱国剧外，并表演国术，及各种游艺。初一过后，各行各业的人便开始为自己的生意筹谋，1937年2月20日《济南日报》上就有民生银行行员在俱乐部举行新春联欢的报道，本市民生银行为省府举办之唯一金融机关，近年来服务社会，调剂金融，其成绩显著而信誉且孚，兹以值此春光明媚之际，万象更新之时，该行行员为联络感情起见，特经择定下午五时假座商埠小纬二路南首银行俱乐部，举行聚餐，到有该行高级职员数十人。同年3月又有一则《财神祭日 钱业工会昨日演剧》的报道：本市钱业公会以昨（十六日）即阴历正月初四，每年按例于是日演剧以资庆祝，昨（十六日）上午十时，假城内高都司巷福德会馆演剧一日。当局为点缀春节，不禁鞭炮与彩灯，已在街上游行，锣鼓喧天，游人塞途，致马路上热闹异常云。不仅如此，政府还提倡新型的体育竞技运动，近人每逢春节，常举办竞走比赛，……时间亦怕在三小时以上，比赛时，万人空巷，盛极一时。

从初一开始闹新春，一直闹到正月十五，持续数日之久。正月初五一过，便开始为元宵做准备活动。新年未到之时有人预测届时各处灯花庆祝，五光十色，见者目眩，际斯疮痍满目之秋，……一般人尚粉饰太平，良可慨也。与同事数人，于元月团拜后，作曲巷之游。^③玩龙灯的、玩四蟹的、跑旱船的、踩高跷的民间扮玩活动也都自发地组织恢复起来，都想趁着这个机会尽情的玩个痛快，这天观花灯看高跷，四乡高跷队进城，满大街连跳带舞斗高跷，家家店铺和居家门前大红灯笼高高挂，大人欢腾小孩雀跃。《商河县志》记载城里“跑十五”盛况：举国纷纷兴若狂，新正十四挂衣裳，明朝但愿无风雪，尽力逞才闹一场。“是日，上女云集，途为之塞，自晨至暮，络绎不绝”，“里人行户扮渔读耕樵诸戏，酒筵悦歌竞为欢会，凡三夜”。^④

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分别为春季、秋季、冬季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故又有“三元”之称，即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因元宵是上元之夜而得名，正月十五日为元宵节，如果说春节是一台由家庭向乡里街坊逐次展开的社会大戏的话，那么元宵就

^①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 华东卷 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②《济南日报》，1937年2月9日。

^③《济南日报》，1928年1月1日。

^④赵钟云等编：《济南民间歌舞》，黄河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是这台大戏的压轴节目,因元宵节的主要活动是观赏灯火,所以又称灯节。1934年的《济南大观》描述了元宵佳节的盛况:孟春之月十五日谓之上元佳节,市民多以元宵祀神祭祖,故曰元宵节,晚间通衢悬灯结彩,五光十色,市民假办种种游艺,锣鼓喧天,游行市面,并燃放鞭炮花筒烟火,虽然全国各地赏灯的起止日期略有出入,有的三夜,有的五夜,有的甚至长达十夜,赏灯的活动却必定都有,在济南上元灯市,自十三起至十八止,隔五六家即安一灯架,高约丈余,或嵌玻璃或糊纱绢彩画,各剧谓之灯牌楼,街衢垣如白昼,诸伎艳装乘舆出台……皆当门藉,灯月之光助脂粉之色备极娇艳,游人过此趾为之停,甚有拥挤至一无所见者门外之遗簪坠履则又不规凡几矣,每夕必过三鼓始散,惟元宵则往往达旦。^①又有孔尚任《元夕踏灯词》:传柑席罢月初升,扶下灯楼十二层。不识广寒宫里路,满城人转一轮冰。元夜花灯之盛,参与范围之广实属奇观,自芙蓉馆而南至横街,东西数里,皆灯也。先东向过抚军、郡守二署,灯参差,若繁星,若列炬,若繁旒,各异光引满,大小随之。鼓吹、烟火当其冲,鱼龙抵戏,婆娑跳舞,络绎不绝。月晶晶,灯籽籽,语笑声近沸沸,远杳杳眇眇,人不得语,语不得闻也。演钟馗骑牛背自南巷出,一小儿,五六岁,金冠赤鬚。摇便面众,屑屑撝之,简庵庵春灯谜。跳神跳鬼跳狮猱句为一笑。夹路檀板箫管簇,簇火毬毬荧荧,众引望如注首鹄,因过七忠祠,出泺源门。^②乾隆《历城县志》中也有记载:元夜,通衢张灯,放花炬,男女群游,谓之走百病,过桥,放河灯。走百病的活动通常是在北极阁进行,是日游人甚众,藉以禳解灾疾。

济南地区的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市民和农户终日劳作,只有到了节庆时分才会有时间休息一下,娱乐一番。普通大众在享受着年节文化的同时也表演着民族的节日文化,虽然市民中的艺人在节庆中仍要准备表演等活动,但他们表演的同时也是一种享受。民间艺人刘永庆(生于1922年)从小酷爱民间艺术,从7岁开始就扮演“龙虎鹰熊彩云灯”舞中的角色“小虎”,30年代初沃家庄首创“猫蝶富贵”灯种,猫蝶是耄耋的谐音,有祝人们长寿和富贵之意。每年春节到四乡演出,后北坦每年也演出这一种。1934年北坦成立“济南市第二国术社”,招集当地青年三四十人,每晚在庄东头关帝庙(现忠义街)内习武,备有器械刀、枪、剑、朗等,每年春节期间,加入“猫蝶富贵”灯会行列一同参加演出,武打场面颇受群众欢迎。^③民间歌舞是为灯会添彩而举办的,最惹人瞩目的当属元宵佳节的灯会。在济南最有名的彩灯有两处,一是大明湖,二是趵突泉,据刘永庆和素金祥老人介绍:大明湖的北极庙、铁公祠历来是元宵灯会的欢聚之地,当年沿湖居民善舞13节龙灯而闻名泉城,大明湖的龙灯有自己的特点,远处一看就知道:龙头比别处的大,由几个壮汉轮换,舞一圈换一个人;龙身13节,代表12个月,加一个闰

^①孙点:《历下志游》,清光绪间(1875—1908),上海申报馆。

^②毛承霖:《续修历城县志(一、二、三、四、五)》,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3003页。

^③赵钟云等编:《济南民间歌舞》,黄河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月,比别处长。出龙灯的第一天,有个简单的仪式:先在北极庙前湖边广场舞上一通,谓之开光;第一个阵式是龙戏水,代表龙吸水;第二个阵式是四门斗,代表吸上水的龙喷四门。龙是水神,北方属水,故首先面北喷北门。而北极庙的玄武大帝,也是镇北方,主风雨之神。所以每次出龙前,舞者还在北极庙前烧纸,默祷演出顺遂平安,并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然后,先在本街坊演出。^①一年一度的趵突泉灯会也是独具匠心,各式各样的花灯、鸟兽灯、走马灯、谜语灯等处处辉煌,观灯人群熙熙攘攘,欢声笑语。这种大规模的庆祝典礼,锣鼓喧天,人声鼎沸,火树银花,烛光映天,实在是狂欢之夜,元宵的锣鼓、灯火、游人共同编织着元宵的良宵美景。

1928年的元宵节因为天气骤冷,各处彩灯,半皆畏缩未出,虽然不及往年热闹,但也有几起高跷,四蟹灯,锣鼓喧天。在马路上点缀着,颇也不闲寂寞,我因好玩的心胜,便随在一起高跷后边,不知不觉,来到公园门口东边。^②1937年《济南日报》上也登载了元宵节锣鼓喧天、炮竹震耳、人车塞满的情形:旧历年甫渡,元宵节又临,今岁因当局不禁止灯彩,故较前二年深为热闹,昨日为旧历十二日,各处彩灯均以到齐,游人拥挤争观,记者特沿二大马路,巡礼到西门一带,兹将所见分至于后:

每有彩灯一至,各商号争放鞭炮欢迎,观众则拥挤满路中心,汽车人力车亦被阻于途中,无法前进,公安局为维持治安,加派警士维持。^③

2、清明节

对于传统社会的民众来说,春天是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时节,明清以来,每年立春之日都在长盛街的迎春庙举行打春牛的仪式。届时候用纸扎一头黄牛,历城县官手执春鞭打牛,并且口念诵词:“一打,风调雨顺;二打,地肥土暄;三打,三阳开泰;四打,四季平安;五打,五谷丰登;六打,六合同春。”鞭打完毕,人们便将春牛和耕犁一块焚烧。节日归根到底是民间的,鞭打之时,农商百艺咸持器以走春。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修《济南府志》中说:“凡立春前一日,行府率士民,具春牛、芒神,迎春于东郊。作五辛盘,俗名春盘,饮存酒,簪春花。里人、行户扮为渔樵耕读诸戏剧,结綵为春楼;而市衢小儿,着彩衣,戴鬼口,往来跳舞,办古人乡之傩遗也。立春日,官吏各县彩杖,击土牛者三,谓之鞭春,以示劝农之意焉。为小春牛,遍送缙绅家,及门鸣鼓屈以献,谓之送春。”^④

当春风吹到济南城畔,天气逐渐变暖,草木繁茂之时,像清明节的踏青、插柳、放风筝、荡秋千等许多节日本身就有娱乐性质,人们相约到户外活动,市民们能主动追求身心的快乐,积极参与这种节俗活动,尤其是专门的娱乐性活动。《历城乡土调查记》

^①山曼主编:《济南城市民俗》,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

^②《济南日报》,1928年2月7、18日。

^③《济南日报》,1928年2月23日。

^④山曼等著:《山东民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载：“清明节前后，游人遍野，名曰踏青。”这样的节日里，活动几乎都是在户外举行的，场所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更广泛的人群参与性，节日的热闹程度可想而知。每逢这天人们聚亲约友，扶老携幼，到郊外游玩，一首竹枝词描述了这项娱乐活动：三月踏青下院来，春衫阔袖应时裁。折花都隔山前雨，直到黄昏未得回。宋恕在1908年的清明日从泮源桥外踏青回，群入纯阳观里来，次日出岱安门，看到神币焚时灰作蝶，随风乱杂纸鸢。

清明节前一日为寒食佳节，居民于门前，插柳枝，因民间文化有很强的复合性，寒食节仅在清明节前一天，两者的习俗就有很多共同之处，民国四年定为种树节，是日各界赴指定区域，植树藉以提倡造林观念，此三日内市民手执牲醴，赴祖莹行扫墓礼，并有以是期覆土于墓者藉赴野外踏青纸扎风筝，放于空隙。^①每到清明时节，济南的城乡都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同时民国政府要求这天祭奠烈士，“总指挥部于今日在琵琶山下致悼阵亡骑士，又本市居民，亦于今日赴郊外扫墓”。^②清明节这天，济南居民也都在家门口插柳，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届时妇女儿童头戴柳枝、柳球，农谚有“戴个花活百八，插根柳活百九”，《济南府志》岁时民俗中载：“上巳”踏青。“寒食”祭墓，标纸钱，增新土，作炊饭。折柳插门，女为秋千戏。春天是柳树发芽的时节，人们利用了这种自然季候的特点，又有合理的精神寄托：插柳可以避鬼明眼亦可免毒、驻颜。

清明时节，在济南城乡，还流传荡秋千的习俗。清明荡秋千的活动随处可见，杜甫《清明二首》诗云：“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风俗同。”阳春三月，春风送暖，“好柳插户，架秋千为儿女戏”，相传此项活动是从宫廷中传入民间的，这天，男女老幼身着新衣在街前广场立木为架，上架横木，下悬二绳，绳下横系一板，人在板上可坐可立，手握两绳可前后上下飘荡，极富乐趣。东府盛行秋千，是日皆艳妆结队出游、打秋千，谓之踏青。此则戏而近古者。^③

除荡秋千外，放风筝也是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俗语说：“正月灯，二月惊（蛰），三月满天飘风筝。”自所谓太极拳正宗褚民谊先生，提倡放风筝，如是每届清明节前后，自首都的雨花台，以迄于各省市，都效法起来。济南自然也不例外。当“天气亦转暖和，南郊一带放风筝”，颇多。^④在南关一带也流传着放风筝的一段顺口溜：“三月交节是清明，兄弟两人去踏青，稍带一齐放风筝。出了大门朝南走，拐了个弯蹿向东，不大一会到南营。……。”每到清明前后，大明湖湖民会集体放一种大风筝，这种风筝可以是龙行的，也可是七角形的，到了适合的天气，由几十名小伙子抢着风筝，推着用粗麻绳缠成的巨大线滚子，男女老少簇拥着，到东门外的漫坡上去放。放大风筝要选一个好指挥。

^①罗腾霄：《济南大观》，济南大观社1934年版，第33页。

^②《济南日报》，1936年4月5日。

^③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09页。

^④《济南日报》，1937年3月27日、28日。

起着大风, 30—40 个棒小伙一起放。风筝放起来时力量很大, 如果躲闪不及, 太长尾巴能把人卷到空中。那时, 城内没有高楼, 老远就能看见天上的风筝, 观者甚众, 场面像飞行表演。^①

3、中元节

七月十五是中元节, 亦称鬼节, 各地都有, 在这天举行的供奉神佛仪式以及僧人超度亡灵的法会是为盂兰盆会, 按佛教传说, 释迦弟子目连见亡母在饿鬼道中受苦而求师解说, 释迦告诉他须在七月十五日备百饮食, 供养十万僧众, 可使其母解脱。此后逐渐演变为孝敬父母的盛会, 同时是超度亡灵、祭奠去世亲人的日子, 城乡居民一般于此日备纸香、包水饺, 作为供品上坟祭祖, 农村插谷穗、高粱穗于门, 以示让祖先看到年景丰收。除施斋供奉外, 还要举行诵经法会和放灯烧法船等宗教仪式, 徐倬作《盂兰盆会歌》: 城头鼓角吹遥空, 沈沈月色来阴风。阴风淅沥纸钱飞, 金山银山光闪红。道场净洁大欢喜, 撞钟伐鼓声隆隆。声隆隆, 灯灿灿, 千盏万盏莲花散。莲花散成般若台, 欲泛慈航登彼岸。啾啾众鬼泣荒邱, 栖苔附草招同伴。魂来风月明, 竹枝满地谰影横; 魂去风月落, 森森夜色转萧索。^②为应时景, 七月十五前后, 济南各剧团多上演《目莲救母》等剧目。

稍有差别的是济南的盂兰盆会是在七月三十日这天, 各庙邀请善男信女, 集资扎船, 订朗诵经, 燃灯焚船, 以度孤魂。是日大明湖中游入届集, 船只增价, 为游大明湖赏荷花最终之日也。十五这日南门外“东岳庙”和五路狮子口的“全真观”规模最大。东岳庙是济南道教活动的重要庙宇之一, 庙内道士多时有近百人, 道士们设坛打醮, 满院香烟缭绕, 一些达官贵人争相到庙里随喜、祈福、朝拜; 普通百姓则多为赶庙会而来。^③为表示虔诚, 有的人家要烧上大批线香, 沿着院内墙根和甬路一根根地插在地上, 有的则放河灯以超度亡灵, 清人王培荀的一首竹枝词记载了为儿女祈福、为亡灵超度的情形: “曲水东头汇泉寺, 女儿一岁一焚香。秋来又是盂兰会, 打点灯船上道场。”

盂兰盆会最壮观的景致要属放河灯和烧法船了, 本属宗教的节日, 却渐渐变为民间节日, 成为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活动; 本属祭奠亡人、祈求保佑的宗教活动, 逐渐发展为大人、儿童的娱乐活动。“法船”在佛经中经常使用, 比喻佛法能使众生渡过三界生死轮回之苦海以到达涅槃之彼岸。烧法船的活动一般每年两次, 一次是根据目连救母的说法, 在七月十五举行, 另一次是七月三十日的地藏王菩萨诞辰, 在济南举行的盂兰盆会上, 北极阁的道士们和汇泉寺的和尚同台演出, 大明湖的法船是北极阁的道士用彩纸扎成的,

^①田禾:《城市中的农民——济南市大明湖湖民生活习俗》,《民俗研究》2000年第4期。

^②(清)顾禄:《清嘉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179页。

^③张继平:《泉城忆旧》,济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它属中国楼船式，连桨带舵一应俱全。早在七八天前扎好，白天放在庙前寺后的湖水中招徕游客，在黄昏吹打作乐之时将彩船烧掉，此举轰动济南，以致庙内、湖上，万头攒动，观客甚众。^①

据说死去的人都要在这一天回家来，于是人间就在河中点上蜡烛，称荷灯，为归来的亲人照路。实际上，这一活动成为民间娱乐形式。河灯又名荷灯，为莲花瓣形，内置纸灯笼，放置河中，目的是普度水中的鬼魂。由于济南的泉多水多，所以放河灯的地方也多。家住护城河边的人，在节日前几天就用水和块面团，捏出似船形状的面船，是日，天刚一黑，洗过手脸，穿戴整齐，在男主人的带领下，一行老爷们便手捧面，拿上捻子，端上盛“榨油”的黑碗子，鱼贯而行地去护城河边上，大人们头略低，手合十，目光忧郁的注视着灯船，孩子们则是看着好玩好奇。^②尤其是在黑虎泉东侧的护城河畔，那天会搭起一座半在河中半在岸上的彩棚，众善男信女手执信香分列两侧。在阵阵笙管铙钹的奏鸣声中，几十名僧人身披锦绣袈裟，诵经又做佛事后，鞭炮震响时，将丈余长的大纸船焚化，火光映红河面，蔚为壮观。“七月三十放河灯，明湖船到华阳宫”，^③孟兰盆会终究是佛教节日，作为济南最大最古老的道教宫观，这里几乎有道教所崇拜的所有偶像，常年香烟缭绕，四季香客不绝，待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七月十五中元节时华阳宫更是热闹。

济南家家泉水，寺观林立，凡有河水的地方、凡佛道寺庙都可以放河灯，而最热闹的地方要属大明湖了。在这里人们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阶层，不分城乡，都会参与其中，夜幕降临，平静的湖面上漂着各式各样的花灯，赴会的老太太们，带来早已扎好的河灯，点燃放在湖中，用以“超度亡灵”。^④老年人心目中或许有几分虔诚，在孩子眼中却早已成为一种娱乐，当主事人将汇波楼下的水闸打开，湖中的灯便顺流飘入小清河里，孩子们结队冲出北城墙，众信徒此时将数百盏河灯燃后放入河中、以帮众鬼魂逃出地狱，祈求地藏王超渡。只见盏盏明灯，犹如蓝天闪闪繁星，绚烂美丽，很是好看，各色河灯缓缓顺流而下，映照出粼粼波光，树影扑朔，其景美不胜收。顽童们吹呼雀跃地在岸上追逐着河灯奔跑。直至河灯熄灭。^⑤

济南还有许多回民，他们有自己的独特风俗和节日，饮虎池街清真女寺宗教活动比较活跃，每逢春日，纪念伊斯兰教先哲而去墓地诵经的“走巴巴坟”活动连日不绝，开斋节是穆斯林最重要的节日，济南穆斯林称斋月为“吉庆贵月”，穆斯林集居区入夜以后，呈现一片热烈景象。男女穆斯林分别到清真寺礼拜“特拉维哈”。有的家庭还设立起女穆民临时礼拜单，组织亲友礼拜。斋月期间，清真寺内最繁忙，入夜寺内灯火通明，

^①严薇青：《济南掌故》，济南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6 页。

^②秦若轼：《济南传统儿童游戏》，黄河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8—279 页。

^③济南市历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历城文史集萃（下册）》，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13 页。

^④山曼：《齐鲁之邦的民俗与旅游》，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2 页。

^⑤张继平：《泉城忆旧》，济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2 页。

阿訇诵经声嘹亮，达于寺外。街巷纱灯高悬，幼童在纱灯下嬉聚，唱起歌谣。穆民的家庭主妇，在家准备封斋的用饭，一片喜庆景象。第二十七日过“盖得雷”夜，是斋月的高潮。清真寺悬灯结彩，燃起煤油汽灯数盏，寺内外大放光明。寺门前、礼殿前装起彩色电灯，更增节日气氛。这一夜到清真寺礼拜的最多。^①基督教徒也不甘落后，20年代设在普利门外的济南青年会经常举行具有西洋特色的休闲活动，新年临近，女青年大会决定在元旦日，假广智院开游艺大会，以庆新年。资将所演节目目录于后。（一）雅乐皮簧（官印刷局数君）（二）外欧林（三）赤子之心（济儿童歌剧）（四）拉琴（苏先生）（五）形意舞（女教员李女士）（六）电影（《花好月圆》，中国片）票价低收三毛。^②青年会是基督教徒经常活动之地，1926年的《济南日报》专门登载了父子同餐大会其乐融融的和谐气氛，“青年会开父子同餐大会，来宾甚多，中西人士，携儿带子，纷纷加入餐席，满室欢呼，谐谈并作，颇极一时之盛”。

（二）平民大众的休闲乐园

1、最为普通的休闲之地

繁华的大街、宁静的小巷，组成了济南城市的骨架，这个城市的许多历史故事其实就是在一条条的老街上发生的，街巷是这座城市生活的舞台，“人人都可以随时踏上街头，但人人都怀揣着隐秘的目的。街道就是这样一个宽容的器皿，是一个可以不需要门票地将任何人盛装起来的慷慨而巨大的容器。这是街道的平等精神，而平等正是人群得以在街道上聚集的前提。无论是谁，可以在街道上自由地迈着自己的步伐”，^③它所具有的延伸性、开放性、公共性、公众性等特点，使得每一方寸之地乃至每一个角落，都滋生着生机。

晚清的济南城市生活并不像后来者所描述的那样糟糕或者腐烂，在大多数时候总是保持着日常生活的平静和美感。直到1930年代，济南老城的居民还较多的保留着悠然古朴的传统生活习惯和风尚。正如时人所描写的那样，“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是很安静的，早晨，当院内树上的鸟儿吵鸣的时候，他们便起身了。从远处的深巷中，传来一声两声小贩叫卖的呼声。附近教堂里和学校里的钟，也锵然高鸣，好像暗示着一天生活的开始。下午和晚间，这是他们游乐的时期，有许多人到大明湖边去溜溜，或是到茶园里去喝碗茶，听个大鼓，再不就是到省立图书馆或广智院去玩一玩，反正这些地方他们是玩不厌的”。^④济南的街名都十分生活化和通俗化，充满了人情味，洋溢着浓浓的平民意味和市井气息，有以泉、湖、桥、亭等物质景观命名的，如芙蓉街、曲水亭街、鹊华桥街、王府池子街等，有以文化命名的街巷，如马市街、岱宗街、秋柳园街等，还有

^①济南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济南市志资料 第7辑》，济南市史志编纂委员会1987年版，第121页。

^②《济南日报》，1926年12月20日。

^③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④赵晓林：《故纸中的老济南》，济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以行政管理机构命名的街巷，像贡院墙街、高都司巷、学院街等。^①在济南有湖山之胜，距东南数省，亦复不远，凡宦游于此者，每多侨寓不归，久遂入籍，俗谚有“愤发客籍”之说，亦非无因。人既杂居，风气遂兼南北。闾阎比户，衡宇相望，月夕风晨，一游街市，富庶景象，实有可观。^②

把这街巷团团围住的高大的城墙恐怕是济南城中最为显著的建筑物，一方面城墙把市民和乡民严格的区分开来，突出了城里人和城外人的差别，一方面可以说是连接城乡的纽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朴素的乡民，一群群的来此卖货或买东西，不像上海与汉口那样完全洋化。旧志上所谓的“济南城周围十二里十八丈，高三丈三尺，阔七丈”。清咸丰十年(1861年)，捻军北上，清政府耗银7000两，紧急在济南城外挑壕修筑土坪城，五年后，用石砌成石坪。重修后的石牙周长二十余里，高一丈二尺，阔一丈，开七门并筑炮台14座，从而使济南成为兵书上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古代城防体系中最发达的坚城。^③城垣四周设有东西南北四门，据《历城县志》载：济南的四处城门，南居中；东偏北；西偏南；北偏东。西去南近；东去北近。四门之上都筑有城楼，城下设护城河，除四门之外，光绪年间为了适应济南的城市繁荣，方便车马往来，另开四处城门，即坤顺门、乾健门、巽利门和艮吉门。

清末民国时期济南市民生活悠闲，夏日里吃过晚饭后，街巷上便热闹起来，许多老年人便提溜着马扎子，手摇着芭蕉扇，在街巷消闲、乘凉拉呱儿，人们在这里喝茶，聊天，下棋，棋迷多的时候，谁输谁下台，大家轮番上场；下苦力的人则赤脚、赤膊拿着把破蒲扇，横卧在庭前荫下的竹躺椅上，静静地抽一袋烟；女人们凑在一起，拉家常，做针线活，自1905年济南电灯房成立，1911年前后电灯照明区逐步扩展到商埠和全城。城市照明从无到有，一首竹枝词描述了这样的景象：巧夺天工得未曾，取资西法炫奇能。夜来城市明如昼，楼阁高悬电气灯。^④这给人们的夜生活提供了方便，更多的市民可以享受到这种便利。街道似乎成为顽皮孩子的活动基地，童年的季羨林就属此类，有一阵子，竟然迷上了该铁围（用一根前面弯成钩的铁条，推着一个铁圈）这种活动。在南门外的大街上因为车马行人，喧闹拥挤，没法推。便转入车少人稀的升官街，在那里找到了英雄用武之地。好玩是小孩的天性，每逢放学的路上儿童打打闹闹，磨蹭着不肯回家。见到什么新鲜事儿，必然挤上去围观，每有拉洋片或卖玩意的小商小贩驻足，不仅围观，有时亦搞些恶作剧，“贡院墙根省立剧院以南，昨日（二日）下午，有一玩洋片者，群儿围聚而观，由南来一拉水车之吴九子，行至此处，一时兴至，竟将水车置放群儿身后，亦侧身探首而观，小儿中有一小学生魏沛然，出心玩笑，口水车下端之木塞拔

^①李鹏：《济南的古街巷名》，《春秋》2007年第6期。

^②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06页。

^③严强、王金环主编：《济南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④潘超、丘良任、孙忠铨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4页。

出,一股清水,突向群儿身上射去,一群小朋友,弄到满车水渍,淋漓尽致,好似落汤之鸡”。^①

春天,城里的孩子们可以沿着城墙马道登上高高的府城墙,演练“攻城”大战,爬到宽宽的城道上放风筝、捉蚂蚱或逮蝈蝈,每当赛玩于城墙的孩子上登下攀之时,便会召来一群就近洗澡的孩子,或是过往行人的驻足观看;夏天,护城河边,岸柳低垂,芦苇丛生,荷花盛开;秋天,晴朗无风的时候,“请到城墙上走走,俯视秋湖,败柳残荷,水平如镜;唯其是秋色,所以连那些残破的土坝也似乎正与一切景物配合”,^②偶尔会有文人在城墙之上俯瞰全城、妙笔生辉,桑先生那张画便是在北城墙上画的,湖边只有几株秋柳,湖中只有一只游艇,水作灰蓝色,柳叶儿半黄。湖外,他画上了千佛山;民国初年,由城外远眺济南的南城墙,当年城外“水何澹澹,草木疏峙”,风光如诗如画。然而1928年的济南惨案,使得府城东、南、西城门及城楼均被日军炮火摧毁。为此老舍在《吊济南》中表达了深痛的惋惜之情:城根下,假若有记性的人会闭目想一会儿。我初到济南那年,那被敌人击破的城楼还挂着“勿忘国耻”的破布条在那儿含羞的立着。不久,城楼拆去,国耻布条也被撤去,同被忘掉。拆去城楼本无不可,但是别无建设或者就是表示着忘去烦恼最为简便。^③

虽然街道的基本功能是交通,但人们普遍用其作为休闲的空间,清朝中末期和民国时期济南的宅院分为一进院落的小四合院,比较典型的殷实住户有二进、三进院落,或左右内开门的中型四合院;达官巨富的多进院落或花园式住宅院,这种住宅构造分化出许许多多的街巷,许多市民喜欢聚集在街巷或者是空场子里寻找乐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第四卷中促织》记,“明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所谓“促织”就是蝈蝈,斗蝈蝈、玩鸟这种游戏通常是在街头空地上举行,参与者主要是儿童和比较悠闲的青年,当然也有比较高档的场所,如曲水亭旁一带的茶社,不过那是达官巨商活动的地方。至于平民大众的活动之地,则为清末民初老城里的布政司小街、南关东燕窝、西关筐市街等,如升官街的蝈蝈集市上,是四方临近县城的贩子,像泰安、宁阳、肥城、乐陵等县,携带着成篮成筐的蝈蝈到此摆摊兜售,街旁排开一长溜,面前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蝈蝈罐,或站或蹲,买的老爷爷们都有,几分钱,几角,上元的偶有,卖家只卖不咬。^④对儿童来说这是莫大的吸引力,夏末秋初,清晨四五点钟,城里的孩子三五人相约去逮蝈蝈,用书包携带蝈蝈罩、蝈蝈包(用纸叠的装蝈蝈的包),带钩的通条和两个蝈蝈罐(主要是现场看)。^⑤童年的季羨林也喜欢玩蝈蝈,只是没有钱买良种,便约几个同院的大孩子到荒山野外蔓草丛中去捉,捉到一只好蝈蝈,欣喜若狂。但季羨林不

^①《山东民国日报》,1934年12月3日。

^②杨少伟:《水·陶醉一汪歌吟》,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③徐德明:《老舍自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④秦一心、宿霞、孙竹兮主编:《济南老街史话》,黄河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⑤秦若弼著,高凤胜主编:《旧济南遗事》,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年版,第174页。

敢去赌，只不过随便玩玩而已。孩子们所拥有的娱乐形式总是要比大人多许多的，削木为鸡，骑竹当马，堆雪为狮，团泥作人此类出乎自然的戏都能让他们玩上半天。

传统的中国妇女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保守，尤其是下层妇女要维持基本的生活，总会走出家门，寻找谋生或者是娱乐的事情，民国初年，济南家庭妇女亦保留纺纱习俗，下层妇女在街口纺纱的场景随处可见，纺纱时啦呱（济南方言即聊天）是平静充实生活中显现出的一种闲情逸致。济南河水丰富，利用河水浣沙洗衣不只是妇女的一项生活劳作，它带有更多的是幽雅情趣，妇女们在此可以无拘无束，享受生活的乐趣，虽然老人不愿让年轻妇女到外面洗衣裳，可是洗衣裳是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每逢风和日丽，护城河边洗衣妇孺人头攒动，浣衣玩水，成为济南一景。民国初年济南南门护城河是洗衣妇女的聚集地，这里河岸清静，河岸线长，又不妨碍交通，所以成为洗衣服的广阔场所，一年四季人流不断，南门护城河一带因趵突、黑虎两泉群水汇入，常年水暖流清，因靠南城便于晾衣，是济南妇女最常去的洗衣地点。当年来此，撷衣于清流，晾衣于城墙，休春日于南面，观游鱼于泉池，洗衣涤物成为妇女们的一大乐事。^①洗衣并不是妇女的专项，童子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简报》中“本省近闻”中有一则捉获窃手的报道：然此窃手不过乘一十八岁童子在护城河洗衣时，窃其一条裤子而已。后由巡警兵“代为恫喝，遂供实，招一保人，取裤还偿”云。^②大抵是这孩童游兴太高的原因。

济南城中石板铺成的古老街道，泉水四季可见，随处涌流，淙淙流水穿街越巷，四方街周边商铺、民居鳞次栉比。济南的泉是市井之泉，湖是庶民之湖，民居傍泉或傍河，泉水就在巷子里顺着墙根在石板上流淌。走在胡同里，总能听到石板路上或石板底下朗朗的流水声。夏季水旺，巷子成了一条条浅浅的小溪，大人孩子都愿光着脚丫在青石板上行走。^③你只要穿过小巷，发现石铺的道上湿淋淋的，或更幸运，正碰见那推水的车子，此时留心道旁某处便有泉池存在了。平时，到泉子边上挑水、洗衣和往来的路人很多。城里的居民都是吃泉水，靠近泉子的打泉水，靠近井的打井水，学生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水，济南有专门卖水的小贩，城里许多人家和店家，要靠水夫供水，街巷是这些水夫的必经之地。“洗衣不用愁，街上有河流”，剪子巷、花墙子街的地下泉水能够涌上路面，路面低的地方浸水半尺多深，亦常见一些妇女在这里赤着脚，淌在水里洗衣服。趵突泉水流经的大板桥和小板桥边河岸清幽，两岸常年摆放着已经磨得平滑光亮的石块作洗衣服的公用设备。河水常清，洗衣方便，一年四季人流不断。每当此时古老的青石桥，汩汩的清泉，伴随着阵阵捣衣声，和谐而静谧的画面沁人心脾。济南夏天炎热，又没有游泳池，东西护城河成为游泳的好去处，大、小板桥河清水浅，是少儿们练习游泳的去处。由于白天洗衣服的人多只能安安稳稳地游，到了晚上小孩最多。王桂青老人

^①严强、王金环主编：《济南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 页。

^②周振鹤：《中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0 页。

^③山曼主编：《济南城市民俗》，济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 页。

作为老济南人,回忆起济南的泉水时满是欢喜,泉边的如烟往事件件都与泉水相连,她说,从17岁过门做了媳妇,一辈子都喝饮虎池的水。饮虎他的泉池在经七路中间,1993年修路时填埋了。当年,池水从西向东流入的突泉,流成一条小河,河宽约2米,夏天河水较深,平日里水深不过膝。河水经的突泉西南几户人家,沿花墙子街,过一座小石桥,穿过花墙,进入趵突泉。^①

2、形形色色活动的舞台

街头通常也作为戏剧表演的舞台,尤其是那些没有名望却以此为生的民间艺人,只好在城市中走街串巷表演本门艺术,而人们也乐于围观,街头表演属于大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罗威廉(William Rowe)在对汉口的描述中谈到许多“受欢迎的艺人们”的表演,例如街头歌手、戏子、演员、说唱、评书、讲圣谕、快板书等。在中国北部、中部、西部城市里都出现了一些类型相似的都市娱乐项目。^②

进城的艺人大都是异乡人,他们的故乡或遇灾荒,或遭匪劫,民不聊生,流浪到济南,他们通常走街串巷,有时在大户人家表演堂会,或在临时搭建的台子上演出,为家庭、社区以及庙会的各种活动助兴。当胡琴声响起时,街坊上的闲人和孩子便围上来听曲,《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蓝桥会》等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段子,几乎家喻户晓。在济南城区一带,民间最普遍的娱乐便是听大鼓书,因此在热闹的大街上到处都有大鼓书场。市民在工作之暇,便去听书。新桥街上每晚7时许在此请人说善书,上年纪的老人、孩子和怀抱小孩子的妇女是主要听众。^③段子内容以民间广为流传的二十四孝为主,大都是宣传“愚孝”、“尽忠”的思想,以这样的场地为布景的一部分,对观众而言故事似乎变得更加真实。济南的街头成为走街串巷的街头小贩和民间艺人做生意和卖艺的地方,捏面人、吹糖人、卖吃糖,以及江湖上玩猴、变戏法的民间艺人在此摆场献艺。有驯玩狗熊的,“看见了狗熊玩把戏——市场的一角围满了人——都来看呀都来瞧……狗熊懂得人说话……,我从人群后可以看见半个场圈。那玩狗熊的汉子站在场中央,作着姿势说着玩把戏的种种油腔话……看起来很狼狈,观客们于是哄笑了”。^④在大观园南门前空场有安松马戏团来济表演,全团男女艺员百余人,动物数十头,业已月余,该团将于日内离济,特又将票价减低,以饱济人士之眼福。^⑤

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城市的街头,在街头,像婚娶、丧葬等家庭性的活动,也演变为公共性质的活动。在济南早就流行着这样的民谚:“司里街看上任的,所里街看出殡的”,

^①山曼主编:《济南城市民俗》,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②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③秦若钰著,高凤胜主编:《旧济南遗事》,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年版,第195页。

^④《民国山东日报》,1932年12月6日。

^⑤《济南日报》,1936年4月1日。

①用来形容这一带的气派，这是因为司里街上的住户与书香门第、殷实户家较多有关系，每至官员升迁或放任，便会有人家张灯结彩，贺者纷至沓来，观者如堵，而所里街上的四合院则多带着些威严、精致，其与街上相住的显贵、官商较多有关，他们在丧葬时大费铺张。当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率 7000 人的新军和新式装备浩浩荡荡进入济南，一时间成了济南府的一大景观。

除婚娶、丧葬等家庭性的活动外，像祈雨这样的社群性活动引起了更多市民的关注，济南地势低洼，春夏季常有强劲的干热风，多有旱灾发生，祈雨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项内容，街巷成为祈雨的场所，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对雨水有着更特殊的感情和更迫切的需求，他们是祈求仪式的群体性主体。每到祈雨之时，沿途人群摩肩接踵，争相观看。焚香膜拜后，将龙神塑像从神台上抬下，安放在一座像山轿子一样的明轿上，由八人抬着出游。参加祈雨的人则头戴鲜柳枝扎的柳圈，鸣锣开道，扛着全副“执事”，旗帜飘舞，吹吹打打，沿街走去，到中午时将龙神送回庙中。1925、1926年济南大旱，张宗昌以各种方式祈雨，从督办公署步行到芙蓉街中间龙神庙磕头烧香。几天之后，仍然无雨，他十分恼怒，立即下令向老天开炮轰击。一时炮声隆隆，响彻济南市内，1925年5月21日《盛京时报》上发表了《张宗昌求雨记》，在龙王庙设坛虔诚祈祷，自八日起禁屠三日，关闭南门（因南方属火），开放北门（北方属水），此处北门在大明湖中，平时虽设常关，两日后干旱如故，张乃宣言，如期满不雨，将开炮轰天，及三日期届果无雨意，于是筹备轰天之举，并拟拆除龙王庙左右，以昨日（即第四天）天阴或可得雨，请稍待如午后不雨再说。不谓事有凑巧，果于午刻雨点续而下。1928年警察总局布告祈雨，夏以来，天久不雨，干旱异常，昨日（三号）警察总局特出布告祈雨，自三号起至六号止，共祈雨三日云。^②

街巷是普通民众的主要休闲娱乐之地，街道的卫生、环境状况却不尽如人意，如城头路，今日来每于夕阳西坠之时，男女游人倍增，惟各花池无人管理，破损甚多，自春迄今，所有花木，无人灌溉，枯死及半。^③

不知人们是否发现，街巷在给人们带来休闲娱乐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隐患，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安全，由于近代济南交通工具的改善，汽车这种新型的工具有出现加大了交通事故的隐患，1927年版《济南快览》记述，济南自民国八、九年间始见私人自备汽车行驶于市，但尚元专营商号。《济南日报》上接连几天就有两起事故，一则为《母女闲游 街头遇灾星 惨被轧伤》：据闻受伤妇人为张李氏，年四十八岁，河南开封人，其夫现在某机关任职，母女因闲暇无事，拟赴大观园游玩，不料祸从天降，身罹大祸。另一则《玉凤街头游玩 被车轧伤》：本市丹凤街天桥里住户，阎振海，生有一女名玉

①牛国栋：《济南乎》，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0 页。

②《山东民国日报》，1929 年 10 月 29 日。

③《济南日报》，1937 年 6 月 14 日。

风，年五岁，昨晨（二十四日）八时许，玉凤在街头闲玩，适有大美汽车行一百六十七号客车，飞驰而至，该女躲避不及，司机者亦停留不住，致将该女轧于车轮之下。头被撞破。^①街道上总会有些惹人注目的事情发生，闲来无事的平民大众也净爱凑热闹，朝山街是杀人行刑的场所，每次杀人都会惹来大批观众，似乎人们早已麻木，竟将看杀人当做是娱乐消遣，国学大师季羨林小时候去新育小学上学的路上就看杀人，他挤在人群里，伸长了脖子。此时，只有街道两旁人山人海，街道中间则既无行人，也无车马。警察押着犯人走向刑场，犯人面南跪在高崖下面，枪声一响，仪式完毕，警察撤走。这时一部分群众又拥向刑场，观看躺在地上的死尸。枪毙土匪，是没有人来收尸的。我们几个顽皮的孩子当然不甘落后，也随着大家往前拥。^②

街头上有伤风化的行为比比皆是，摩登妇女无所顾忌的走在还是很传统的济南街头为当局者所不容，“诨今日（一日）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适因事赴南关，途中发现短袖露肘之摩登妇女，当即拘捕，擒获张清波、孙瑞、琴蔡红等三人。公安局亦陆续在各城埠交通要冲，捕获张玉兰、王美丽等五十余人，悉押于总部军法处，听候韩氏讯办”。^③僻街陋巷里时常有妓女出没，南城根、东西更道、王府池子、二郎庙等偏僻小巷内尤甚。节日给绝大多数人带来了欢乐，美中稍有不足的是参加的人群混杂，各色人物混迹其中，各类市民纷纷走出家门，看戏、逛灯、走百病、闹夜，连平日隐藏深闺的女子这时也有了难得的出游机会，盛装的女子们三五成群，衣香袭人，有说有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然而这种机会难免会给好色之徒以可乘之机，上元节午后九时，有土利街，二妇女在街看灯，至十时半往新市场小戏园看戏，归时适逢凤翔街口某五金行先生，某三人跟踪调笑，至土利街时终被辱骂，幸幸而追，败兴而返，旁观者莫不捧腹大笑。^④当次之时，歌伎纷纷出行，灯月之光助脂粉之色备极娇艳，游人过此趾为之停，甚有拥挤至一无所见者，门外之遗簪坠履则又不规凡几矣。民国时期当局为维护元宵节的社会秩序，会派警察维持，这样仍然会发生冲突，元宵节晚七点余钟，有某师范所玩之蟹灯，行至青年会以西，人山人海火爆齐鸣，正玩得高兴，适有一汽车飞至，该处岗警令口后，玩灯者不听两下大起口，玩灯者即掏出手枪，连放数枪，幸未伤人。该处警士，见玩灯者放枪就扰乱秩序，即鸣警笛，立聚警察数十人，玩灯者见事不妙，纷提携蟹向华兴楼后而走。^⑤

^① 《济南日报》，1937年5月13、25日。

^② 季羨林：《季羨林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③ 《申报》，1936年9月4日。

^④ 《济南日报》，1937年9月26日。

^⑤ 《济南日报》，1928年2月7日。

第三章 新兴的休闲娱乐场所

一、茶园·戏园·戏院

戏剧可以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公共娱乐,戏剧之于中国人,好比运动之于英国人或斗牛之于西班牙人。^①随着戏剧的兴盛,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看戏作为日常休憩、娱乐的方式。随着演出活动的发展,一些戏院、茶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作为戏曲演出场所,它们不仅仅是观戏之所,更是娱乐消闲之所,是通过戏曲表演为社会公众提供休闲娱乐服务之地。茶园、戏园的兴盛,促使听戏观剧从宫廷贵族和富贵官绅的厅堂宅园、从乡镇的草堂庙台迅速走向了市民。

自晚清至近代的济南,是京、津与南京之间的第一大城,这里达官显贵、富贾巨商麇集,歌馆青楼、豪门堂会、鼓板弦歌长期不衰,遂与扬州并称江北两大曲艺码头,素有“书山曲海”之称。走街串巷与街头卖唱的艺人云集于此,戏曲舞台和曲艺书场四处林立,成为济南城市文化娱乐的一大特色,各种演艺云集泉城;名班名角南下北上;名戏名曲层出不穷;演出活动夜以继日,雅俗共赏,济南人就在这浓厚的戏曲氛围中过着日常生活,到戏园观剧成为济南市民闲暇生活的重要部分。

(一) 早期的茶园、戏园

最早的戏馆统称茶园,是朋友聚会喝茶谈话的地方,看戏不过是附带性质,因此会有喝茶聊天、贩兜售零售等情景。^②在济南,最初并没有专门演出曲艺的场所,像趵突泉“望鹤亭茶社”、“观澜亭茶社”是专供游客品茗聊天的地方,茶客们细品着热茶,听着曲艺中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此时这种演出只是作为辅助性消遣。

自古以来,济南的传统娱乐项目和场所就很多,加之清末济南已是商业繁荣,车马拥挤,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娱乐生活丰富多彩。1934年的《济南大观》称:济南,本山川钟秀之地,又当津浦咽喉要冲,南北中枢,商贾环设,因此游艺剧场林立,无论南北伶工,无不争先恐后莅临此间,以献歌艺焉。因之嗜爱剧学善歌之士,信口皮簧以自娱者,尤为他埠所不及。济南早期的茶园、戏园,在城内有大舞台(1870—1932年)、富贵园(1885—1934年)、明湖居(1890—1937年)、鹊华居(1890—1937年)、闻善茶园(1900—1925年),在商埠有兴华茶园(1905年建,即今北洋大戏院址)、咏仙茶园(1907—1920年)、庆商茶园(1907—1943年)、新舞台(1914—1935年)等。^③

^①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②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③张福山主编:《济南市志(第6册)》,济南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3页。

戏曲演出是后湖茶肆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项目。1870年在济南城内汇波寺阁子东南建大舞台,此为清末济南营业性茶园之始,据老人们回忆,这戏园呈圆形,是用席子和苇箔扎起来的,地方不大,设备非常简陋,戏台坐北朝南,台下几十张方桌,开演时观众坐在桌子四周,边喝茶边看戏。戏园东西两侧还有极其简易的两层厢楼,明显是有身份的人看戏的专座。^①19世纪末在大明湖畔鹊华桥头的明湖居和鹊华居,两处望衡对宇,旗鼓相当。这种戏园子是由席棚、沙篙扎成的,沙篙上贴着些红纸条儿,写些“失物不管”、“衣幅自看”、“莫谈国事”之类。戏台是用木板搭的,下面就是湖水,台的左右两边亦是高台,比戏台平面略低一二寸,上有茶桌,左边官客,右边是堂客(大半妓女),一伶人戏毕,如其原看蹭戏,或是与熟人谈谈话,可以入官客的台座,但不入女座,不入池座,不站台口。因为没有楼,没有包厢,所以这两边的高台,犹如北京戏园的楼上官座一样。^②这种戏园中已有正规的演出,演戏之日可谓座无虚席,明湖居本是个大戏园子,戏台前有一百多张桌子。哪知进了园门,园子里面已经坐的满满的了,只有中间七八张桌子还无人坐,桌子却都贴着“抚院定”“学院定”等类红纸条儿。^③由此观之,听众亦多为上层人物,除了官员之外,还有许多做生意的,也有读书人,人群熙熙攘攘,大家高谈阔论,说笑自如。

闻善茶园是济南第一个京式戏院,可以说能够开茶园的人大都有后台背景,艺人与官府关系密切,保持个人交谊,也是一种常见现象。闻善茶园的老板陈瑞麟就是由官阀而兼财阀的萧绍庭出钱支持的,闻善茶园建立以后为了招徕顾客,四处搜罗名角,以上海角与北京角最占优势,有时也有山陕、湖广名角。茶园主人虽为艺人,却自有一套生意经,他大贴戏报,在全城各街巷空墙上到处张贴,这种戏报是木刻印刷的红纸黑字,上面写着一排伶名,下面对应着戏名,木刻印刷的红纸黑字,上写“上洋新到头等名角”、“北京特约内廷供奉”为金字招牌,此举开启了街头戏剧海报宣传之始。此外还在济南早期报纸《简报》上登载戏剧广告以扩大宣传。由于是城内较有影响的戏园,时任山东省学务处文案兼议员的宋恕在晚间请李氏一母三女及刘氏夫人至闻善茶园看戏。^④

这些老济南城中的茶园可以说是当时城内较好的茶园,在这些地方一般都有固定的戏班常年演出,这些戏班一般都有一定的名望,民国前后活动在济南城埠内外,影响较深且名声较大的戏曲科班“庆乐班”就在“鹊华居”、“大舞台”达10年之久,其演出的剧目以武戏为主,如《大名府》、《长坂坡》、《水淹七军》、《乾坤圈》等,须生戏《辕门斩子》、《斩马谲》、《斩黄袍》、《碰碑》等。^⑤易俗社当时经常在城内大舞台演出,大舞台被烧之后,易俗社才改到城里万寿宫街“富贵茶园”和大明湖南岸的“明湖居”演

^①牛国栋:《济南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②徐凌霄:《我与中国戏剧(二)》,《剧学月刊》1933年第10期。

^③(清)刘鹗:《老残游记》,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④胡珠生:《宋恕集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67页。

^⑤赵钟云主编,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曲山艺海话济南》,黄河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出。虽然富贵茶园（曾叫闻善茶园）票价高，但颇有一套吸引观众的手法，多半是按季节演戏，如端午节演《白蛇传》，七夕节演牛郎织女《天河配》。有时搞点头，在戏报上印上真牛上台，果然开戏牛郎登台时，牵着一真牛上台。碰巧真牛还哞哞地叫起来。过中秋节要演《贵妃醉酒》，过大年夜要演《十八扯》，一般是滑稽、吉祥的折子戏。^①

商埠开辟以来的 20 余年里，在经一路至经四路，纬三路至纬六路“一里方圆”之中，兴建的茶园达 10 余家，兴华茶园为茶园之首，座落在繁华地带的通惠街西口，于 1914 年改为“商乐舞台”，1919 年改为“上舞台”，由庆乐班第二期演出梆子和二簧。鉴于营业平平，因此便经常邀请外地著名演员演出，如高庆奎、金少山、梅兰芳、马连良都曾在此演出过。名角演出之时票价要比平常高数倍：戴少波女士自著五三惨案新词到场献艺，时间为午后五时起至十一时半止，价目是楼上包厢十元、散座一元，均收大洋。^②上舞台主人为优待各界观客，特登报声明对之前发行的池座每位大洋一元之红票，又去几所售出池座每位大洋五毛，因本正月十六日下大雪，敝台数日未开演，将红票作废，自三月二日起所有五毛并一元之红票期十天，三月三十一号止，以后红票一律无效。^③公余国剧研究社发起之时特定于 1929 年 9 月 20、21、22 三天，假座商埠上舞台，串演京剧三天，以为正式成立纪念。继兴华茶园之后，又陆续出现了一系列茶园，于是先有了咏仙茶园，后有了庆商茶园，当时闻善茶园和咏仙茶园为比较著名者，咏仙茶园建立后，陈老板的闻善茶园大受影响。首先是在建筑上，它仿效上海“丽水台”、“一洞天”的形式建筑而成，建筑华丽，设备新颖，共建有四合群楼一幢，中间盖有白铁皮顶满罩棚，棚下为宽敞的观众厅，一面是戏台化妆室，其他三面皆为青楼包厢，^④如此华丽的包装，邀请的当然是当时较好的戏剧班演唱。进茶园者虽是茶客，更主要的却是为了听曲以享乐。据宋恕日记里提到，在 1908 年刘太太请内人及女看戏五里沟咏仙茶园。庆商茶园内既有为阔绰主顾们设置的“官厅”、“包厢”，也有为普通观众安排的“楼厅”、“边厅”，不同档次座位戏价各异。自晚六点钟开演，至十一点钟止，定价正楼每间十一千，边楼每间十千，池座每人一千二百，边座每人六百，马座三百六十。六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曾在这里看过戏，在他的日用帐目中就有“公爷晋省赏庆商茶园打鼓的支洋二元”的记载。^⑤

（二）戏园、戏院的繁盛

1、艺人与戏园

上面提及的茶园、戏园是济南早期出现的，这些茶园容量小，在茶园上演戏剧时，

^①山东省济南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济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 6 辑》，山东省济南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5 年版，第 220 页。

^②《山东民国日报》，1929 年 10 月 6 日。

^③《济南日报》，1929 年 3 月 3 日。

^④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齐鲁戏曲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83—384 页。

^⑤王华莹：《戏海探艺》，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 页。

欣赏人数十分有限,茶园满足不了市民文化娱乐的需要。为了改变这一情况,也为了谋取更多的利润,一方面,许多旧式的茶园纷纷改建、扩建,成为专业化的场所,例如济垣新建百政从新,各机关林立,自应设一游艺场所,以供余消遣,敝见此,特在商埠纬五路庆商茶园旧址组织“中华大戏院”,并赴平沪各埠约聘剧界明星于最短期间筹备开幕,特此预告,敬请各界垂鉴。^①另一方面,随着商埠一带的渐趋繁华,修建了比旧式戏园更好的戏园,专业化的剧院大量产生,开始规模化地为市民提供戏曲休闲服务。这些茶园、戏园、戏院只是名称不同,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为市民提供娱乐的。

大明湖的明湖居和趵突泉边的一些茶园是济南老城内最初的曲艺演出场所,随着济南商埠的逐步开发,济南的曲艺演出开始向商埠和城外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济南市有戏院30余家,仅在二大马路纬三路一带就有北洋、中华、庆商、咏仙、聆音等大小戏院七八家。^②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和城市规模的扩大,济南的市政建设和公共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至清末,随着新式照明设备(如电灯)的出现和“宵禁”在城市中的陆续解除,1905年济南电灯房在济南城内院后街建成,到1911年前后,电灯照明区域逐步扩展到商埠和全城。每天演日、夜两场的情形逐渐增多。一般的戏园晚六钟开演,至十一钟止,每天晚上华灯初照之时,“园子”外车水马龙,“园子”里灯火绚烂,人头攒动,鼓乐轻歌盈耳。^③

繁华的城市是表演艺人出没的地方,也是他们的“淘金地”。民间有“出门看天色,看戏看角色”的俗语,说明名角对于观众的重要性。戏院为扩大影响,招徕顾客,并不靠新戏,而是纷纷聘请名角,1935年周信芳在银光戏院演出京剧《封神榜》(十五本),时间竟然长达99天。为方便起见,出现多家戏院同邀同一名角的现象,那是1930年,周信芳、唐韵笙二人应邀在济南游艺园、聚华戏院和山东大戏院挂牌演出。第一天打炮戏,周信芳演早已红遍大江南北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唐韵笙《好鹤失政》,两人同台演出,效果甚佳,引发观众阵阵哄堂掌声。

关于开明大戏院聘到刘宝全到济的消息接连数日在报纸上登载,在1936年11月,《济南日报》登载了鼓界名伶刘宝全,前受本市山东大戏院之邀,来济演唱,刘伶业于日前到济,随后一天便乘平津车由京抵济,下榻大金台旅馆,并于昨日下午,由郭志武陪同赴本市各报社拜客,闻刘宝全休息数日,定于下月一日在经二路纬一路开明戏院献艺。^④为增强声势,开明戏院久为伶音者所赞许的青莲阁鼓界明星“黑姑娘”与刘宝全同时登台演唱。阵容如此强大,登台之时,上座满院,座无隙地。1933年冬,程艳秋来济演出于北洋大戏院。当时飞行家孙桐岗适在济南,他特意驾驶飞机在市区上空散发了

^① 《山东民国日报》,1929年9月4日。

^② 秦一心、宿霞、孙竹兮主编:《济南老街史话 第2册》,黄河出版社2007年版,第671页。

^③ 同上。

^④ 《济南日报》,1936年11月24日。

程来济演出的传单，传单上印有程三天的打炮戏：《荒山泪》、《金锁记》和《春闺梦》，预告方出，戏票便全部售留。临演之日，竟有愿购站票者，开戏时场内几无立锥之地，空前热烈。令外聘请名旦尚小云，并早已规定好戏目，第一天玉堂春，第二天汉明妃，第三天李三娘磨坊产子，场系该伶之杰作。^①应北洋主人马寿泉之约，言慧珠抵济公演，于一月之前就于报纸上大吹大擂，以标榜梅派为号召。于是一般变护言姝之顾客，心中乃悠悠然憧憬起来了，偶然间的机会，作者赴北洋作壁上观焉，该日大轴为言伶之玉堂春，……。几个傍角的阵容亦太不坚强，须知好花还得绿叶扶持。净图多赚口银，不带较好的配角，也不是绝对便宜事。但上座成绩空前，足见山东人也是重色不重艺的。^②国民大戏院自开张以来，营业颇为发达，今因赵子英，金彩霞等合同已满，将行离院。特派入赴津邀鬚生言菊朋，青衣杨菊秋到济献艺。言在鬚生界负有盛名，其声望近不在余叔岩之下，杨亦为青衣界著名角色，大约十三日可到济。刻已拟定登台后先演空城计，骂曹，探母名戏，界时定有一番热烈云。^③

名角演出备受欢迎，女艺人登上济南戏园的舞台也是吸引观众的特色之处，清末戏曲舞台上实行男女分演，由此女班盛行，生旦净丑各行女演员崛起。济南自开埠以来，成为五方杂处的商业都市，周边大量人口为躲避灾荒、战乱等流入城市，尤其是众多的民间戏班、戏曲艺人，他们带来了质朴而又富有乡村气息的曲艺种类，犁铧大鼓是为最早，因演唱者手持犁铧片伴奏而得名，清光绪年间开始进入济南。鼓姬们的派别，除济南帮的梨花大鼓以外，尚有京韵大鼓、河南坠子、梅花落等。济南的梨花大鼓鼓姬，继黑姑娘、白姑娘之后，首届趵突泉观澜亭的姬家姑娘，如姬素英、姬佩兰等，到如今仍为一般人所称道。姬素英于民国二十年罗敷有夫后，于是济南梨花大鼓中，便又出现了一个鼓界皇后鹿巧玲，梨花大鼓皇后的称号是《济南晚报》所赐予的，1930年《济南晚报》的社长、经理郭伯洲、郭仲泉两兄弟，曾发起济南菊选。那时鹿巧玲正演出于趵突泉的观澜亭。鹿的艺术确也超群，所以当选为皇后。直到现在，在济南言梨花大鼓，仍推鹿巧玲为上乘，她最拿手的戏为《黑驴段》、《鸿雁捎书》……。^④此为犁铧大鼓在济南的盛况。此外，马玉山和马玉林兄弟俩经营的青莲阁是济南较为高雅的文娱场所，在当时名噪一时。当时梨花大鼓盛行于山东，京韵大鼓盛行于北京，梅花大鼓盛行于天津，这三种大鼓书的艺人都颇负盛名，山东人在上海大世界卖艺者有唱梨花大鼓的刘大爱，刘香云，马金玉，有用三弦拉戏的王殿玉。马玉山就从天津招徕了包括花莲舱、孙月英、孙艳秋等名角在内的一批女演员，她们在此演唱京韵大鼓、单弦、西河大鼓、天津时调、

^① 《济南日报》，1937年5月25日。

^② 《大风》，济南大风社，1944年24—25（合刊）。

^③ 《民国山东日报》，1929年11月9日。

^④ 《申报》，1937年4月16日。

京剧等，引来了济南众许多达官显贵的捧场。^①

女伶的演出颇引人注目，1908年，济南庆商茶园成立过档子班，全是女的，其中肖月来最出色，因而定名“肖月来班”。班内女武生云均红，演《双镖记》，武功精湛，脚小、靴小、抬脚朝天英姿劲俏，顿时豪气满台生，每演必获满台彩。^②孙点《历下志游》之三《歌伎志》对女伶的活动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女伶曰挡子班，班首蓄三五雏娃，日日教演唱京徽名剧。慧者年余即可登场，否则期以三年亦可奏技。生旦净丑各视其才，结束登场，亦动观听。凡有市会，支彩棚卖茶座，笙歌竞奏竹肉交陈，环而观者数百余人，居然开一小小世界。

又有郭大妮者在辛秋来会垣，择西关隙地，支彩棚，设红氍毹，大妮率两妹登场演说。肌肤光艳，媚态横生，身无罗绮，荆钗布裙，精洁无纤尘。横波甚清，莲钩其细，曲则抑扬顿挫，奕奕有神，绚烂之余，变以平淡，觉耳目为之一清。凡座上客，罔不称赏，门前车马渐胜于前，缠头之资，积至巨万。

2、戏园与曲艺的纷杂

不管是茶园、戏园还是戏院，只有其经营方式适应城市的商业环境和消费行情，上演的剧目和表演迎合并满足了市民的流行观念和审美趣味，才能吸引观众，保持长盛不衰之势，可以说戏院与所包含的娱乐是相互支撑的，戏园为了生存和发展，自然要想尽各种方式招徕顾客，除表演戏曲外，还有其他娱乐项目，如相声、说书等，纷繁多样的曲艺和娱乐项目更能满足不同阶层市民的需求，旧时的济南人把娱乐场所都呼之为“园子”，譬如剧场称之为“戏园子”，人们一边磕着瓜子品茗，一边看戏。^③当时的济南，茶园与戏园并存，茶园也不仅限于唱戏，还有说书、评词等内容。

京剧可以说是戏园中最吸引观众、最具明星效应的表演，京剧自产生以来，在全国广为流传，其起源可以说自乾隆末年徽班进京，形成于道光、咸丰年间，在北京凡报条有大闹销金帐的，是日，客座必爆满，京城中多名伶演戏，唱作俱佳，演剧已是蔚然成风。京剧传入济南的时间至迟不会晚于清同治、光绪年间，作为介乎南北之间的都市，都市里的人大都只一眼望北京，一眼望着上海，由是京剧一经传入便受到空前的欢迎，成为京剧演出的重要码头之一，南北许多名角都来此演出，最早来济南的名角有：杨瑞亭、筱兰英、高庆奎、姚玉兰、姚玉英等。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是京剧在济南发展的鼎盛时期，1925年，军阀张宗昌为其父祝寿，京、律一带的京剧名角，如金少山、余叔岩、梅兰芳、李万春、蓝玉香、程砚秋、尚小云等均来济，他们在上舞台演了几天，票价竟高达三四元。^④

^①秦一心、宿霞、孙竹兮主编：《济南老街史话 第2册》，黄河出版社2007年版，第672页。

^②许介文：《看戏谈戏》，济南开明公司业余京剧团编辑部1995年版，第227页。

^③秦一心、宿霞、孙竹兮主编：《济南老街史话 第2册》，黄河出版社2007年版，第671页。

^④赵钟云主编，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曲山艺海话济南》，黄河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名演员具有很强的票房号召力，不少人去看戏是冲着他们的偶像而来，几乎全国所有的知名京剧艺人都曾来济南演出，白玉昆来济南演出的消息一经传出，不少观众慕名而来，对白玉昆赞誉有加，评之者大有人在，他常常演日夜两场。夜晚由白玉昆领衔，以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七擒孟获》、《侠义英雄鉴》等为主。孟小冬挂二牌，亦常参加，颇能叫座。日场则大都演些传统折子戏，小冬常演《捉放曹》、《空城计》、《珠帘寨》、《四郎探母》、《十八扯》等剧目，声誉甚盛。^①名角登台演出对济南的京剧发展影响深远。既然京剧如此受市民欢迎，又有京剧名角光临，剧场当然不能寒碜，为迎接各地名角，这期间新建或改建的剧场有七、八处之多，各剧场均有班底，或自己演出，或为各地来济之名角配戏。

京剧在济南广受欢迎，京剧爱好者不仅去戏园欣赏京剧名角的演唱，还建立自己的票房，在空闲时以供自娱之乐，票房的出现可以说拓展了以京剧为主要娱乐的人群范围，当然这只是少数悠闲阶级借以为乐的方式。济南的票友同京、津、沪等大城市一样活跃，济南票友之众、票房之多、艺术水平之高，足令人振叹。京剧鼎盛之时，自然是票房的黄金时期。无论文人雅士还是服务员工，多有票房之组织，也有频繁的演出。^②民国时期济南成立了不少票房，国剧研究社为其中之一，社员多为当地名票，傅石如为济南票友之明宿，昔与陈君叔为，刘君静候，均负盛名。他可以说是济南票友的典型代表，在当时的这些知名票友，一般生长在殷实之家，跻身于旧社会的士绅群中，既不读书也不从事生产，傅每演红生戏，态度格外壮观肃穆，一举一动，必须带有神威。要知关云长死后为神，生前仍不过一大将耳。度其人，义气忠正，其态度，或较他人轩昂雍容，绝不至于伶人所演之甚也。傅演此，尚默会此意，是亦高人一筹者也，^③当地票友还为演戏做配角，老生雷喜福忆其首次到济露演，远在七八年前，配角极不整齐，然每场拥挤不堪。一日贴镇澧州，余最喜其祭口大段白口，“旗开得胜”出口后，全场掌声如雷，迨岳云不谙父令，公堂问斩时，……，此时余在台下，正当饮茶，不由的来了个“喷茶”。越二三年，雷又来济，上座即大不如前。前岁复来济，竟抗不过下海未久之邢君明，可叹又可怜也。^④

济南人也爱听吕剧，很重要的原因是吕剧情节简单，多反映家庭事情，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与京剧表演者多为名角所不同的是，作为地方戏曲的许多演唱艺人大都是从街头巷尾卖唱起家，稍有名气之后，才转到戏园的舞台。吕剧的先声为化妆扬琴，早期主要演员有黄维祯、黄维信等，他们进入济南，在风顺茶园演出。风顺茶园，约有几十个平方，虽然是平房，但能容纳 300 余人。三十年代末来济南在此演出的老艺

^①许锦文：《梨园冬皇孟小冬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9 页。

^②许介文：《看戏谈戏》，济南开明公司业余京剧团编辑部 1995 年版，第 297 页。

^③《济南日报》，1926 年 7 月 12 日。

^④《十日戏剧》，1937 年第 14 期。

人回忆道：当时演出的剧目有两种形式，一是族台本戏，如《空棺计》、《王天保下苏州》等，往往连演十几天，每天只演一折，凭故事的曲折去吸引观众；一是生活小戏，反映家庭琐事、婆媳纠纷，语言生动、活泼。^①继风顺茶园出演之后，黄家班再次进济南演出，地点是天庆剧场，此时剧场为楼房，较之风顺茶园更为现代化，楼下中间为小方桌、长条凳，两边为站票。楼上中间为连椅和长条凳，并设有临监席、弹压席，专供执法队、宪兵队及驻军用。楼上两边为简陋的包厢，可容纳 800 人。这次演出的时间较长，艺人们称之为“久战济南而不衰”，被誉为“三座山”的李同山、邹福山和田寿山也在这次演出中受到济南观众的热烈欢迎而名扬泉城。^②

相声产生于京津地区，在 20 世纪 20 年代传入济南。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来济南演出的都是京津人士，最早在趵突泉望鹤亭茶社演出的是天津著名相声艺人李德锡（万人迷），张保华《相声在济南》对此有过详细的记述：

1920 年前后，天津著名相声艺人李广义之子李德锡（万人迷）最早来到济南，在趵突泉内望鹤亭茶社演出。由于此人面目黑，个头高，双目炯炯有神，语言风趣，表演幽默，常使观众捧腹大笑或忍俊不止。加之所演节目，多数对封建制度有入木三分的尖刻嘲讽和对劳动群众善良智慧的歌颂。因而，他不仅受到市民百姓的喜爱，连许多文人墨客也来殷勤捧场。一时，名噪济南。其后两年，在南岗子广瑜茶园演出的是北京相声艺人黄金堂（黄小辫儿）携子黄景利，其中除黄家三人外，还有北京相声艺人周德山，特别受到欢迎。相声迷常将容纳百余人的茶园挤得座无虚席。^③

一方面出于济南观众对相声的爱好，另一方面演员在当时都是力壮无比，在业务上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艺。随着相声的普及和市民的热衷，出现了专演相声的场所——晨光茶社，与北京启明茶社享有“南晨北启”的盛誉，相声艺人都乐意演出，相声大王张寿臣、相声秀才马三立以及吉评三、高桂清、刘宝瑞、郭全宝、王长友等，都先后来济南演出。^④济南的相声爱好者，素闻张寿臣的大名，只是无缘欣赏，今见张寿臣亲临济南，岂可错过时机。张寿臣麾下的几员大将，均是相声奇才，刘宝瑞单双不挡。王长友捧逗全能，黄鹤来说唱俱佳，阎笑儒独树一格。此外还有于世德、李伯祥两位十岁左右的娃娃红，可谓人才济济、满台生辉！当他们在共乐戏院演出时，济南的观众听美了，济南的观众听疯了。可容二百余人的剧场，第一天即来个水泄不通，第二天爆满，第三天爆满，整整的一个月，天天爆满。^⑤

说书可以说与相声、唱戏是并驾齐驱的，“唱戏与说书的确是相互发明，而且是渊

^① 山东省文化厅史志办公室济南市文化局编志办公室：《山东省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 第 4 辑 济南市〈文化志〉资料专辑》，山东省文化厅史志办公室 1984 年版，第 24 页。

^②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文史集粹 文化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6 页。

^③ 张军、郭学东：《山东曲艺史》，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9 页。

^④ 张玉柱主编：《齐鲁民间艺术通览》，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10 页。

^⑤ 张立林：《相声名家张寿臣传》，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年，第 211 页。

源密切的。说书场的场面，术语，都与旧式戏场无甚分别。而说书的连唱带念带身段，带表情，带‘提刀跨马’，带口讲指画，恍如其境。并有时来口略加涂抹，自然打扮的小戏，令人感觉带戏剧的原始状态”。^①清末老残将白妞说书描述的神乎其神，以致寻访明湖居、听艺人说书、体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觉，成为后人的追求和向往。在清末，崛起于农村的山东大鼓进入济南，没过多久便风靡济南城，最为著名的是梨花大鼓，多在趵突泉的各游艺场卖艺，如观澜亭、四海春等茶园，1916年以后，新市场设立，这时纬五路萃卖场已盖好，于是济南鼓姬才分布于新市场、萃卖场等处，到了1930年，济南劝业场开幕，这些鼓姬们才又分布于劝业场，此为梨花大鼓在济南的繁盛之时。后来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加之城市小书场的增加，为凝聚听众，一改传统的大鼓书统领济南的局面，以宣传爱国、反抗侵略，寻求惊险刺激的武侠故事为内容的长篇大书随之兴起，无论是书馆还是茶社，长篇大书占据主要地位，

在比较高档的茶社、游艺场中仍然会聘请名角说书，因为在上等社会，在正人君子看来，普通的说书场地位低下，言词粗俗，不但自己不会进入，还规劝子弟亲友都不去听书。许多文人充满鄙视之意，“无知省会人多贤愚不一，男女混杂，其南起凉棚少妇，靓妆说鼓书淫词俚曲诱人观听，往往凉棚之人多于讲厅数十倍，一若正不胜邪，则风俗人心又何裨益也”。^②这也不无道理，露天撂地卖艺的说书人中，说武老二带有“荤口”，说相声也多是“臭春”。虽然如此，书场适应了平民大众的消费能力和娱乐需求，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像山东评书的听众主要是拿不出钱的社会底层人物，层次普遍不高，但山东各城市曲艺场所无不有之，“评书说古今轶事，不用鼓弦，所为说神怪小说者曰评书，凡各市场多有每一回头约铜元二三枚”。^③

1921年前后，济南已经建有不少书场。据老艺人时振邦回忆：“南岗子曲艺在二十年代初已相当活跃，东半部有金声茶园，王云卿、王云宝等在内演唱京韵大鼓，广瑜茶园，时振邦等在内演唱山东大鼓。天庆戏院两侧有阎教言的书棚，唱山东大鼓，山东落子。三十年代后，又建起振海书场，泰臣书场，刘泰清、傅泰臣在内演唱西河大鼓。”^④说书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说书艺人虽说不走街串巷，但也得在书场之间奔波辗转，既说书，也说相声的艺人高元钧，讲述了他的职业生涯：我们哥俩经过书词公会的半年考查之后，就正式入会了，接着去了新市场，在天庆戏院的大棚里抢早摸黑，行话说“抢板凳头”。我主要是在大观园、新市场和北岗子演出，有时也在十一马路西市场、石玉泉的园子里，一说就是一个季度。当然，也在劝业场里说过，不过说书最长的

^①徐凌霄：《我与中国戏剧(三)》，《剧学月刊》1933年第10期。

^②陈德征：《济南游记》，1875年—1908年。

^③罗腾霄：《济南大观》，济南大观社1934年版，第386页。

^④张军、郭学东：《山东曲艺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页。

是在大观园。就这样我一直在济南说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①据《济南大观》记载:1932年,济南城内书茶馆(说书场)有39处,说书艺员240人,其中女艺员88人。这还不包括唱戏艺人和茶客更多的茶(戏)园子。考虑到当时济南的城市人口不足4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相当可观了。

书场的经营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戏票也很廉价,赴书场听书者悉听尊便,每段铜元一二枚至一角,当时在济南最著名的有大观园书场、趵突泉书场、南岗子书场,从这些地名可以看出,这些地方大部分是平民百姓踏足之地,当市民买不起戏票时,听书成了比较实惠的娱乐方式。众多的书场在位置上也非常集中,30年代,在二大马路纬二路路北,开了三个茶园:一为明记茶园,有张建龄、张凤仙演出扬琴;一为福禄寿茶园,黄金堂、黄景利父子合演相声,但经常上演的是山东大鼓;一为松菊花园,多为半卖艺半靠色相的鼓姬演出。当时大明湖东万寿宫前还有个富贵园,演出京剧演唱、相声等,东门护城河边的鹅鸭坊,夏虽天有说书人撺地演唱。^②此时的新市场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说书娱乐的缩影,在民国10年前后,里面就有说书场20余家,几乎所有北方的曲艺节目和山东民间小戏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场子,如山东琴书、西河大鼓、梨花大鼓、河南坠子、评书、山东快书、相声等在市场南段,当时还有个专门表演“滦州布影”(现在叫皮影)的小棚子,上演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这些各种各样的场子天天爆满,每天有两千以上的人来此观看。有些人听得上瘾,还要带着干粮,一听就是大半天。有的孩子放了学,不回家,直接钻进书棚里。^③此外,位于纬十二路的西市场也是重要的说书基地,这些都是小的说书场,一般都是一人说唱,随时收钱,早晚不歇,说书曲目混杂,既有整本大套的,如中国传统小说《水浒传》、《西游记》等,也有西河大鼓、河南坠子的。每到夏秋两季的傍晚,从西门城墙到大明湖畔,大鼓、快书、坠子撺地者甚多,听众多达几千人。

3、戏园、戏院里的观众

对济南一般市民来说,他们只愿去戏院、茶园里看戏、听相声、听鼓书等。戏园也会不断努力以吸引更多的观众。清末至民国时期济南这些娱乐场所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既有为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消遣的场所,也有为街头苦力、小商小贩歇息休憩的场地,民初济南票价分为四个等级,每个等级各有4种价格,最高10元,最低5角。无论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都能走进戏园,上至韩复榘、张宗昌,下至拉洋车的苦力都沉浸在戏曲的洪流之中。

古来文人爱戏者甚重。京戏包容了传统的美学,备受文人青睐。因此爱看京戏的文人都能哼上几句,以显清高,若不懂京戏,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尤其相聚时,

^①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文史集粹 修订本 下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668页。

^②张军、郭学东:《山东曲艺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

^③牛国栋:《济南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有拉有唱，潇洒得很。清末济南作为省会城市，集中了比一般城市更多的传统型的知识分子，北京及津保等处受到八国联军的侵扰，战乱不断，逃避到济南的官绅人等特多，京津的伶人亦不断的来到济南。当时有人讽刺，当联军连下天津北京，势如破竹的时候。鹊华桥边的笙歌反而大为热闹。^①这些传统的士绅、知识分子大都会选择比较高雅的茶园、戏园品茗听曲，清末济南城内的茶园主要分布在大明湖南岸的官衙附近，竹枝词中一首描述道：藕花衫子翠罗缘，来听梨园法曲高。暗掐纤纤份记板，归家亲谱郁轮袍，此时戏剧观众是官绅人士和有钱人。

大舞台、富贵园等都曾有观众“点戏”的办法，点一出戏 2000 文（合制钱 1000），最高为 4000 文。点戏有“求点”，有“自点”。求点是掌班的想法打“抽口”，所异于衙门中之点戏者，就是不戴红缨帽不捧牙笏，仪式较为简易而已。他走到熟的官绅关少跟前，低声下气，说些好话，若是拒绝，他就诉些营业的苦处。碰着好说话的就破费一下，其实点一出不过制钱一千，阔一点的四千文。在那时生活程度低。^②萃卖场二楼有聆音戏院，中等规模，可容 600 多观众，演出京剧等。还有两个说书场，常有著名艺人在此献艺，鹿巧玲有鼓界皇后之称，在此唱梨花大鼓时，沪、宁等地的听众都特来顾曲。书场的经营类似坤书馆，捧角者可以出钱“点活”，即指定某女艺人演唱某曲目。据说 20 世纪 20 年代中，仁丰纱厂一崔姓把头在此听大鼓，一次就拿出 50 元现大洋摔在桌上“点活”，以显示其淫威和阔气。^③

除文人外，武夫也对京戏情有独钟，时任济南市主席的韩复榘喜欢京剧，每次到省立剧院视察，必定要在小剧场为他专场演出，山东省政府的秘书长张绍堂戏瘾特别大。他不仅常去看戏，而且要陪唱的。继韩复榘之后，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为了显示自己是个“孝子”，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势力，在为其母祝寿时，从北京把梅兰芳等京戏名角都请来唱堂会。张宗昌家堂会是在珍珠泉的戏楼里，看戏的坐在亮天场子里，这些人都是张宗昌用帖子请来的达官贵人、富绅巨贾、社会名流，还有他们的太太小姐。祝寿戏连唱了十来天，每天从下晌 4 时一直唱到第二天 9 时多。^④孟小冬在庆商茶园演戏时，张宗昌是坐中观客，这天小冬演《空城计》。张宗昌看了后，大为赞赏，他认为这个姑娘唱得比余叔岩还好，不但自己看，还接连数日订了不少戏票，让他的家属亲友甚至下属同僚都来看戏，

虽然戏园、戏院日趋繁盛，高档的场所仍然为普通市民望尘莫及。在民国初年全国重要城市之戏馆与票价的调查中，济南在 1906 年（民国五年）的票价为：商埠俱乐部（纬三路西），庆商茶园（纬五路），富贵楼（城内司家码头南），每座约铜元五十枚，间有七

^①徐凌霄：《我与中国戏剧（三）》，《剧学月刊》1933 年第 11 期。

^②徐凌霄：《我与中国戏剧（二）》，《剧学月刊》1933 年第 10 期。

^③山曼主编：《济南城市民俗》，济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6 页。

^④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齐鲁戏曲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5 页。

八十枚之时，包厢约四五元。鹊华居(城内鹊华桥)，价亦稍廉。1920年代，济南童工的月工资是2元，熟练男工的月工资是20元。但当时一个成年人独自生活每月需要7.5元，支撑一个5口之家

一个月的生活至少需要15元。当时各工厂的平均月工资为7.5元，人力车夫辛苦劳作，一个月的收入只有10—18元。^①

随着曲艺的发展，济南的曲艺市场为不同欣赏趣味和不同消费层次的欣赏者提供了不同的娱乐场所。大部分平民还是在中低档戏园欣赏各种曲艺表演，如相声、金钱板、评书、清音、杂耍、口技等。这里的曲艺演出水平越来越高，曲艺观众趋之若鹜，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知识渊博的学者还是胸无点墨的乡野村夫，都把戏台看成寻找快乐的场所。1933年吴级宸《济南市书词界调查及其改善》的调查中指出当时书馆、茶园、布棚主要集中于新市场、趵突泉、劝业场、西市场几个商业发达的商场和游览胜地。其次北城头、北市场、普利市场也有几处演出。曲种(文中称“调子名称”)，有洋琴、河南坠琴、山东大鼓、木板快书、评词、西河大鼓、相声双簧、河间大鼓、京韵大鼓、蹦蹦等十余个，从业艺员240人，听众每天达3000人以上。^②除政学界有部分听众外，主要为工农业商界成员，由此可见在民众中影响之巨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趵突泉茶园，那里主要是政学商界听众，多者每天不过40余人。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到趵突泉畔听女艺人唱大鼓书的，多是中小士绅官吏和大宅门的纨绔子弟，流行“捧角”和“点活”。而进劝业场的，就多是些小商小贩、穷百姓下九流了。^③从中大可意会出趵突泉的“雅”，劝业场的“俗”，但可谓雅俗共赏。

传统的戏曲曲艺表演多面向达官显贵，普通市民阶层的娱乐生活较为有限。开埠后，剧场发展迅速，多集中在南岗子、劝业场、大观园等商埠区，仅在经一路至经四路、纬三路至纬六路的一里方圆内，就有兴华茶园、咏仙茶园、庆商茶园、新舞台、中央戏院等近十家剧场。^④这些剧场面向不同层次的市民，各有所长。

一般来济南的外地人，不管懂不懂戏，都会觉得到了一次济南，如果不看戏，尤其是这样的好戏，实在像没办的一件大心事，虽然明明知道听一次戏要断送两三天的伙食也在所不惜，有的异乡客甚至做出了痴迷的行为，他第二次到大观园的动机是专去看只布景就花了一千多块的小达子的狸猫换太子；继续听戏，头一句不懂，第二句是吊金龟。再一句就是狸猫换太子了，喧嚷的气氛突然变鸦雀无声，观众都挺起腰来……，又是一番紧张的气氛，小达子出来了，布景确实不错……，可惜我不懂戏，只能在观众的

^①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迁—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84页。

^②《民众教育月刊》，1933年3月。

^③李耀曦：《品读济南》，济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264页。

^④山曼主编：《济南城市民俗》，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鼓掌声中断定这句他唱的好。^①他认为大观园要无疑义会执济南游艺的牛耳，给贵族化的济南游艺界打开一个新局面。

摩登女郎、青年学生等普通市民都爱到大观园闲逛，也都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娱乐，1937的《济南日报》刊登了一时装妇人，年约三十余岁，截发天足，身著旗袍，携三岁孩子逛大观园，其子手腕上的银镯遭窃的遭遇。^②作为平民娱乐场，大观园的暮晚热闹异常：

夏日的暮晚，劳动了一天的市民，除昼伏夜动的报馆编辑，风雨不休的警察们和夜晚工作的艺人外，都要找个地方娱乐娱乐。大观园遂成了一般平民和少数有钱阶级的消夏所。每到暮晚，有千百的男男女女来此闲逛，大观园立即活跃起来。直到深夜十二时许，才渐渐沉寂了。

在这里有贵族化绅士阶级的娱乐场，共和厅鼓书场就在大观园的北门内。夏日在厅后扎了高高的天棚，南花墙下，扎着彩台，前后摆着百十张小茶桌，白桌布藤椅子，布置倒也清雅。济南的鼓界皇后鹿巧玲和许多鼓姬们，每晚来此鬻歌。连要钱带茶费，每人约在半元上下。所以劳动阶级者，是裹足不前的……。

平民娱乐场所便是说书棚了，大观园北门外东北角落，有两个小说书棚。几条板凳，围成正方形，靠墙放着一张小条桌，桌上一盏电石灯，一把茶壶，两个茶碗和一部旧小说，说书的是个半路出家，只是接着书本念，有时念《七侠五义》，有时念《彭公案》。听书的都是苦力，听一个回头要钱时抛一分钱。东北角落的书棚，比这个稍高级一点，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布篷。最热闹的要算大观园东门的两家了，一个在路东的小戏院内，一个在空场内搭了极大的布篷，都能容一二百人，他们连唱加说，都是两三个人合说，听说一个晚上，也可赚两三块钱。^③

4、观众与戏院的互动

大部分观众进入茶园、戏园并不仅是为了欣赏艺术，而且是为了享受热闹气氛的，台上演戏，台下更为热闹，茶房可在院内跑来跑去，还随时给顾客递毛巾供擦汗用，传递的毛巾飞来飞去，伙计不住地呼叫着。在看戏的过程中，台上台下混乱一片，再加上演员唱到精彩处或胡琴拉到妙趣横生时，那叫好声、口哨声，搅得整个院子里一片哗然，尤其名角唱到精彩处，“好”字异口同声，声音极其洪亮。倘若演员“失场”，观客也会引出怪声怪气的“倒好”。他们(西方人)看不惯观众乱哄哄的，随便来来去去，遇到台上不重要的部分，他们根本不在看戏，而是聚在一起赌牌、谈笑、喝茶、嗑瓜子、甚

^① 《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10月11日。

^② 《济南日报》，1937年5月7日

^③ 《申报》，1937年7月20日。

至吵闹。西方人以他们穿礼服听歌剧、上剧场的标准，当然觉得中国观众浅薄至极，毫无文化。^①

在戏台下，即使是最为普通平常的人也能从上演的一幕幕戏曲中享受到莫大的欢乐，戏园里形形色色的人物、新鲜刺激的故事吸引着他们的眼球，在富贵茶园里映射电影时，楼上月台座，有一妙龄女客，装饰入时，顾盼多情。楼下池座，有一美貌男客，衣裳楚楚，公子翩翩，此一对男女，坐阁上下，竟发用恋爱趣剧。……时楼上下座客，齐集其视线于此一对情人，鼻嗤声，口笑声，鼓掌声，拍案声，杂然并作。一幕活电影煞是有趣！^②

戏园里总是挤满了顾客，这种情况下发生冲突也在所难免，有为戏票争座而引发的，如天庆戏院，昨晚（十九日）九时许，台上正演评戏，乎有一人未购票即入座，院中夥友令其补票，致起口角，继竟动武，旋由押院警察将送人带局讯办。^③一年之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天庆戏院，自邀到周紫霞等演唱评戏后，生意颇佳，每晚观众均告满院，惟时有人强入院中，无票观剧，致院中深受影响，院主当令售票员无论何人均须购票入座，日前甲乙二人至该院无票观剧，院中职员史某非令其补票不可，致起争执，经人调和始散，二人乃愤愤而去。前日（三十日）晚八时，二人因气愤难出，邀来数人，由院内将史某诓出，一拥而上，将石某殴。^④山东省立剧院，日前（星期六日）晚，该院学生习演，于售入座后，忽然声殴打叫骂之声。哄动全场，观众纷纷议论之，缘该院有口曹凤璋者，年二十岁，素行为不端，是日因曹有亲戚某甲来院观戏，未买票即入场，后有省府赵参议者，齐至院看戏，以持票号码，系曹亲属所占之位，赵因见有人欲占所定之位置，即与之理论，令其他座，斯时该院曹凤璋值至场查票，因瞥见以上情形，感觉于自己面孔上不佳，当即找向赵参议理论，复见赵系某便衣，颇像买卖人，更觉好欺，遂即动手用武，连击赵数拳口耳光，眼见事体扩大，后该院王泊生出任排解，当时始算平息。^⑤戏院里生意兴隆也可能引致同行的嫉妒，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开明大戏院就接到吓恐信件，由平津重金礼聘著名坤伶红牡丹金素秋，关月侠等来济献艺，各种文明戏剧已于本月二十五日正式开演，不料二十六日，该院经理忽然接到黑信一封，内云，即将某茶房辞去，否则留意小心，当不定何时前往持小刀，尽将全院之藤椅用刀割坏云云。该院经理接信之后，以此等流氓扰乱游艺场所，实属可恶，即通知该院茶房人员等，加以留意，倘有人前往扰乱者，定抓获送局讯办云云。^⑥

戏园的观众来自各个行业和社会阶层，《济南日报》中就报道了一则在戏院中抓获

^① 施叔青：《西方人看中国戏剧》，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 页。

^② 《山东民国日报》，1929 年 9 月 23 日。

^③ 《济南日报》，1936 年 4 月 20 日。

^④ 《济南日报》，1937 年 6 月 1 日。

^⑤ 《济南日报》，1937 年 4 月 28 日。

^⑥ 《山东民国日报》，1934 年 11 月 29 日。

欺诈贩的消息，王锡三，年逾不惑，利津王家窝蓬人，务农颇小康，客岁丧偶，亲友争相议婚，有王玉宝者，偕少妇路郭氏，在该县寄居，氏年方花信，姿色颇佳，……与锡三数度磋商，以大洋二百九十元，作为聘礼，由王玉宝主婚，卒成好事，二人自结合后甚和睦，今年正月间，锡三随郭氏来济探亲，距行至本市北门，郭氏称小解，意乘机逃逸，王遍寻无着，仍赴本埠槐家壮友人处，藉便访问郭氏下落，终将郭氏在城内寻获，归法院起诉，案尚未结，前日下午三时许，王锡三赴新市场内戏院看戏，恰巧王玉宝在此，王锡三当向前将王玉宝扭获，归商一警局。^①应山东大戏院之邀来济演出的梁秀娟、李洪春等一行人，于十四日首次上演，打炮戏为梁之“盘丝洞”，李之“过五关”。彼等此次来济，叫座力极大，每场皆告人满。予因业缠身，未及先睹。十五日为星期六，星期日例假无课，当晚乐得玩个痛快，于十五日夜场，及十六日日场，始得观梁李奏艺，计先后两次。^②从中看出，观李梁剧的可能为学生或教师。

虽说上海为艺人和戏迷向往之处，对于没有别的嗜好，然而却有点戏癖的来说，在济南时每隔一月或两月，至少到戏园一次。此次到上海，早已把看戏列入我的预算表中了。……但上海的戏史重在布景之新奇，而不在唱工之优劣，在我看来，还不如在济南庆商茶园听孟小冬的打鼓骂曹受感动呢？^③戏院中有戏癖的人不在少数，大概戏院也是靠这部分人维持稳定的收入吧，近来，有点欢喜听青衣，那声音，是怪哀婉的，倘其是唱的好，为了这动机，便在国民大戏院的包厢中，粗糙的木板上坐了下来，因为张口初次登场，一场过去了，又是一场，呵，晴雯扑裘，那晴雯还算不错吧，只是那宝二爷竟如此的胖，胖到令人想到电影上的大胖小。耐心的候着，耐心到吃完了不合口味的瓜子，耐心到读熟了四周的广告。^④

（三）戏剧改良与政府控制

1、戏剧改良

戏剧可以说是社会改良和大众教育最有力的工具，戏曲源自民间，所以民众对它最容易接近，最容易发生兴趣，也最容易被它感动。经常上演的剧目反映了人们的喜好及所受的教育。我们会发现即使没有受过教育的平民百姓也能熟记戏剧里的故事。清末那些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教育的社会精英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提倡用新的戏剧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用艺术的力量去影响民众的精神生活。于是，他们提出戏剧改良，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劫灰梦传奇》，揭开了近代“戏剧改良”的序幕。^⑤

支持戏曲改良者在改良现存曲目和创作新戏方面双管齐下，山东教育界人士和部分

^①《济南日报》，1937年7月16日。

^②《十日戏剧》，1937年第11期。

^③《学生杂志》，1924年第10期第77页。

^④《山东民国日报》，1929年11月7日。

^⑤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 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5页。

京剧作家、艺人,试图利用戏曲转变社会风气,1910年山东省教育部门负责人蔡儒楷聘汪笑侬为戏剧改良所所长。戏曲改良首先是对传统戏剧的改革,创作了大批反映近代重大政治事件的戏剧作品,以历史上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英雄和斗争故事为题材,弘扬爱国精神,历史剧服务于现实社会。

其次,社会改良者也在传统剧目的基础上编写新戏,山东省易俗新剧社,顾名思义,创办人思想比较开明,很想以“移风易俗”为己任,他们编写了《风波卒》、《指鹿为马》、《胭脂》、《庚娘》、《细柳娘》、《孝女泪》、《步步难》、《看看所知县》、《李阎王进京》、《渔夫恨》、《红须客》等几十个新剧目,并在济南鹊华居、富贵园、大舞台等处演出,^①该社多次编排“醒世”之新戏,以符“易俗”之名。

戏剧改良者还认为艺人会影响到观众,提出整理改善旧艺人及旧有舞台艺术的问题。1934年,以培养话剧人才为主的山东省实验剧院由于政治上的变化停办后,省教育厅又主办成立山东省立剧院。省立剧院成立之初并不是供一般人娱乐,而是以帮助教育、指导社会人民为趋向,在开学典礼上表演国剧,由院中导师及学生演出,院长王泊生在《创办缘起》(发表于1934年《山东省立剧院院刊》)中提到:“目前中国正当乱极思治,新时代开始之期,一切固有的道德、思想、精神、情感都在崩溃,新的艺术尚未产生,旧的剧艺支离破碎,失去时间性,不能肩负新的使命,如何创造新的剧艺,来建设新的民族精神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业。”为此,他提出“整旧创新”的口号,既清理中国旧戏曲,也创造新歌剧。并针对当时戏曲界的状况,提出改革主张:一是对旧艺人及旧有舞台艺术整理改善的问题;二是对于现代中国舞台艺术人才培养问题;三是新中国戏剧创造的问题。^②鉴于鸦片毒烟弥漫全国,各省多不能彻底查毒,且多有寓禁于征,抽捐公卖,本省自韩主席主政以来,查禁颇严,全省难觅一株烟苗,但自临省偷来鲁销售,及秘密吸食者,半月前,韩主席在勉励会上,严饬公安局,厉行查拿,三日内破获九十吸户卖户九十余起,并授意于省立剧院王泊生,将林则徐禁烟事编排一戏,于下月二日在进德会上演,实施戏剧教化,促人猛省。^③王泊生还编导了七幕十二场歌剧《岳飞》及《鸦片战争》等话剧,并于同年在进德会剧场演出。剧情大意是,有李永泰者,因吸食鸦片卖掉家中的一切,包括自己的亲生女儿。禁烟令下来,他与其他吸食者亡入英国教堂,国军队马上包围了教堂,在军官的劝导下,李终于觉悟。此后,林则徐奉命到虎门销烟,旋被撤职,英军打来,中国士兵纷纷抵抗。剧情的内容本身就是宣扬爱国主义,激励群众抵抗鸦片的侵蚀。

话剧的出现为戏剧改良注入了新的动力。话剧演出活动往往带有革命性色彩。并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日益高涨而迅速发展,新文化运动在济南兴起之后,话剧

^①谭源材主编:《山东艺术发展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

^②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 山东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4年版,第16页。

^③《山东民国日报》,1934年11月28日。

在爱国知识青年中传播流行,尤其自“五四”运动之后,他们利用这种戏剧形式,抨击反动当局的统治,发泄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愤慨之情。在这场文化斗争中,济南的学生无疑成为主力军,1916年,济南中学学生为庆祝推翻袁世凯封建帝制,排演了《云南起义》,1920年元旦,山东学生联合会在济南大舞台举办话剧演出,济南一中的同学为进行爱国宣传,借大明湖边的大舞台作演出场所,演出剧目为《惩办卖国贼》。在学生团体中,有的是一中的新剧团, (“五四”之后新剧团就成立了),演出的新剧主要内容是争取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妇女解放,其中最有成就是《孔雀东南飞》等。^①济南的话剧社,在事变后一向是消沉的,自新民话剧团成立以来,才打破了这沉寂的空气,不但演了《雷雨》,而且又演了《日出》,而且又来了个“再度”的公演《雷雨》。《雷雨》的“再度”演出时比较第一次进步了许多。也可说替济南话剧界放出了更强烈的一线光芒。^②

2、政府加强控制

晚清时期,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地方政府与精英力图控制公共娱乐,在他们看来戏曲除了以声色之美满足享乐需求而外,其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或可“正风规,助教化”,有助于其统治;或“伤风败俗”,“惑乱人心”,危害其统治。戏曲由于社会覆盖面广,又属“寓教于乐”,感染力强,故对社会的影响力极大。因比对于戏曲所体现的思想倾向,统治者不会放任自流。^③于是当局对戏曲演出总是加倍小心,1919年各校拟用易俗社新剧在大舞台演唱两日,以备募款用,却因政府禁止未办。

警察在控制大众娱乐方面成为实际的执行者,市民稍有出格的行为,必定遭到他们的禁止和镇压,1920年震惊中外的“大舞台事件”就是学生、警察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酿成的,天津《大公报》对此作出了详细的描述,先是学生提倡排演文明新剧,现身舞台募集经费,为种种爱国举动之用。经管警、教两厅认可,并出警厅长代派戏票七十张。元旦早间,学生仍由教育会将桌凳运回,重新布置。是日为第一小学、齐鲁大学两校先行合演之剧,时已一钟,男女来宾之观剧者楼之上皆满;后台艺员时已扮装,坐客皆昂首过望。方冀军乐一专,彩幕顿开,得聆警世之新剧。乃忽有警察入场禁阻。坐客已相顾错愕,由学生等公推代表,分谒当通询问陡然禁演之理由,并一面登台演说安慰坐客,少安勿噪。不料有警察多名,一拥而入,而流血之惨剧开幕矣。^④

1939、1940年,山东省会警察署于先后发布“为奉令颁禁演剧目仰遵照严行查禁”、“为取缔各剧院书场猥亵唱词”的“训令”:查戏剧为社会教育之一种,关系风俗人心至深且钜,凡有各剧内容秽亵,唱词淫荡,足以诱惑青年男女者,早经严禁演唱有案,

^①陶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95页。

^②《大风》,1941年第7期。

^③路应昆:《中国戏曲与社会诸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

^④《大公报》,1920年1月4日。

当此地方粗定；与民更始之际，往往有投机伶人，借口繁荣市面，变更旧日淫剧名目或新编剧本，号称警世而实际相反，故意饰词耸听，以图影射牟利，或为官厅耳目所未周，或日久而生玩，所在多有，自应重申禁令，以资整饬。再凡有曾经以演唱淫剧著名之男女伶人，尤应严行监视。并公布禁演剧目《双针记》、《海潮珠》、《送灰面》、《送盒子》、《庙中会》、《瑞云庵》、《卖胭脂》、《段家庄》、《遗翠花》、《迷人馆》、《狐狸缘》、《送灯》、《葡萄会》、《杀子报》、《拿苍蝇》（一名蜗蛹尘缘记）。^①许多剧目为统治者所不容，如熊佛西所自负的赛金花剧本，方将完成，竟被中央禁止公演，理由是“辱及国家”。后又规定，凡系市立私立各级学校，表演戏剧，必须先将剧目剧情以及剧中人物，详细列明，呈经该局切实审查核准后方得表演，并于庆祝纪念等会外，平时不准演剧，以杜流弊，而重课业。除政府外，地方精英自身也认为有些传统的戏目要禁言，汪泊生就认为像《四郎探母》、《玉堂春》一类的戏不能演，此类戏都是违反时代，看《四郎探母》，或有人想去伪国招亲，看过《玉堂春》，或有想到妓院中求知己，养成颓靡淫荡风气，作亡国之音……，所以要来改变一下。^②

地方政府不仅加强对剧目的控制，而且增加了对戏院剧场的规定，对室内各剧场影院，多为未领注册执照者，殊与本局公布之规则不合，业经通知各该场院，限于十月三十日以前，一律领照，以符定章，并派员随时视察，倘有不合规则之处，即便随时纠正。^③监督员如认为影剧情节不适宜时有随时命令停止演唱之特权，各影戏园及娱乐场所对于监督员所发之命令及指示有绝对服从之义务，地方政府认为济南市内各茶园书场，或设备不良，或曲词淫秽，殊与卫生风化大有关系，本局为提高公共娱乐起见，特拟定管理茶园规则，以资整理，于是市教育局派员轮流检查，前以戏曲电影，关系社会人心至密，曾规定办法，实行派员赴各戏园影院，加以检查，然以本市游艺场所甚多，负责人员甚多，检查难期周密，且无严格之规定，漫无统系，常有一处去两人，而他处竟无人去者，此实有失检查之初意，现该站又准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函请切实检查，以重社会教育，^④并整顿戏院内的秩序，令各影戏院，务须恪遵定律，按座售票，保守秩序，如敢故违，即予严行取缔。

二、公园、游艺园

自1904年5月济南开埠通商后，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城市人口大幅度增长，人口密度急剧加大，城市的飞快发展需要各种公共建筑或公共设施为广大公众服务。受西方文化影响，一批新的公共活动空间，如公园、游艺园、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等如

^① 《山东省会警察署半年刊》，1939—1940年1—6月。

^② 《山东民国日报》，1934年10月19日。

^③ 《山东民国日报》，1929年10月28日。

^④ 《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12月2日。

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为市民创造了一定数量的良好空间环境和公共游乐空间。这些新兴的娱乐场所以综合性的娱乐设施为魅力,吸引着不同阶层的市民涉猎其中,是近代济南市民打发闲暇时间的好去处。

(一) 公园中形色各异的市民活动

公园最早产生于近代初期的欧洲,它为公众所有,人人都可享用,自 1868 年上海外滩租界建立起中国第一家公园,到 20 世纪初,全国各地掀起了兴建公园的浪潮,商埠公园为济南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公园,不管公园的建立者意图如何,对一般民众而言,放松和休闲才是最终目的,在普通市民眼里,公园是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的场所,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公园也成为市民政治表达的场所,地方政府和精英作为创立者,其目的不仅是使民众到公园中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和享受休闲娱乐,更重要的是教育教化与改良风俗,引导民众接受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最初的公园大部分都是在原有皇家园林或私家花园基础上改造而来,如社稷坛就是北京第一家被改造的公园,成都的少城公园是由前清某将军花园改建而成,但商埠公园则是当时国内最早在商埠地区设立的公园。据《续修历城县志》记载: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胶济铁路告成,山东巡抚周馥会同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准朝廷在济南、周村、潍县三处自开商埠,商埠县内设关、署、局以及菜市、公园等。在济南商埠规划中,确定在经三路与经四路、纬四路与小纬六路之间 8 公顷的范围内设公园。^①公园拓地甚广,而地势全平,人工设施,又甚简单,为市民休憩之所,景色幽雅,秩序严肃,栽植花木豢养动物既可供游人之观赏,复可增自然之常识,观感所系心旷神怡。

商埠公园作为新鲜的事物,受到了各方人士的欢迎,引来各方人员的光顾,这首先得益于公园优美的环境,虽系人造之景,实具自然之势,国内建亭凿池,假山、曲径等较为完善。且看 1932 年《山东民国日报》的一首小诗:在公园中

空气这般清爽,花儿恁地芬芳,绿荫深处,蝉琴调唱。

玫瑰花前小立,梧桐树下彷徨,未免有情!凝神惆怅。

商埠公园的古树是享有盛名的,园内遍植树木,尤以松、柏树种占主要成份,柏柳垂阴,青松夹槐错置,有可人佳致亦可以供玩赏,有“松柏深秀而满园”之盛誉,“花卉争艳以溢香”,园内花卉茂盛,古树名花煞是清幽,夏初紫藤花开,棚下设座品茗,时有花枝招展而过者,多为北里中人,而至午后四五时间,最盛花事……中央一亭,蒙鹦鹉,雪衣灰喙,能与客周旋,每见丽人则作媚声,亦可爱也。^②至夏秋间,男女游者尤众。入场券每人收铜元三枚,园内各处均安电灯,卖夜票。每届映夏,荷花异葩,各自争芳,芍药牡丹鲜艳,更足以资流览至严暑中夜,每晚以十钟为限,寻芳行乐,消夏

^①王淑良等著:《中国现代旅游史》,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9 页。

^②《紫罗兰》,1927 年第 14 期。

品茗为游人最胜时期，届时中西餐馆，汽水，冰凌临时开张，车马杂沓相属于道，久为商埠消夏之胜地也。^①毕竟是济南第一座公园，园中如此优美的环境不仅得到了游人的爱护，政府对此也是关心备至，1937年济南市公安局为整理中山公园起见，就将园内房墙，将加修葺，并添花木。

商埠公园中休憩设施、娱乐设施、体育设施一应俱全，可以满足市民放松自我、享受自然、聚会交际、强身健体等多方面的需要，提供给市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的机会。

“四照厅”是中山公园的主要建筑，这里不仅是喝茶的去处，而且是被人们当做了休息、娱乐、宴会的地方，内布名人题书联额，并备有乐器，供游人赏玩，中设有茶座，许多游客到此品茗饮茶，饮茶之处除四照厅外，在园内东端，准设茶馆，以备游人噪饮。青瓦屋顶，环廊明柱，玻璃门窗，周围建台阶，是游人赏景、品茗的好去处。春秋可设茶座，又可作公共宴会厅，西有石假洞上有草亭，石座可借停足观览休息，为点缀此处，陈列各色菊花数百盆，颜色鲜艳夺目，爱菊者，盍往一观。^②

夏令将届，为繁荣公园，便利游人休憩起见，公园招商承包公园茶社。并在承包之初就规定了承包人营业范围以茶水、瓜子、纸烟、冷食、糖果、冰激淋、汽水、啤酒、鲜花、水果、糖类、蔻蔻咖啡及其他冷食物品为限，可谓食品饮料一应俱全，这些是与公园相匹配的西方餐饮。在公园里宴会者也不在少数，但凡举行之人，须有点家资，凡借此园宴会者，除正面大厅不得租赁外。其余庭座，每桌收大洋一元，竞日者加倍，其费须于挂号时预交，随从来人，仍需购券，轿夫车夫等概不准入。私人小型聚会也多选择这里，济南剧艺研究社的社员就多选择在商埠公园进行座谈，或共同阅读革命著作，或只谈进步的文艺理论。商埠公园内有广场，周围以铁丝网，为运动场，体育设施齐全，经常在此举行运动会，1917年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在商埠公园山东教育会运动场举行运动会，比赛项目有足球、网球、跃高、跃远、竞走等各项运动。在运动场旁边有弹子房及咖啡馆。有音乐台，每逢星期日下午四点钟，有音乐团来此，奏各种西乐。迤东有八角亭。再东有屋数间，为游人栖息之所。

公园作为综合性的休闲娱乐场所，散发出的新鲜魅力吸引着各方人士，涉及到社会的每个阶层，这些人虽然目的各不相同，却都是为丰富精神生活、休闲娱乐而来。与上海最早的外滩公园规定“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沉痛记忆相比，这种耻辱感逐渐消失，因为商埠公园为国人自建，社会各界均可前往，青年人易于接受新鲜事物，他们自身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到公园中的青年男女络绎不绝，民初，男女游园是禁止的，或许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后来到公园的人越来越多，有关规定也就成了一纸空文，许多青年男女把公园作为恋爱的理想场所。一首打油诗这样描写公园里的幽会：人生第一痛苦事，

^①罗腾霄：《济南大观》，济南大观社1934年版。

^②《民国山东日报》，1929年10月31日。

今晚公园幽会时。月明林下美人来，满面春风笑颜开。……语重情长已黄昏，倾鸾倒凤更销魂，千金一刻诚难舍，无奈公园快上门。^①约会自不必说，新式婚礼也于公园四照堂举行。在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即今益都师范）里充任国文教师的青年教师，在暑假期间除了游乐休息以外，没有什么事情。况且在那时我们还没有儿女，只有我们夫妻二人，任便游乐。在傍晚的天色中，我们常去城头马路上散步，或在中山公园里品茶。^②大概是出于安全和环境两方面的考虑，学生在公园中露营的现象也屡见不鲜，1937年5月3日，本市童子军口队，在中山公园露营，在该院迤东，搭盖帐篷三座。31日济南初级中学校学生，昨晚在中山公园露营，并练做饭，井井有序。

下层民众常常是对公园中的动物更感兴趣，民国时期许多城市将动物园附设在公园里，商埠公园也是如此，生篱花圃、动物笼舍掺杂其间。早在1927年就有鸡、兔、金鱼等小型动物展出。至1935年，在公园东部设动物园，建有鹿羊院，养梅花鹿，美国羊；建有猴舍，养猴五只；还有獾室、鸽亭、鹤院等。^③公园也是妓女展示姿色招徕生意的地方，昨日天气忽热，寒暑表过八十度，一般人均已换着单衣，昨正值星期日，中山公园平康里中之妓女，所著衣服，五光十色，布满园中，与牡丹芍药相争辉。^④公园里的妓女如此招摇，致使到公园游玩的一般女士遭受蒙羞，枇杷巷中之一般妓女，行于街上，服装鲜艳，多不带有徽章，与良家妇女混迹，故公安局警士，严加取缔，明日礼拜，一般妓女均到中山公园游览，惟未戴徽章者，均被岗警拒绝入园。^⑤妓女的行为并不都是为一般人所不齿，每逢有义赈会时则由当时有名气的妓女在国内义卖。

公园最初不收门票，只有春节后在这里举办义赈会的时候才收票，票价最低两元。为何起初不售后来却售票，政府除了增加财政收入外，更多的是出于培养市民的公共责任感，一则政府启事印证了这个观点：本市中山公园原为公共娱乐场所，本不应售票，但为限制游人使不损坏花木起见，每人须付游览券铜子六枚。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该园试行开放一星期，以观游人公德心，倘任人游览后，园内秩序，可以维持即行永远开放，不再售票。惟就此一周来，经过情形观之，不但因园内花木多所折损，而公园大门于二十五日上午开启后，卒以脚踏车之闯入，限制为难，下午即行关闭，仍由偏门出入，似此景况，大多数游人之公德心薄弱如此，永远开放实难所能。兹定五月三日起，仍就售票，以示限制，而保公物，但星期日则照旧开放云。^⑥公园里破坏公物、不守秩序的事情时有发生，园内商贩杂遫，爱护公物维护园林者固为甚多，而任意损害公物摧残花株者亦复不少，以致园林胜地变为烦嚣市场。

^①《济南日报》，1936年4月5日。

^②《青年界》，1936年第1期。

^③济南市园林管理处编志办公室：《济南市园林志资料汇编4中山公园》，济南市园林管理处编志办公室1987年版，第22页。

^④《济南日报》，1937年5月18日。

^⑤《济南日报》，1937年6月15日。

^⑥《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5月3日。

公园又是展览、举办义赈会的地方，公园人数最多的时候通常是举办特殊活动的时期，此时逛公园不仅是冲着热闹的气氛，而且是彰显文明与时尚的行为。1911年山东省商品陈列馆在商埠公园内建立，陈列各种商品。1914年6月15日，山东省第一次物品展览会在公园的商品陈列馆开幕，公园发挥了展示新事物窗口的作用，接连数日园门外，马龙车水，途为之塞。游客联翩，趾踵相接，时间虽短，而出品陈列者计达累万。全省物品，征集周全。其规模之宏巨，影响之深广，均可谓前所未有。中外来宾，参观莅会者，每日不下万余人。^①在公园内时有展览，北平胡涂画会议员尚莫宗，为北平国立艺术院西洋画系毕业生，其作品曾出于胡涂常年定期展，及北平艺术协会等团体。闻尚君此次来济，为任市政府编纂呈事，口有油画，水彩等，五十余幅。已假定商埠中山公园，四照厅为场址。将于国庆九，十，十一三日，开其第一次个人展览会。^②1932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上午八时至下午四时，在中山公园举行市校成绩展览会，参加者七十余校，成绩品共万余件，这次展览是完全开放的，不收任何费用，市民均可自由前往参观。前往参观者，万人空巷，盛极一时，尤以时值星期假日，故到者以各校学生及各机关职员为最多。自西方休息日传来之后，市民对利用节假日进行游玩似乎是情有独钟，特别的纪念日加上休息日，应该是人潮最汹涌的时刻，昨日星期六，为五三纪念，各娱乐场，均停止一天，致中山公园，图书馆，民教馆，游人增多。^③

公园里还经常举行义赈会，从下午开始，晚上有灯会，除了各种宫灯、花灯外，并点燃周村的“盒子灯”，自下而上，一层一层地燃放，多至七层或几层，光彩夺目很能吸引游人。此外，还有龙灯、四蟹、云彩、高跷，以及从周村约来的“抬阁”（又名“芯子”）等。这些灯队入园以后，先到公园办公室前“挂号”表演，而后在园内空地上为观众演出，一直到深夜才告结束。^④1920年10月14日，山东灾赈公会就商埠公园举行筹赈游艺大会，除聘请军乐队助兴，节目有化装讲演团、武术、露天电影、五人班剧场、梨花大鼓、魔术等，这可以说是集娱乐形式之大成，娱乐与行善一举而两得，所引起的轰动也可想而知。第一日便售出游艺券15000张之多，自早到晚，游人仍络绎于途，男女游客摩肩接踵，以至于场内“人山人海……其热闹由此可见一斑”。

对民众团体和社会组织而言，这里是集会的最佳场所，是以群众集会的形式表达其对时局的看法和政治信仰与追求的场所，具有民众参与的广泛性，是较自由的公共活动空间，特别是大型集会游行，一般都选在公园进行。这里既有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游行和抗议，又有要求维护权益的请愿运动。商埠公园总是与政治性的运动密切相关，据老人余修回忆：一战以后，北洋军阀官僚为表庆祝，通令全国庆祝，二年级的级任老师是

^① <http://www.infobase.gov.cn/history/beiyang>.

^② 《山东民国日报》，1929年10月9日。

^③ 《济南日报》，1937年5月10日。

^④ 严薇青、严民：《济南琐话》，济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

齐河县秀才张仙九,他责任心强,他奉命带我们去游行,走了很远的路,到了商埠公园,开了大会,还举行提灯游行,又带领我们秩序井然的返校。^①

到公园集会似乎是济南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每遇大事公园中准有集会。1919年五四运动后,为支援归还高徐、顺济铁路借款和支援工人的罢工斗争,在公园举办的义务戏演出,^②聘请当时的名角演义务戏,戏票由学生派卖。1919年4月13日,省教育会召集教育机关职员开会,讨论山东国民请愿团成立大会进行之手续。议决于二十日,各师范、中学、专门学校、高等小学、女子学校齐赴商埠公园,会同省议会、农会、商会,召开山东国民请愿团成立大会。

1920年11月21日,王尽美、邓恩铭、王志坚等发起组织,在商埠公园大厅召开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的成立大会。1921年12月30日,济南24所学校学生及各界数千人在公园集会,济南市群众借公园以集会的形式表达其对时局的看法;在1922年3月19日,济南万人在公园集会,反对山东督军兼省长田中玉预征丁酒、河工附捐及盐金加价,并通电徐世昌和北京政府国务院、财政部,要求罢免田中玉;1923年11月14日,山东学生联合总会联络各社会团体在商埠公园召开市民大会,发表宣言,不承认贿选的总统,要求严惩国会“猪仔议员”;1924年9月7日,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会在公园召开30余团体近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王尽美等人发表演讲,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会后游行示威。^③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公园的集会活动更是频频不断,在济南市学联组织下,迅速成立了支援上海工人的反日组织机构,于6月11日在商埠公园召开万人大会,并公推

鞠思敏先生为大会主席。他在万人大会上讲话:“今天到会者竟达万人,足见我省民气激昂,筹大家本此精神,坚持到底,誓做沪案之后盾……。”^④参加集会的多是市民和工人,公开演讲的是各校学生。他们在公园里搭起很多简易的台子,有组织地分布在各讲台上演讲,成千上万的群众围听,台上人怒火满腔,台下人群清激愤,整个商埠公园沸腾起来了。^⑤青沪惨案发生之后,为声援上海工人罢工,济南津浦路机车工厂、鲁丰纱厂、兴顺福铁工厂以及理发业、面粉业、人力车等行业工人3000余人集会于商埠公园。

(二) 游艺园中五彩斑斓的画面

济南开埠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市民休闲娱乐形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传统性游艺在形式上得到继承,在内容上趋向更新,另一方面受西方文化影响,引进和发展了一批新兴项目。游艺园就是在1925年由上海人季海泉和周村人王盛三出资筹建的,规模

^①济南市天桥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天桥文史资料 第3辑》,济南市天桥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1997版,第121页。

^②胡汶本、田克深:《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页。

^③秦一心、宿霞、孙竹兮主编:《济南老街史话 第2册》,黄河出版社2007年版,第409页。

^④李钟善等总主编:徐兴文,陈纪周主编:《师范群英 光耀中华 第7卷 上》,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⑤山东省妇联妇运史编辑室编:《难忘的记忆 上》,山东省妇联妇运史编辑室1987年版,第32页。

巨大,娱乐形式多样,中外娱乐项目混杂。此园建立时正值张宗昌任山东省省长的时期,到1933年韩复榘任职时,出资买下游艺园,改名为进德会,在二三十年代是济南府首屈一指的游乐场所。

民国时期北京、上海的娱乐值中国之牛耳,游艺园内布置略仿津、沪游艺园,有青松绿槐,四季花开,曲折夹道,清爽宜人。消遣娱乐则有京剧场,容纳千余人,主要演出京剧,幻术场、坤书场、露天电影院、动物园、图书室,尤其是动物园里虎、豹、熊、蟒蛇和各种鸟类齐全,均购自大总统曹锟的官邸花园,是济南乃至山东集动物科类最多的动物园,曾邀来印度人表演驯虎;购古董有古代文化研究社,陈列古董、玉器、古人书画;集会饮宴,则有宴会厅,以西餐为限,外有酒社、茶肆、点心等类,无所不备;游艺运动,则有秋千、滑台、高尔夫球场、台球、乒乓球、篮球、网球、地球、溜冰场、射箭场。^①进德会经常举行球类比赛,1934年12月2日进德会居心吧游艺比赛会,业已分期举行办理,除高尔夫球,台球尚在比赛中,并在早八时举行地球比赛。以上游乐项目可谓泾渭分明,进园游乐的市民也得看菜吃饭,游乐的选择性自然也是相差甚大,像动物园、小剧场等是普通百姓光顾的地方,还有每年重大节日里,政府在这里举办大型文艺演出、灯会和各种各样的游园活动,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免费一饱眼福。至于像华北省唯一的室内游泳池、小型高尔夫球场等高档场所不是老百姓有能力涉足的地方,只有那些军政要员即进德会的会员才有资格光顾。虽然进德会建立宗旨是提倡“四维”、“八德”、“砥励德行,促进文化,戒除一切恶习,养成健全人格”,大量的资料表明,游乐是其中重要的主题。

游艺园采用售门票的方式,门票为二角,进门任其游览,奇巧花盆,殊有可观,亭桥池山,错置有序。除戏院外,不再售票,这种价格即使学生也能支付得起,一张门票可看多种剧种,山东济南师范的学生项堃第一次看话剧——《一片爱国心》,就是在这儿看的,游艺园巨大的容纳性使得官绅也从堂会走向大众娱乐场所,项堃再次到“进德会游艺园”看话剧时,在最前排坐着的就是阔老爷,护兵两边站立伺候着。^②平日里每星期六晚加放烟火,每逢新年、春节或元宵之夜,在此期间的门票价格略有增加,但观看焰火不另外收费。此时可谓人山人海,发生凶险事件在所难免,张苇村被刺就是在1935年新年后的一个晚间,进德会院内正在燃放焰火时发生的。游人以盛夏为最多,游艺园中赏花、游艺园中观剧、游艺园中饮茶、游艺园中宴客,游艺园之名日日见报,游艺园之事任人乐道。记者曾到游艺园三小时,并将所见记录如下:

亲间二三士兵,啜茗饮毕,与铜元数十枚离去。园中诸女艺员,时或姗姗而来,冉冉而去。记者信步至一处,见小屋数间,男女杂沓,是盖彼辈之居也。

^①罗腾霄:《济南大观》,济南大观社1934年版,第369页。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 第38卷 第11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有一对男女，非夫妇，亦非兄妹，倚石而坐，促膝而谈。过者为之侧目。记者在树荫下纳凉，旁有二衣冠中人谈天，闻一曰：这个园尚不算小，可惜玩艺同设备太简单了！其他曰：不错，虽是此园，一味模仿上海习俗呢！所以不日开演露天电影，都是中国片，并且雇佣女招待员。此一人复问：雇佣用女招待员是从那兴起的？其他曰，所说是上海神仙世界作俑，用青年女子作招徕，藉此引动游客，如今世风不古，竟也流行到这里。至此记者无心再听，遂口出，时入园者尚络绎不绝。^①来此游艺园的人为不同的人群，当然怀揣不同的目的，不过它始终是休闲娱乐之所。警察选择这个人潮混杂和市民经常光临之地，作为抓捕犯人的场所，游艺园有如此的魅力，许多罪犯为了在此观剧也孤注一掷，冒险前来，前晚（十五日）九时余，游艺园旧剧场内，人山人海，掌声如雷。观客正在兴高采烈之际，突有公安局督察员张永福，率同该园派驻所警士数人，在楼上月台座内，逮捕要犯一名，当即五花大绑，带公安第四分局，第一分所，以案关要犯，未便询问，即押送公安总局讯办，据闻该犯姓楚名文平，年二十九岁，博平县人，现寓四马路纬八路宝来公司，屡犯要案，迄未缉获，此次游艺园观剧，被张督察员侦知逮捕。^②

在当时济南市民眼中，进德会为本市唯一设备完善之游览场所。记者昨日乘避往游，时大会场北之花畦内，牡丹盛开，纷呈红色，鲜艳异常，……现该会以天气渐暖，特在南边空场筑一露天讲台，以备集会时用，现已完工云。^③虽然进德会有豪华的设施，会员大多数也是韩复榘所属军政人员，从大量的资料来看，除会议宴会之外，进德会通常是以提供娱乐为主的消闲场所，就连宴会也有娱乐消遣的节目。1934年芮麟记载他来济南时，下午五时，冒雨赴进德会参加山东省政府的宴会。宴会的地点在京剧场。场内布幔绣有“嫖赌必戒”等字样。席间看了神乎其技的定单轮车，听了著名的王殿玉的三弦拉戏。为了便于各党政军各机关，以各机关职员交流，利用昨（十日）星期例假，在进德会京剧场举行聚餐，藉资联欢。……同时并有省立剧院学生演剧助兴，……继由张鸿烈讲演，完毕后复开演京剧，至一时许始各尽欢而散云。^④进德会是各机关长官聚会活动之所，韩主席以此次成绩极佳，特在进德会京剧场，宴大会全体应试员及职员，已定昨日今下四点，并令省立剧院演剧助兴，应试员得此殊荣，更眉开目笑矣。^⑤

演剧是进德会经常举行的活动，裕鲁分当开幕之时就在进德会大会场演剧庆祝，该会附设鲁声话剧社亦作第十次公演，以志庆祝，剧目为《一条裤子母归》。^⑥尤其是逢年过节之时，演剧更盛，游人甚多，元旦将届时演剧，新年将临时亦演剧，韩主席为

^① 《济南日报》，1927年7月13日。

^② 《山东民国日报》，1929年9月17日。

^③ 《济南日报》，1937年4月24日。

^④ 《济南日报》，1937年5月11日。

^⑤ 《济南日报》，1936年4月30日。

^⑥ 《山东民国日报》，1934年12月2日。

廿四年元旦将届，定是日在进德会举行聚餐，被约者有政界秘书科长以上，军界营长以上，各界领袖等，进德会京剧场，售票定为一角二角三角，实行平民化，各机关有一定座位，并派人招待，取销手[][]茶水瓜子等以维持剧场秩序，场外令设饮茶处，以便观客演剧，四局以后，休息廿分钟云。^①虽然此时观剧的观众受到了等级的限制，随后几天而来的戏剧演出则表示了与民同乐，普天共庆的情形，以新年临迹，特扩充各项游艺，藉供大众观览，以资联欢，庆祝新年，所有普通游艺，概不售票，京剧虽仍售票，但奉令最高价格，不得超过三角，以示与民同乐，兹闻该会拥有龙灯四蟹，旱地彩船，历下秧歌，并有市救济院，雅乐队，省立剧院及各票社新旧剧，其外尚有四厅及市政府河务局输流赠送新旧奇烟火，连演七日，火树银花，必有一番盛况。^②自旧历年后，济南游艺场，顿呈活泼之状，尤以进德会及民教馆最为活跃。

除特殊的节日外，平日里京剧场也是游艺园中人声鼎沸之地，刚过四点，京戏场已有人满为患，后至者皆鹄立门首，扇不停挥，场中无电扇，热闷不堪，月台之女多座不久亦即离席。进德会京戏场每晚演唱大鼓，所有演员，系由济南约来者，有孙桂卿，……荣华亭等，票价只售一毛，可卖八成票，星期六及星期可卖满堂。1937年3月2日进德会邀联名伶杨小楼登台献艺。1936年梅兰芳来进德会演出的消息传出后轰动泉城，亲朋奔走相告，街头巷尾谈论纷纷，一时成为济南文化生活中一件大事。上自显贵豪商巨富，下至贩夫走卒开小铺的，都以争睹为快。高唐、章丘、潍县、淄川、博山乃至胶东各县，来济南住进旅馆等着买票看戏的也不少，有时等七八天还买不上票。^③

（三）政府的规定与管理

20世纪初精英和政府努力控制大众娱乐，公园作为济南市政府城市规划的一部分，是政府教化的场所，此种观点在商埠公园建立后第二年山东省学务处任职的宋恕提出的《采西制办公园议》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他认为，游观不宜禁，所宜多创有益之游观以渐移有损之游观而已。这有益之游观之所便是公园，即公园为间接教育之场所。为响应新生活运动，韩复榘成立进德会，明确其宗旨是提倡四维、八德、砥励德行，促进文化，戒除一切恶习，养成健全人格。

公园为政府所建，政府通过公园向民众灌输现代观念。商埠公园建成后不久，就制定了《公园游览章程》、《公园管理规则》、《公园场地招标出租办法》等，对入园游览、经营摊点、爱护公物、宴请宾客等有较详细、严格的管理办法。如1914年《济南指南》中附商埠公园游览章程：凡来公园游览者，先在售票处购券，方准入内，览毕出园，即将该券交销；入览券每张铜元10枚，游附设陈列馆者加铜元二枚；售票时间，每日上午八时起，下午六时止，如有宴会，先期知照，不在此例；本院门前备有停车场，以备

^① 《山东民国日报》，1934年12月23日。

^② 《山东民国日报》1934年12月27日。

^③ 李骏昌等主编，山东省文史研究馆编：《山左鸿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36页。

游人停放车马，不得乘坐入园；入园游人，均需鱼贯出入，以免拥挤；游人入园不得携带危险及妨害卫生等物等 20 条规则。^①为培养市民的公益精神和社会公德心，提高市民的素质，在商埠公园设管理员一员，管理园内一切事务，并设雇员若干人辅佐；园内风纪秩序管理员负维持之责，遇必要时通知该管公安分局派警协助。游人如违背规则，由管理员随时取缔，其情节较重者，送公安局办理，并呈报工务局备案。园内茶社及民众俱乐部等，均招商承租，其一切部署须受管理员指导，如有违背章则情事，管理员随时呈请核办。承租各商雇用伙友均须佩带按市府规定式样制备的符号；出入公园，均须遵守启闭时间，并不准容留闲人在内寄宿。^②为迎接新年来临的七日演剧，拟具改善进德会剧场办法，规定：

一、十岁以下儿童不准入场。

一、场内不备瓜子，由观众自带，不送茶水令置饮茶处。

一、在演剧中间休息二十分钟，入饮茶处饮茶，饮茶处分六处，楼上大厅一处，两旁各一处，楼下进门过厅一处，军警席两旁各一处。

一、演剧时隔位不准谈话，观众如果有事相谈，应用最低声音。

一、进场必须脱帽以免阻碍座后观众视线。

一、如有违反者应立时出院不得再入。^③

剧场要求观众这种毕恭毕敬的行为，与旧式戏台下或戏园里人声嘈杂、齐声相和的气氛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比。

为适应形成现代文明和医疗卫生观念的要求，济南市政府选择在公园中举行公益性的活动，以促进市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形成。济南市长闻鸿烈，为注重公共卫生，特于日前举行本市第一次清洁检查，成绩以公务局，商埠第二公安分局，第十自治区，保安第二大队等为最优，即制定奖旗四面，分赠该局等，以资鼓励，闻市长已于今（十二）日上午十时，在中山公园四照厅内，举行授奖典礼。^④公安局长赵广培，以入春以来，天气不正，忽寒忽热，人民易于受病，为防患未然计，特在中山公园及城内，东关三处，设立临时种痘所。为定期施行狂犬病预防注射及换发三十年度新家犬证，本市养犬各户务须领犬携证往注射，并购领新证，设置地点在济南市公署畜产管理处（前关岳庙后）、商埠市立公园（经三路纬五路）、市立家畜诊疗所（经三路纬十一路）^⑤三处。除公园外，令两处是注射的必然之所，虽然公安局长称惟商埠地方，必须设立一所，地点亦须适中，而每年系借用第六自治区空房，该自治区房间占满，不能借用，现在天气渐凉，中山公园，游人渐少，拟借该公园房三二间，作为临时种痘所之用，选择公园的原因是其娱乐卫生功能罢了。

^①叶春燾：《济南指南》，大东日报社 1914 年版，第 125—126 页。

^②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济南文史集粹 下》，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 2000 年版，第 766 页。

^③《山东民国日报》，1934 年 12 月 27 日。

^④《山东民国日报》，1932 年 4 月 12 日。

^⑤《济南市政公报》，1941 年第 1 卷第 7 期。

政府还巧妙的利用纪念碑、纪念堂等形象的物体作为民众教化的工具，将触角伸向日常生活之中，以激发群众的政治感情，让民众产生由衷的爱国意识。五三惨案发生后的第一年，蒋介石过济南时曾手书“五月三日”四字，谕飭省府勒石，择地竖立，以作永久纪念。^①刻碑竣工后，由市政府令飭社会公务两局，移往中山公园，孙中山逝世后，将原商埠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建立四照厅前，以便游人瞻览，藉资警惕云。1931年著名慈善家何宗莲病逝，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呈请南京政府予以褒奖，获准后于1934年8月1日，在中山公园举行了何宗莲纪念碑落成仪式。当局认为选择中山公园地点适宜，足资观感。人们在游览或休憩时总能时时看到这些物化的教化物，在头脑中直接就会浮现出五三惨案的凄惨场景，这激发了存在市民心中难以启齿的屈辱感，让市民产生爱国意识，政府通过这种形式欲传输民族主义，达到宣传的目的。

情境性的教化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特定的空间以特定的心境获得深刻的体会。对那些有政治代表性的人物的纪念和表彰似乎更能吸引市民，激发他们的民族情感。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各地纷纷建立起一大批中山公园，许多地方将原有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商埠公园顺应这社会化浪潮，改名为中山公园，济南人民也不忘在公园中召开追悼大会，大会筹委会及国民党员护送孙中山遗像至公园安放，各机关、团体、学校、商号纷纷到公园致敬，各社会团体、工人、学生、市民、农民10万余人前往悼念。^②王鸿一在北京逝世后，他的灵柩由平运济暂停中山公园，并举行公葬典礼，中山公园前门内扎有席棚一座，两旁席幛，满悬各界之送挽联，门前扎一松坊，上书王鸿一先生公祭典礼，四照厅前一祭台，台上下悬满各要人挽联及花圈。昨早八时许，各界派代表纷往致祭，迄至午后，约有数百人。^③追悼会总是甚为隆重的，为追悼中常会主席胡汉民，各娱乐场，均停演一天，商民下半旗，藉表哀思。各界往中山公园开追悼会，一时公园门前车水马龙情形悲壮，会场在中山公园四照厅，前面为祭棚，灵堂设于台之中央，上悬总理遗像，党国旗分口左右，正中央供胡之遗容，四周布满花圈，左为典礼席，中乐席，招待席，右为司仪席，四照厅内，为临时办公处，大门内为签到处，各界所送花圈挽联甚多，省府韩主席，及本省党政军各要人，由韩主席，如仪开会后，……一时公园门前车水马龙，情形极为悲壮肃穆，直至午后五时左右，始告休成。^④

三、电影院

1895年，电影诞生于法国巴黎一家咖啡馆的地下室里，第二年旋即被西方商人漂洋过海带到中国，作为中国内陆城市的济南在开埠的同一年，也就是1904年就有了电影放映活动，这种新奇的娱乐形式立即引起了济南人极大的兴趣，随着电影业的发展和观

^① 《山东民国日报》，1929年9月8日。

^② 陈建国主编，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山东地方史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③ 《济南日报》，1936年4月5日。

^④ 《济南日报》，1937年5月28日。

众人数的增加,出现了电影院这种专门放映电影的场所,如同兴起时那样瞩目,影院日益成为济南市民文化娱乐生活的重要空间。

(一) 电影院的异军突起

在晚清,电影被称为“西洋影戏”。最初济南的电影是依赖其他娱乐场所放映的,如茶园、戏院、会馆等,这些场所都是备受济南市民欢迎的休闲之所,这里人员流动性大,比较易于打开市场,于是电影进入济南伊始便得到市民的喜爱与认同,1904年闻善茶园的陈老板为扩充营业,在园子门口挂出长约一丈的广告,白布黑字,大书文明电影,又遍撒传单,说:为开通风气起见,不惜工本,特由外洋请到影戏团,里面真山真水、真人真马、真正东洋大战等等。又说:诸君看过,即如亲到外洋游历一般,云云。^①虽说闻善茶园价钱卖到一元之多,座客还是非常之挤,此时上演的电影不过是《英特大战》、《日兵大操》,然而对久浸传统艺术形式的济南市民来说,这种来自外国的新鲜玩意是他们领略外部世界莫大的机会,于是有些人以为总算见了世面,有的则呼绳不绝。此后一年电光活动影戏再次来到济南,“(六月)初十晚间,假山陕会馆演之。更多市民怀着好奇的心态观看,往观者人山人海,率皆喝彩。向后聚人愈多,恐其滋事,遂即歇止”。^②

当时济南虽无专门的电影院,但已有天津来此的电影巡回放映。放电影广告云:“新到外国平安电影:本戏在鹊华居七点卖票,八点半开演,至十一点半止。每包厢价十千,十人为足,多者补票。池座每位足钱一千,随座足钱五百,女座一千,童子半票,准予每晚专备各样五彩新奇等片以供惠览,准二十七至初一更换新片,由初四复更新片,准每三天一换,如有愿赁堂会者,本主格外克己,望来敝园面议。本戏来此,不久返津,特此告白。”^③此段广告说明当时济南的电影也像戏剧一样可以有堂会,租赁到私人家里去放映。

当流动性的电影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专门放映电影的场所应运而生,1914年,济南第一家专门放映电影的场所小广寒电影院出现了,^④它位于商埠三马路小纬二路,为德国人所办,寓意是华人们走进影院门口,如同到了月球广寒宫一般。此时的小广寒建筑比较简陋,是由铁柱支撑的木屋架结构形式,瓦楞铁皮屋顶,没有换气通风设备。进大门后大厅很狭小,放映室在一层,大厅西侧有楼梯上不大的楼座。^⑤只有不到六百个座,还有包厢。其价目定为:包厢每间三元,能容六人,楼座一元,池座五角,楼下三角(有时包厢每间四千,楼下每人一千,池座每人六百)。每日晚八时开演至十一时闭幕,每一新片登场全座为之一空,入夏则移外露天开演,最初上演的是西洋片,内容多是外

^①徐凌霄:《我与中国戏剧(三)》,《剧学月刊》1933年第11期。

^②《大公报》,1905年7月27日。

^③周振鹤:《中人白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④又有说建于1904至1906年间,不论哪种说法,小广寒是济南第一届正式电影院是可以肯定的。

^⑤张润武、薛立撰:《图说济南老建筑》,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406页。

国的人和事,还有些风景纪录片。后来将放映影片改由上海本国公司所租之片,如《孤儿救祖记》、《玉梨魂》等。每晚放映两、三小时,除放映两集正片外,再加映卓别林或罗克等表演的滑稽短片和英美烟草公司或商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片,^①影片剧情适合观众心理,故营业甚为发达。

1914年《济南大观》中有关于在德署之旁建一济南电影厂,规模更加扩大,尚在建造之中的记载,这一新建电影院应为真光电影院(又名“东海”、“青光影院”),1918年东城电影院成立,二三十年代济南电影院蜂拥而起,为济南电影院的繁盛时期,不仅数量繁多,而且观客甚众,营业颇为发达,“看电影”这种现代化的娱乐方式逐渐进入济南各阶层人们的生活之中。1924年济南老城内唯一的电影院济南电影院出现在旧军门巷,后改名为大华电影院,1945年叫胜利电影院。1932年济南第一家有声电影院大观电影院在大观园商场内开业,分楼上、楼下,座席七百个。放映机由德国购进,大观电影院开业之时邀请了各界名流举行了隆重的开幕仪式。因大观园商场建成的初期,实行购票入场,电影院经营人通过和商场的经办人协商,观众持电影票可直接进商场。电影票价一角至三角,如新片由二角增至五角、七角不等。据初步统计,从1904年到1948年的44年时间里济南市专业电影院共20余家。^②

据1934年《济南大观》可知,当时济南的电影院有:新济南电影院,位于经二路;大观电影院,位于经五路;真光电影院,位于经二路;进德会电影院,位于纬五路;济南电影院,位于旧军门巷;春光电影院,位于按察司街;新电影院,位于趵突泉;山东电影院,位于纬三路。同年的《中国电影年鉴》上的中国电影商业概况登载了济南电影院、真光电影院和新济南电影院三家,可见在当时还是比较有名气的。众多影院中,真光剧场及设备,在济南影业中,可称后起之秀。随后一年金城电影院成立,后改名新民,这些电影院较小广寒更为精美。影院门厅为二层楼,进门楼下有个小厅,由一侧上楼去放映室。高大平房式的影客室,人字形木屋架,瓦屋顶,小间内铺砖地面,两边稍高铺木地板用木柱分开,池座和边座的座位全是木头长靠背椅。^③不只是设备,电影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放映的多是国产武打片,如《火烧红莲寺》、《关东大侠》、《女镖师》以及外国片《人猿泰山》等。当时报纸上有人认为济南的电影院,是小市民唯一娱乐场,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张,不过从中可以看出济南的电影院在当时确实风靡一时。

此时城内济南,民众和新开的新新,春光四家中以济南电影院所映的片子最佳。民众是民教馆的事业之一,为省民众教育馆附设,非营业性质,风雨无阻,该院为促进民众教育化,映放含有意义之中外影片,每场加演新剧及化妆讲演,原价平民化,五分至

^①严薇青:《济南掌故》,济南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

^②山东省文化厅史志办公室:《山东省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 第14辑 济南市<文化志>资料专辑》,山东省文化厅史志办公室1988年版,第229页。

^③秦若轼著,高凤胜主编:《旧济南遗事》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年版,第93页。

一角,不过光线太坏,却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新新,和春光大都上映什么“……侠”之类的通俗片子,然而上座却很可观的。商埠方面大观电影院是长映中外有声片的。真光是好坏片子都演,以聊率为主。新济南则长演舶来有声片子。新开的有新民,山东和进德会电影院三处。^①到1935年底有新院名银光者,异军突起,哄动一时,盖以外观及设备而论,当推济垣第一,其院可容千人。但因经营不善,不三数月间,银光乃倒,后三易其主。据本年《山东民国日报》登载的对济南市各业调查报告,本市产生最早的电影院,是小广寒,其次是银光,不过这两院早歇业,有声电影当首推月宫为最早,营业的情形,以陈主席(调元)主鲁时代为最好,那时每日总可收入一百余元。^②

通过许多资料可以发现,民国时期,即使有许多专门演映电影的场所,剧院兼演电影还是时常有之,一些游艺场所也放映电影,游艺园中有开演露天电影的打算后,不到一年就在乾坤书场上演了电影《奇怪人》。1935年10月15日进德会还开辟过露天电影场,并有当时的照片,放映电影约三年之久。商埠青年会,以腊冬已过,春令已届,正百度维新之际,亟应征集同人,欢聚一堂,庆贺新春,开春季同乐大会……特请交涉署署长陈家麟,演讲宗教教育。并有角鼓、电影,以动余兴云。^③

(二) 观众与电影院的互动

1、影院与观众的交融

随着电影院数量的增多,去电影院看电影成为济南市民新型娱乐休闲方式之一,作为时尚和新奇的代表,它对各行各业的人员都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不同的是劳苦大众可能望尘莫及,达官贵人可以自由出入,如有些电影院似乎专为这些阔人所设,真光一院,专演舶来片,洋气甚重,所映之片,即津门光明所演,闻片由沪北来,先至济南开演,然后寄津,^④达官贵人,多趋之。虽然民国时期电影的票价较其他娱乐方式要高些,观众的数目还是可观的。

市民去电影院不仅能够获得在传统娱乐场所中缺乏的新奇感,看电影这种行为本身也是时髦和摩登的彰显。小广寒之经理为一俄人,因之入籍,往观者特多,间有俄片,其背景特奇险,惜情节总觉简单,中国片多为天一公司,所制者以社会心理趣向旧小说,而天一皆以旧小说为蓝本也,地甚小,价甚昂,每夕总能满座,则以往观者颇多,贵人眷属女伴,招邀汽车拼乘,往往订座以十数计,盖非此无以消遣也。^⑤对追赶时尚的阔太太、富家小姐来说,电影院是她们经常出没的地方,尤其是新年到来之时,请客吃饭、看电影是太太们必修的节目,这不仅是作为一种追赶时髦的方式,而且是社交的手法,1928年在一个洋式的楼房里,五个青年女子,(娟儿听到)听见主妇喊道:蕴妹,一天

^①《众志月刊》,1934年第1期。

^②《山东民国日报》,1935年8月3日。

^③《济南日报》,1928年2月12日。

^④《民国山东通志》编辑委员会编:《民国山东通志 第三册》,山东文献杂志社2002年版,第1889页。

^⑤《紫罗兰》,1927年第14期。

一天过去真快，去年新年的这一天，蕴妹不也是在我家里打牌吗？还记得打牌之后，又到了九江饭店吃饭，吃完了饭又到了青影社看的电影。^①

除有钱人外，知识分子和外国人也经常光临，因为最初放映的是外国片，小广寒就有专门给外国观众预备的用石头栏杆筑起的高台子，以便和“池座”隔开。最初的电影是无声的，只有有外文字幕，没有译成中文，因此大部分为知识分子进出，此时大大小小的报纸上许多关于电影的评价和报道都是知识人士所为。三十年代出版的《上海门径》作者王定九就写到：“电影本是外国的一种玩艺。自从流入中国以后，因电影非但是娱乐品，并且具有艺术上的真义，辅助社会教育的利器，所以知识阶级中人首先欢迎。”

^②知识分子爱看电影是司空见惯的，鲁迅差不多一有新片就要去看。就当时整体状况看，在高等学校中的教师，其经济待遇较优越，薪俸较厚，家境生活自然较好。如民国九年省立山东大学的教职员薪俸待遇是：校长月薪四百元，学长和教授月薪三百元至三百六十元，讲师和高级职员月薪二百元至二百四十元，助教和一般职工月薪三十元至八十元。^③在1929年真光电影院放映夜场时价目为：池座前排三角。池座后排四角，楼上散屋五角，二座厢一元一角，四座厢二元四角，知识分子从收入拿出一部分用于看电影还是绰绰有余。

军人、儿童、青年学生也时有光顾，报纸上时常刊登优待军人学界的广告，小广寒电影院规定著军服之军人只纳半费。对普通家庭的孩子们来说，逢年过节，能看上一场电影还是极大的满足。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他们看的是直接到学校放映的电影，省立第一实验小学，就连映三日电影，并讲演各种关于社会教育之演说，开演之前由该校印入场券，赠给往观者，以便前往听讲。第一日，往观者，极形踊跃，约有数千人之多，直至晚间十时始散会。此时，普通妇女也来光顾，不知谁家孕妇，只顾贪看电影，忘记怀孕在身，事至临头，急不暇择，竟在厕所中产生。^④男女青年同时到影院看电影是最为普遍的现象，而恰是普通的现象却引发当政者的不满，1932年，韩复榘主鲁期间，借“维持风化”的名义令济南电影院一律实行男女分座，让“男女分行就坐”。比如场内有三行连椅，女的坐在右边一行，男的就坐中间和左边两行。如果男女一同去看电影，进场就要“暂时分手”，散场以后再喊着“找人”！^⑤虽不知是否能维持风化，男女同去电影院、同看电影并无异议。当时在《电声》上还有一则电影精趣短讯：马良拟在济南办电影院。不映外国片，不许男女握手谈爱情。免费电影的放映为普通市民和下层民众提供了欣赏的机会，虽然并不是在专门的影院放映，此时可以不费一文钱，看到好电影，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就经常有这种机会，电影演讲团之宗旨，及出发映演情形，已志各

^①《济南日报》，1928年1月1日。

^②李薇：《近代上海电影院与城市公共空间（1908-1937）》，《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3期。

^③《民国山东通志》编辑委员会编：《民国山东通志 第三册》，山东文献杂志社2002年版，第1727页。

^④《山东民国日报》，1929年11月8日。

^⑤孟庆筑：《那个年代：回忆旧济南》，黄河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报。又于本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假东关该馆附设之第五民众夜校开演,每日按开会程序进行,听众不下三千之多。^①

随着市政建设的完善,影片质量的提高,到电影的观众越来越多。最初由于电力资源短缺,只能在夜间演出,后来白天也演电影,1928年1月8日济南电影社早晚演上海长城影片公司出品的纯粹古装艺术片《孙行者三调琵琶扇》,《火焰山》十大本。自大观电影放映有声电影以来,佳片不断,1934年大观电影院放映大导演家西席地密尔导演之《罗宫春色》,(西名十字架的信号),颇受济人欢迎,随后又新定米高梅公司巨片二十余部,放映劳瑞与哈代主演之《怕老婆》,剧情乃根据《惧内皆富豪,欺妻一世贫》之原理编就之喜剧,演来有声有色,并有胡调博士却利卓氏,屈充配角,又觉锦上添花,该片共长九大本,并加映全部五彩歌舞滑稽短片,万紫千红,绚烂阅目,连日上座甚多。^②佳片引来了众多观众的光临,使得大观电影院成为一片风水宝地,以致青年会放映《最后一劫》时,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张达忱君,特向大观电影院商妥,将该片于十六日(星期五)午后四点半,假座大观电影院开映特场,每位只收2角,以期普及云。^③大观电影院的成功,引来了同行群起效尤,在济南出现有声电影的第二年,济南电影院(后改为新华影院)经理张希元,由上海强华公司买来一套德国双头采斯曙锡牌机器,也改为有声电影院。当时所放映的片子《歌女红牡丹》、《银星新运》、《姊妹花》、《女儿经》等。作为济南市最老的影院真光电影院专映联华公司影片,一向营业最佳,真光主人,近购置新式有声机器,搜集中西有无声佳片,以期一新耳目,现新机已经到济,由某西人包办装置,刻正改建机房,不日即可工竣,将以联华公司最著名之《渔光曲》为第一声。每过几日真光影院装置新式声机,并运来济南,该院正将机房及堂屋楼梯各处革新,并决意取消卖茶等旧习,刻正积极布置,将来首先放映渔光曲,以后声默并重,闻已搜罗大批中外有声影片,如联华之《大路》等声片,《香雪海》《再会吧上海》《神女》《侠骨之恩》《黑心符》之默片,又艺华之《女人》,天一之《红楼春深》《人间仙子》等片,又中美之《蛮荒世界》等有声西洋名片,次第连演云。^④

2、影片与观众的契合

二三十年代的济南各种娱乐场所争奇斗艳,对大多数市民来说,影片质量如何,影院是否推出多样化的服务方式,成为影响观众多少的因素。电影院能吸引观众,得益于影片的新奇和迎合市民的欣赏口味,民国时期一些文人对观众心理和电影事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社会精英认为外国电影中有许多的道理,很可以劝善戒恶,叫人警醒。余外

^① 《山东民国日报》,1929年10月24日。

^② 《山东民国日报》,1934年11月28日。

^③ 《山东民国日报》,1934年11月15日。

^④ 《山东民国日报》,1934年12月10日,12月16日。

还有那离奇古怪的片子，可以开心散闷，人得了闲，时常看看，岂不比听戏强么？^①

电影最初由外国传入，早期影片便以外国片为主，据美国人调查，全中国有二百三十家电影院，一九二九年大约演了四百五十部片子，百分之九十是美国片。美国片如此受欢迎大抵是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所特有现象，像济南这样的内陆省会城市其实不然。随着国产片的兴起，影片就主要来源于上海的天一、艺华、联华、明星等四大公司，以生活俚俗和武打凶杀影片较多，武侠片和爱情片最受欢迎，因为它们的叙事模式与中国特有的文化心理同构，又有大量的民间礼俗和传统道德贯穿其中，受到市民的普遍认同，其次就是一些娱乐性的影片。此时，放映的一些低级情趣的影片得到了市民的欢迎，小广寒就接连放映美国最新大片《名厂武侠》，后又上映《同居之爱》。《罗宫春色》在大观电影院上映后青年会借用。许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这点，他们认为电影的娱乐性太重，以致于连最浅显的鉴赏常识都没有，只知道崇拜偶像明星，影片大多属纯“鸳鸯蝴蝶”气，或附带神话去迷惑观众。

此时选片成为影响影院上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真光开演，已经多日，其剧场及设备，在济南影业中，可称后起之秀。对于选片，极为注意，为引起观众兴趣起见，多选滑稽兼带爱情者。如现演之顽皮陆战队，及降到之军营过口，均为难得之佳片，想素有影欲者，必当先睹以为快也。^②一则电影闲话道出了个中缘由，电影在中国所负的使命是消遣，而不是教化。我想：假设一味在生意经上打算盘的中国电影老板，感到教育片较其他影片的“叫坐力”更大时，自然会大量的制造教育影片的。不过，中国的电影老板们实实在在知道“卿卿我我”，“飞檐走壁”以及“口吐白光”的影片，较比教育影片更受欢迎，那便难怪中国的电影老带着点“啼笑因缘”和“火烧红莲寺”的气味了。^③真光之所以在济南影院处于长盛之势，独到的选片眼光可谓制胜法宝，鉴于济南市各院放映之影片，不外爱情，神话，武侠，古装，侦探，滑稽，数种而已。教育科学，军事，探险等片，寥寥无几，而地理历史，文化之片，则未之前见，真光新运到之《北平大观》，将整个的故都，……摄取无遗，如二海，三殿，五坛，九城，八大处，香山，万寿山，颐和园，孔庙，太庙，雍和宫，碧霞寺，公园，暨四郊风景，文物，古迹，名胜，完全映诸银幕上，中有多处为不能游览之地，更为珍贵，其趣味之浓厚，非寻常电影可比，于文化历史关系极巨，可作最经济之旅行，诚别开生面特别之国产片也。^④

随着电影日渐普及，电影院主人为吸引更多的观众采取多种方式以加大宣传力度，如请乐队击鼓乐，到大街写广告牌宣传放映的电影等，都是为了让电影这一新鲜事物深入人心，大观电影院的广告主任高万清为影片《狼狈为奸》亲自画广告，果然收效甚佳，

^① 《看电影大有益处》，《大公报》，1909年6月5日。

^② 《山东民国日报》，1929年11月6日。

^③ 《大风》，1941年第1期，第31页。

^④ 《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12月11日。

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片子。当时报纸上不仅增加了刊登次数,刊登的广告内容也愈加丰富,运用了大量华丽的辞藻和生动的语言,1932年《山东民国日报》上一则真光电影院宣传影片《故宫新怨》的广告就描述的绘声绘色,“千百幅名画”,“万千种情绪织成这部可歌可泣的空前结构”。青年会新演电影之前,用大量文字对所映影片进行了描绘,“上海明星公司,最近摄制之田七郎,为取材旧小说聊斋之武侠影片。惟书中所述者多荒诞迷信之事,不能编入电影,而该公司,特取其情节变换,能惕励观众之观感。至其结构穿插,则全系臆选,颇合近代社会之心理”。

开影院当然是一种商业性活动,电影院主人为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可以说是煞费苦心,除加强广告宣传外,采用发行优惠券、赠品、降低票价等宣传形式,1928年元旦到来之际,青年会特别大减价,票价只售二角、六角、四角、八角,并外赠书报一份;真光电影院放映时“武装同志及小童均半价”;大观电影院上历史宫闱巨片《罗宫春色》,就在星期早场优待学界一律二毛。^①1936年4月1日的《济南日报》登载了山东电影院推出大赠品,每四十位赠红锡包香烟五十盒,每日早晚两场在观客面前赠送;开明电影院则每逢星期特开早场优待学界;12月13日又有大光明有声电影院随券赠送无敌牙膏一瓶。新济南电影院推出了更为诱人的优惠活动,今日起,凡一次购买票满洋九角者,即赠送新式福特V式八缸汽车彩票一张,十二月五日在天津开彩,各位皆有得汽车之希望!满二元赠两张,多购多赠!一千五百张为限!^②采用这些优惠活动不仅可以给影院的常客提供更多进影院的机会,也为生活层次较低的人群提供了“时尚娱乐”的机会。

作为新型休闲娱乐空间的电影院也成为演奏会的首选之地,影院借此也可扩大名气,招徕顾客,上海大同乐会济南分会,筹备开演奏会,以期发扬国有文化,提倡高尚娱乐,自消息发表以来,颇引一般人之注意,盖当此国乐日消沉时代,此举颇有深大之意义也,连日来杨少彝等正积极筹备,定本月十日下午五时举行,节目亦已安排,地址在城内大明湖畔贡院墙根民众影院,其节目有古瑟,枇杷,胡琴,昆曲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想届时定有一番盛况也。^③新奇的事件总是比较引人,自某大都市来了一个管弦乐队,在济南演奏。表演地点是借某电影院,许多人对音乐虽是外汉,可是听到这样的消息还是很入迷,就为入这“迷”,不惜花去三元去听听,到场的人议论纷纷:

“看这玩意的还不少呢!你看这不是都挤满了人吗?许定有看头。”

“大远的来了,看盘丝洞呢,看看光腚的蜘蛛精,为什么又演什么奏呢。”

乌鸦鸦乱哄哄的总算挤进去了,也不知怎么进去的,反正脚没有着地。园子里可真够热闹,人来的不少,都像进来安家过日子一样,又吃又喝,我的左右邻很排场,喝着

^① 《山东民国日报》,1929年11月11日。

^② 《山东民国日报》,1934年11月20日。

^③ 《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12月5日。

茶，吸着“大前门”一根连一根，嗑瓜子，吃苹果，耍手巾把，唰唰的在屋顶上口，活像两个剑仙在斗飞剑。^①

（三）政府对影院的控制与影片的检查

电影院作为新型的娱乐空间，与其他娱乐项目相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精神生活，重要的是以其直观性和形象性更能深入人心，能满足市民追求新奇的心理。20世纪初，政府就努力控制娱乐，将公共休闲日益纳入国家的控制之下，济南政府似乎更早的预见到了这种局势，早在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举行第一届年会，“曾议决取缔电影一案，所定积极消极两项审查标准，颇有可资参考之处”。^②

最初社会精英和改良者引入公园、游艺园、电影院等新型的娱乐场所是为了建立西方式的文明，因而优化这些公共场所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对电影院的设备环境卫生，观众的行为等进行了限制，规定娱乐时间每晚不得超过10点钟；^③售卖食品等商贩不准入客座间售卖；各场院茶役，衣服须一律，并佩带符号，以备考查；各场观客，不得怪声叫好；各场院须注重清洁卫生，并制定《公共娱乐场所卫生办法》。由于市民的行为积习已久，政府对这些行为的限制并不总是那么行之有效，虽然山东省制定了戏院影院管理规则，然则仍有少数影院戏园，贪图利益，任意加座，以致有紊秩序；并据报东方评戏院及新济南东海电影院内，有发生燃放爆裂性物品情事，原系地痞流氓，乘机扰乱，危害观众，妨碍营业，且此风一开，其于地方治安，所关匪细，亟令仰该局转饬各影戏院，务须恪遵定律，按座售票，保守秩序，如敢故违，即予严行取缔，一面飭由各分局严行查访此种不良份子，获案惩究，以示儆戒，而保安宁。^④为调查济南市各剧场影院的设备组织与本局管理剧场影院规则有无违背，制定公共娱乐场所视察报告表，将戏曲或影片情节，剧场概况，以及有无违背规则情事，按表填报，此外还对进入电影院的观众进行了限制，凡有酒醉及精神病、传染病者不准入场；教育局奉令为凡六岁以下儿童，非因放映儿童教育影片特准入场观看外，平时不准入普通电影院。对电影院的严格检查一定程度上还是颇有社会益处的，1936年银光电影院开幕之前，因为建造之时工程欠坚固，为公安局所察觉，就禁止其营业，等到院内加支柱十二条，才允许开幕。

电影院只是提供了放映电影和观众活动的场所，对民众的教育作用归根结底是电影在发生作用，除加强对影院的控制，影片放映内容的检查也是极为严格的。电影在传入之初就被教育者赋予了社会教育的功能，只有那些推倡政教及宣传建设用意的影片，才被认为实为至善。民国时期济南就设廉价电影院，映放含有意义之中外影片。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为灌输民众常识，宣扬三民主义，发扬革命精神，提倡民众教育起见，特

^①《大风》，济南大风社，1943年第22期。

^②汪朝光：《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下的美国电影——以30年代初期为例》，《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③吕伟俊：《韩复榘》，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页。

^④《济南市政月刊》，1935年第9卷第5期，第58页。

组织电影通俗演讲团，现已出发，带有活动电影，五三惨案，卫生片，及各种讽刺画片，赴各处开演。恐开映时人数过多，秩序不宜维持，特印有入场券，视场所之大小，散于附近民众。曾于月之七八九日在趵突泉本馆附设第二读书阅报所内开映，每晚到场人数不下千余人。第三日知者渐多，无票亦拥挤而进，大门推倒数次，每晚讲演五六次，收效颇大，亦颇受民众的欢迎。^①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在政策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电影院的经营者们，对带有爱国和抗敌意味的影片、纪录片、话剧等不遗余力地进行了宣传。于是刻意被渲染加强的“爱国”形象和原本就根深蒂固的“娱乐”标签，成为当时济南电影的两种特征。1937年1月大光明有声电影院放映《王先生到农村去》，中华大戏院放映《苏武牧羊》，大观有声影戏院演映《社会公敌》，另有蒋委员长《绥远战争》，影片以返京盛况和前线新闻为主。

社会精英担心电影会给人们的思想行为带来负面影响，认为影片的检查非常必要，随着电影院的增多和电影业的发展壮大，最初的以风景片和纪录片为主的情形被情节性的故事片所替代，电影情节中所传达的人生观、价值观深深触动了当局者的神经，电影检查制度的制定被提上日程，除了对外来影片内容进行检查外，对检查程序进行了严格规定。南京政府规定一部影片，在第一次公映以前，例须送到南京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去检查，俟检查通过后，发给准演执照，方才可以公映。^②如果是外国片，要是有侮辱华人的地方，^③不但予以禁映，甚至还有将影片也没收的情况。早期小广寒电影院专门放映美国流行的连集侦探片《阴险》、《蒙面大侠》等，这些影片中有形形色色的“坏人”，当时有人称“自侦探长片输入而后，国内之盗劫偷窃之数，遂与此等影剧之流行而同增。且其所用之方术，亦即本影剧上传来之西方方法”，^④此等中外侦探、犯罪题材影片引起的负面社会影响引发了当局者对电影社会效果的担心。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对电影就没有好感，在省立实验剧院重新恢复的开学典礼上，他致辞说：又如现在最流行的不良电影蹦蹦等淫词滥曲，不惟无益于社会，且牵率人往下走。《大风》“自由魂”小评对此事也大发感慨：虽然我们的电影观众多起来了。可是不能否认的是他们的娱乐性太重，甚至于连最浅显的鉴赏常识都没有，只知道崇拜偶像明星，不仅不会领略电影之教育效果；反而时时被电影从怱着，做出犯罪及愚蠢的行动。

本为教育的影片却成为误导民众、引发不满的源头，时人认为外国输入我国影片，颇多妨碍社会风化，我国输出外国影片，亦为表演不良风化及神怪出品，嗣后先对于进口影片，行将派人检查，以防不良影片之输入云。^⑤一份巴黎全体华侨告同胞书内称：民国二十年中法学术考察团返法后，首先刊行小说黄人巡查记；和一九二四年黑人巡查

^①《山东民国日报》，1929年10月14日。

^②杨敏时：《电影院经营法》，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55页。

^③如美国影片中的华人形象就引起了中国人普遍的反感，认为是辱华的电影。

^④亚萍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⑤《山东民国日报》，1929年11月11日。

记,名称笔法相同,书中尽情形容中国的腐败,最近复摄制侮辱中国的电影,仍提名黄人巡查记,侨胞义愤开会决议,推代表促公使馆向法政府交涉,并呈国府飭外部提出严重抗议,飭内部对于外人来华之游历或考察,不可轻予批准,地方应防制其摄影,处境日并严密检查。^①

1930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行了首部《电影检查法》,1931年2月,教育内政部成立电影检查委员会,实行全国统一的电影检查制度。据中央电影监察委员会呈,称查本会检查电影片向例依照电影检查法执行,凡本国制或外国制之影片须送本会检查核准,给有准演执照,方得在国内各省市映演,同年8月,韩复榘制定了《审查剧曲影片规则》,并令省会公安局会同济南市教育局组织“戏曲审查委员会”,要求各戏园、影院在开演前3日,须将剧目、影片及其详细说明书,送至各该管公安分局或济南市教育局或“戏曲审查委员会”审查,核准后方能演映;凡有下列各项即一律停止演映:南京教育部明令禁演者,主管机关或法团认为不宜演者,淫词及一切有伤风化或公共秩序者,提倡迷信及含有封建思想者,有损中华民族尊严者,违反三民主义者,有反动宣传者等等。^②1935年山东省政府教育厅训令公安教育局电影戏曲审查委员会奉令嗣后凡一经检查准演之电影长短片,在未经正式公映之先,各影商应将本会所发给之准演执照字号摄入影片,先在荧幕放映,以杜弊端,而利检查。

为将检查戏曲电影的工作有序进行,市教育局派员轮流担任,教育局以戏曲电影,关系社会人心至密,曾规定办法,实行派员赴各戏园影院,加以检查,现该站又准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函请切实检查,以重社会教育,兹闻该局为整饬检查工作起见,特由第二科规定轮流检查办法,计该科共职员八人,每人每日担任一处,不准两人以上同往一处,亦不准拖延不往,自昨日(一日)开始实行。^③对各影院的检查更是极为严格,训令济南市戏曲电影同业公会:凡持本证可随时赴本市各娱乐场所及各影戏院实行监察;监督员如认为影剧情节不适宜时有随时命令停止演唱之特权;各影戏园及娱乐场所对于监督员所发之命令及指示有绝对服从之义务。^④

^①《济南市市政月刊》,1934年第8卷第10期。

^②吕伟俊:《韩复榘》,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页。

^③《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12月2日。

^④《济南市政公报》,1942年第2卷第10期。

第四章 结语

休闲娱乐场所是城市魅力的载体,是市民闲暇生活的舞台,在这里不仅能够一窥都市文化的风韵,而且能审视市民休闲娱乐生活演变的轨迹,从物质层面上看,清末以来济南娱乐场所的建设完成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从精神层面上看,市民在这些场所里享受到提供的娱乐项目,身心得到放松,精神得到愉悦,然而这种娱乐并不是毫无顾忌,任意为之的,政府通过加强对这些场所的控制来影响市民的精神空间,并试图以此建立西方式的现代文明城市。

一、休闲娱乐场所的变迁:物质空间的变化与新生

济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形成了众多风景名胜,清末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早已闻名遐迩。作为济南市民,悠闲生活的一大乐趣便是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等到特殊的日子,逛庙会、游山会更是倾城出动,许多痴男怨女、老姬孩童都趁此时机停止劳作,专为一睹庙会的热闹,当为酬神唱戏变成为娱人唱戏,庙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并不是虔诚的信徒,是为娱乐而来,在他们眼里,到庙宇烧香敬佛,不啻于游园享乐,普通市民除了在各种传统节日庆典中进行丰富的娱乐活动外,平日里街头巷尾是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不难看出,以上这些传统的休闲娱乐活动进行的地点具有开放性、自然性、分散性的特点,还没有专门化的场所,就连戏曲这种最为普及、风靡盛行的娱乐方式也只能在早期的茶园或堂会暂时落脚,没有较为固定的演出场所。

开埠为济南这座古老的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各种西方文化娱乐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些文化娱乐场所、设施也相继建立起来。济南在开埠之初就兴建起最早以公园命名的公共游览场所——商埠公园,随后专门演映电影的场所电影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同时传统的茶园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变,正规化的戏曲场所四处林立、方兴未艾,成为济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新兴的休闲娱乐场所空间是封闭的,为市民创造了一定的良好空间环境和公共游乐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济南市民悠闲的生活更是熠熠生辉。

商埠公园位于经三路与经四路、纬四路与小纬六路之间,东西长一百二十五丈,南北宽三十七丈,四周的围墙将其团团围住,而且进园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二三十年代商埠公园门票须十枚之多。游艺园即游戏场,地方尚好,门票大洋四角。繁荣的都市商品经济催生了众多的影院戏院,最早的茶园是以戏曲作为招徕生意的辅助手段,据徐凌霄记载,大明湖畔的明湖居与鹊华局“都是席棚、沙篙扎成的,与北平的天桥戏棚相仿佛”。^①清末的戏院,正厅里设着许多小桌,每桌三面可坐六客,当茶园简陋的设备和有限的席位

^①徐凌霄:《我与中国戏剧(二)》,《剧学月刊》1933年第10期。

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时,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戏院应时而立,民国以后,撤去原来的小桌,改为一排排连椅,椅子后的靠背上横出一块半尺许的小木板,以供观众摆茶壶茶碗、瓜子水果。大的戏院改成了弧形舞台,每晚戏台旁挂出一“水牌”,红底白字,写着明晚戏码的预告。^①这些新式戏院的建立是为了满足市民的娱乐需求,是专门化、单一的场所,不仅环境好,而且设备优良。电影院的建立印证了西方娱乐方式对这座保守城市的冲击,由最初小广寒只能容纳不到五百人,大厅狭小,夜间不放映,到大观电影院楼上、楼下,座席七百个,分日场、夜场,晚上八点开映,这些新式的娱乐场所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打破了传统市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性,夜晚成为许多人消遣的黄金时间,市民开始了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但是封闭的空间自然也引发不少危险事件,二十年代在电影院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下,连日来各电影院皆有走电之险,1929年《济南日报》记载了国民大戏院不慎走电的状况,一时人心大慌,争先逃奔,乃该院当此危急万状之际,不仅不让来客逃难,反而坚屈其门,禁不让出,往观者数千人你拥我挤,秩序大乱。男女老幼,堆作一团,其力弱而身倒者,不计其数。……原为求乐,反大吃苦。^②

民国济南新式剧场影院的兴起,客观上是经营者追求商业利润的产物,各娱乐场主人为盈利可谓煞费心思,想尽办法争夺客源,这就要增加娱乐项目、改善环境来吸引观众。同时又为济南娱乐业的普及化和大众化提供了基础条件,在这里市民既能享受到现代化的设施所带来的便利,又能开阔视野,欣赏到中外不同的风情。

二、休闲娱乐方式的变迁:精神空间的充实与拓展

不可否认,传统的娱乐方式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休闲与娱乐,从庙会上的狂欢精神以及日以继夜的娱乐活动可以看出,市民在此身心获得了极大的放松,西方式现代化娱乐场所的建立,新鲜刺激的娱乐方式与传统的娱乐方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使市民大开眼界,发现了别样的天地,“现代休闲娱乐方式的传播,把广大市民从狭小的私人空间引向了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有力地促进了保守封闭的传统观念向积极开放的现代观念的演变,也为民主科学的现代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大众空间”。^③

此时的济南形成了以新兴休闲娱乐项目为载体、辅以传统的娱乐方式为特点的格局,以大明湖、千佛山等名胜古迹和庙宇楼台、街头巷尾为中心的传统的民众游艺场所,因其富有地域文化特色仍为一般民众所喜爱,继续发挥着丰富民众文化娱乐生活的作用,随着商埠地区商业经济的发达和欧风美雨的侵袭,又出现了新式的专门化的大众娱乐方式,形成了新旧交融,中西杂糅,新旧并举的格局。就在这新与旧的变奏中济南市

^①张稚庐:《老济南的那些事儿》,济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②《济南日报》,1929年9月13日。

^③朱英:《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5页。

民从容的享受生活,在传统的岁时节日里到新式的娱乐场所可以说是中西合璧的典型代表,同是新年,富家太太到影院看电影是最为时髦的活动,贫困的大众此时也蠢蠢欲动,一间颓圯的屋子,孤立在冰天雪地中。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对她的儿子说,今天不是新年吗?不要守着我了,你也找你的同事们,去到娱乐场区吧!^①

从清末民初公园、影院等场所崭露头角到二三十年代的蓬勃发展,近代所出现的各种娱乐方式在济南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社会娱乐生活也因此日趋丰富多彩。相比较而言,只有城市居民才有机会经常享用这些公共场所提供的服务。但它们以另外一种方式有效地传播着知识和观念,其作用非学校教育可以替代,其丰富多样的内容和灵活多变、喜闻乐见的形式能够在街头巷尾、茶园、公园等大众化的场所发挥作用,能够满足不同人士的需要,让人们在娱乐、欣赏及茶余饭后的休闲中不知不觉地接触新知识、新观念。^②商埠公园里就设有动物园,以便游人在游玩中获得自然知识,青年会常开同乐大会,演出新式剧目和电影。电影刚刚传入济南,济南市民就被这西洋影戏所吸引,影院中人头攒动,争相观看,由于国产影片尚未兴起,最初传入济南的都是外国影片,这就促使他们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外部世界,通过外国影片中的风景片和记录片了解到了西俗文明,也输入了西方的新思想,在此基础上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因此逐渐形成。国产片风靡之时,真光电影院在1932年上映了国产文化巨片《北平大观》,将整个的故都摄取无遗,文物,古迹,名胜,完全映诸银幕上,中有多处为不能游览之地,更为珍贵,其趣味之浓厚,非寻常电影可比,于文化历史关系极巨,可作最经济之旅行,观众从中可以略览祖国的名川古迹,藉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政府规定各影戏院,务须恪遵定律,按座售票,保守秩序,观众进出电影院必须购票,并凭票对号入座,禁止在影院里大声喧哗,这些规定都有助于现代文明观念的形成和文明习惯的培养。

随着城市生活的活跃,市民对现代娱乐方式参与的热情极大地促进了济南近代公共娱乐设施的兴建,使得休闲娱乐场所渐趋增多。这些场所的繁盛,反过来促使各个阶层的民众从事各种休闲娱乐活动,由比较单一的娱乐方式,趋向于休闲、新奇、益智等多样化的形式,设立于济南二大马路萃卖场对过的国际俱乐部,三层楼房,设置极其完备,内有现代缙绅男女最所爱之打彩井西式饭厅房间,情结华丽,招待殷勤,每日下午八点钟开彩,正是绅士贵妇女消遣,公务余暇之一乐处。^③作为娱乐兼锻炼的项目——体育传入济南后,成为深受各阶层市民喜爱的娱乐项目,学生是体育的爱好者,在清末民初,济南开办的一批中小学、高等学堂,教会学校出现了早期的现代体操活动,鉴于济南市

^① 《济南日报》,1928年1月1日。

^② 陆汉文:《现代性与生活世界的变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版,第227页。

^③ 《济南日报》,1928年2月7日。

记者方面，埋首终日，安牍劳形，以是体格，泰丰衰弱，且同业晤面时少，致失联络，本市记者，张光喊，黄铭久，于戒，文竹等，鉴于此，爰特纠合本市各报者多人，组织篮球队，定名为“记者队”，每星期一，三，五，七，四日下午一时起练习两小时。^①

休闲娱乐的多样化给市民带来了新奇的感觉和享受，济南作为保守的城市，各种娱乐活动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低俗化的情况，赌博现象司空见惯，达官贵人、小市民阶层、劳动苦力都有此兴趣，东亚旅社，开设数年，营业甚佳，昨日该社女人，为其母做寿，该社女人为增加来宾兴趣，大开竹城之战。据《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对济南洋车夫的生活调查称，车夫有嗜好者并不多，但其嗜好是一些吸烟喝酒、赌博之类。各游艺场内娱乐活动也是良莠不齐，内有拉画片（俗称拉洋片）为业者甚多，每日设摊，任游人观看，藉以得资，彼辈为引起观客兴趣起见，片内特杂不良画片，大都以春画为多。^②电影院经常会有些诞妄的影片，向着这还未脱蜕得都市鼓吹着物质享受，儿童不宜入场观看。稍有点出格的新闻就成为市民的饭后谈资。“桃色家庭惨变”发生后，竟触动了整个济南城，而且社会情况为之一变。无论茶楼，酒社，街头，都拿此事当做谈话的题材，当地的报纸每日都以头号标题记载惨变的经过和惨剧中主角们的行动，一般公务员人员大都人人自危，深怕自己的老婆也被人夺取，于是有人请求政府给自己的家庭予以保障……。^③

三、休闲娱乐空间：政府的改良与控制

在传统社会，市民的休闲生活一直延续了古老的农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主要围绕传统节日安排自己的休闲生活。除了逛庙会、岁时节令出游外，人们日常的休闲时间通常是在畅游免费的自然景观和街头巷尾寻找乐趣的，对于这些场所政府是很难加以控制的，虽然政府一直都反对庙会的许多风俗，禁止市民参加庙会，但屡禁不止，政府奈何不得。

近代以来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愈加强化。自明清以来济南一直是山东省的政治中心，政府的行为及举措最先在这里开展，在开埠之初就率先建立公园、游艺园，进德会直接由地方统治者建立，稍后出现的现代化戏院、电影院里的秩序及演出内容等都受到严格的控制，休闲娱乐生活被纳入了官方的控制之下。

政府巧妙的利用公园空间与建筑物，以激发市民的政治情感，园内四照厅前设五三惨案纪念碑。山东教育界人士和部分京剧作家、艺人，试图利用改良戏剧转变社会风气，创作了大批反映近代重大政治事件的戏剧作品，以历史上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英雄及故事为题材，弘扬爱国精神，韩复榘授意省立剧院王泊生，将林则徐禁烟事编排一戏，在

^① 《济南日报》，1937年2月3日。

^② 《济南日报》，1937年3月19日。

^③ 《申报》，1935年7月7日。

进德会上演,实施戏剧教化;对放映影片的检查更是提上了日程,民国时期山东省会公安局同济南市教育局组织“戏曲审查委员会”,要求各戏园、影院在开演前3日,须将剧目、影片及其详细说明书,送至各该管公安分局或济南市教育局或“戏曲审查委员会”审查,核准后方能演映。

为宣传其政治目的,政府经常利用这些娱乐场所开展政治性的活动,作为政府投资和管理的商埠公园经常举行游艺大会、募捐大会,1935年进德会将举行救灾游艺会,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夫人俞姗女士及省立剧院全体学生均参加表演,游艺会发行慈善招待券,募集儿童衣履。^①戏院中经常演义务剧,中华大戏院在1936年为慰劳前方将上义务戏,济南正宗救济会,为募款赈济事,定期公演义务剧三天。^②这些公共性的场所将普通市民与社会和国家连接起来,这也印证了娱乐场所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尤其是与政府所关注的和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关系。公园还是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基地,山东省商品陈列馆就设在商埠公园,通过组织各地工艺厂及有关企业人员,参观陈列展出的各种新产品、新设备等,借以学习和推广新工艺、新技术,启迪产品改进和创新。

与现代西方作为纯粹休闲娱乐场所的观念不完全相同,济南的娱乐场所一开始就植入了政治化的观念,政府将“寓教于乐”的模式引入娱乐之中,对休闲娱乐空间的控制增强,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娱乐本身的身心放松功能受到削弱,公园中的形象化的纪念物时刻提醒市民勿忘国耻,繁杂的细则规定让市民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电影院中影片放映内容必须符合检查的标准,观影看戏习惯被硬生生的制度化。随着市政建设的展开,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人员,由社会处、教育厅、警察局三局共同管理,1929年社会局公共娱乐场所进行改善,认为剧场,电影院等,向无适当管理,不惟设备简陋,且多不合卫生,以致游人稀少,营业均不甚发达。现闻社会局已将公共娱乐场所注册暂行规则,及管理剧场影院暂行规则,提出市政府第七次会议通过,于二十三日公布,并于二十五日召集各场院主办人齐集社会局开谈话会,指示一切。从此本市娱乐场所,得适当之改良。^③

^① 《山东民国日报》,1936年8月3日。

^② 《山东民国日报》,1936年10月18日。

^③ 《山东民国日报》,1929年9月26日。

参考文献

一、著作

- 1、倪锡英：《济南》，中华书局 1936 年版。
- 2、罗滕霄：《济南大观》，济南大观出版社 1934 年版。
- 3、周传铭：《济南快览》，世界书局 1927 年印。
- 4、叶春墀：《济南指南》，大东日报社 1914 年。
- 5、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 第 11 编 山东·河南》，生活书店 1936 年版。
- 6、黄白虹：《虹集》，求知社出版社 1930 年版。
- 7、毛承霖纂修：《续修历城县志》，1926 年铅印本。
- 8、【清】孙点：《历下志游》，上海申报馆，清光绪间（1875—1908）。
- 9、陈博文：《山东省一瞥》，商务印书馆 1925 年版。
- 10、芮麟：《山左十日记》，生活书店 1934 年版。
- 11、黄泽苍：《山东》，中华书局 1935 年版。
- 12、徐北文：《海岱小品》，济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 13、潘超、丘良任、孙忠铨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 五》，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
- 14、严薇青：《济南掌故》，济南出版社 1985 年版。
- 1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济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济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 2 辑》，济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3 年版。
- 16、秦一心、宿霞、孙竹兮主编：《济南老街史话》，黄河出版社 2008 年版。
- 17、孟庆筑：《那个年代：回忆旧济南》，黄河出版社 1996 年版。
- 18、山曼主编：《济南城市民俗》，济南出版社 2001 年版。
- 19、李耀曦，周长风编著：《老舍与济南》，济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 20、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 21、风俊旗：《老新闻——民国旧事（1912—1915）》，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 22、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齐鲁戏曲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年版。
- 23、山东省文化厅史志办公室济南市文化局史志办公室：《山东省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 第 14 辑》，济南市文化局史志办公室 1988 年刊。
- 24、胡朴安编著：《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 25、A·G·帕克指导，齐鲁大学社会学系调查编著，郭大松译，庄惠娟校：《济南社会一瞥（1924年）（上）》，《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
- 26、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 27、姜进、李德英主编：《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新星出版社 2008 年版。
- 28、聂家华：《对外开放与城市社会变迁 以济南为例的研究 1904-1937》，齐鲁书社 2007 年版。
- 29、蔡德贵著：《季羨林传》，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 30、吕伟俊：《韩复榘》，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31、《民国山东通志》编辑委员会编：《民国山东通志 第三册》，山东文献杂志社 2002 年版。
- 32、李骏昌等主编，山东省文史研究馆编：《山左鸿爪》，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年版。
- 33、赵钟云主编，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曲山艺海话济南》，黄河出版社 2002 年版。
- 34、苗尔澜、管萍：《老济南商埠琐记》，济南出版社 2009 年刊。
- 35、（日）桑原鹭藏著，张明杰译：《考史游记》，中华书局 2007 年刊。
- 36、周振鹤：《中人白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 37、济南一中校友总会编：《济南一中建校一百周年校友征文选 悠悠母校情 第 5 集》，济南一中校友总会 2003 年版。
- 38、李希凡主编：《中华文化集粹丛书 艺苑篇》，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版。
- 39、刘锡山，张锡民主编：《山东省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 第 4 辑 济南市〈文化志〉资料专辑》，山东省文化厅史志办公室 1984 年版。
- 40、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2 年版。
- 41、胡珠生：《宋恕集 下》，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 42、徐北文主编：《济南竹枝词 合集》，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1999 年版。
- 43、高凤胜、周长风主编：《济南历史文化概观》，黄河出版社 2002 年版。
- 44、李骏昌、张蕾、萧思贵主编：《海岱寻踪》，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 45、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 第 2 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 46、陆汉文：《现代性与生活世界的变迁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 47、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城市（劳工）生活卷》，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 48、高琦华：《中国戏台》，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49、孙绍谊：《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 50、（清）沈复：《浮生六记》，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51、济南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济南市志 第 7 册》，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 52、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 华东卷 上》，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
- 53、张继平：《泉城忆旧》，济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 54、严强、王金环主编：《济南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 年版。
- 55、秦若弑著，高凤胜主编：《旧济南遗事》，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 年版。

二、论文

- 1、聂家华：《论近代济南的城市化及其特点》，《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 2、程汉杰：《济南城市史研究概述》，《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 3、李浩：《济南开埠与城市民俗的变迁》，《理论学刊》2006年第9期。
- 4、聂家华：《对外开放与城市社会结构变迁：以济南为例（1904—1937）》，《浙江万里学院学报》第21卷第1期。
- 5、高彬：《（1841—1985年）济南教育大事件（二）》，《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 6、陈蕴茜：《论清末民国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以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4年第5期。
- 7、李微：《近代上海电影院与城市公共空间（1908—1937）》，《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3期。
- 8、彭雷霆：《娱乐与教化：近代公园的中国变迁》，《江淮论坛》2007年第4期。
- 9、汪朝光：《好莱坞的沉浮——民国年间美国电影在华境遇研究》，《美国研究》1998年第2期。
- 10、王笛：《茶馆、戏园与通俗教育——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娱乐与休闲政治》，《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
- 11、李菲：《论近代上海新式剧场的沿革及其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9期。
- 12、程美宝：《清末粤商所建戏园与戏园管窥》，《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 13、谷学峰：《近代济南市民文化研究（1904——1937）》，山东大学2005年硕士毕业论文。
- 14、桂晓林：《济南商埠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毕业论文。
- 15、朱云峰：《清末民初济南公共领域的近代转型（1904——1919）》，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毕业论文。
- 16、张玲：《济南开埠与清末济南社会变迁》，安徽大学2007年硕士毕业论文。

报刊：

《申报》、《北洋画报》、《剧学月刊》、《济南日报》、《山东民国日报》、《山东公报》、《山东官报》、《东方杂志》、《山东省政府公报》、《济南市政公报》、《山东文献》、《旅行杂志》、《大风》、《大地》、《紫罗兰》、《青年界》

致 谢

时光如梭，转眼已是三年，在这春光明媚之时，在这山名水秀的济南城，终于完成了毕业论文。随着论文的出炉，感慨之情油然而生，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即将结束，回首走过的岁月，有欢笑，也有艰辛。

饮其流时思其源，成吾学时念吾师。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徐畅老师，从课题的选择到论文的最终完成，都是在徐老师的细心指导和不屑支持下完成的，他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感染和激励着我，三年来，徐老师不仅在学业上给我精心的指导，同时还在思想、生活上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感谢历史文化学院的刘天路老师、赵兴胜老师、胡卫清老师、刘平老师、刘培平老师、董宝训老师、李平生老师、牟东篱老师及答辩委员会的老师对本文的建议和指导。感谢山东省图书馆的老师在我查阅文献时给予的帮助与支持。

感谢我的同门赵群群、王春亮，和他们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还有许多关心我和支持我的朋友，在三年的时间，我们互相鼓励，互相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还有许多好朋友，虽然不在身边，但他们给我的是无法言表的帮助。学生生涯的点点滴滴我将铭记于心，再此，我再一次真诚的向帮助过我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感谢！

感谢我的父母，在我迷茫时给我希望和力量，在我失望时给了我信心，他们生活上的关怀和精神上的支持是我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动力。

本文虽几经修改，由于才疏学浅，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近代济南戏院与市民休闲娱乐生活》，《大江周刊》，2010 年第 9 期。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论文评阅人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 务	是否博导 (硕导)	所 在 单 位		总体评价*
答辩委员会成员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 务	是否博导 (硕导)	所 在 单 位		
	主席						
	委 员						
答辩委员会对论 文的总体评价*			答辩秘书		答辩日期		
备注							

※优秀为“A”；良好为“B”；合格为“C”；不合格为“D”。